碧嵓集

卷一、二

WA 6
59
1

圜悟碧巖集

WA 6
59
1

貴重圖書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釈類 別ら函 四架 號 五冊

聖武帝御製集

宗門第一書

圜悟碧巖集

杭州北橋北街東嵎中張氏書隱印行

碧巖集標的宗門眞霧海之南針夜途之北斗也一炬之後善刻不存今多方尋訪得成都大聖慈寺白馬院趙大師房眞本

○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

○柳暗花明十萬戶○敲門處處有人應○

與江浙諸禪刹所藏本參攷無訛敬繡梓以壽其傳得於希有發於久秘圜悟心法了然目前向上機關頭頭是道具眼幸鑒

全

底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靈方瞋神妙術其惟

雪竇禪師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掇正令不露風規秉烹佛煅祖鉗鎚頌出衲僧向上巴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牛難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粤有佛果老人住碧巖日學者迷而請益老人愍以垂慈剔抉淵源剖析底理當陽

本朝濃州路瑞龍禪寺新刊

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頭一串穿
来一隊老漢次第揔將捲過須知趙璧
本無瑕纇相如謾誑秦王至道實乎無
言宗師乗慈救弊儻如是見方知徹底
老婆其或涅句沉言未免滅佛種族普照
幸親　師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編
鄙拙敘其本末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
叅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

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始知有佛
自達磨至六祖傳衣始有言句
曰本来無一物為南宗曰時々動
拂拭為北宗於是有禪宗頌古
行在其徒有飜案法呵佛罵祖
無所不為間有深得吾詩家活
法者然所謂第一義焉用言句

雪竇圜悟老婆心切大慧已一
炬丙之矣嵎中張煒明遠燃死
灰復板行所謂老婆心切者
歟大德四年庚子四月初八日
癸丑紫陽山方回萬里序

碧巖集者圜悟大師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禪師乃
焚棄其書世間種々法皆忌執著釋子所歸敬莫如佛
猶有時而罵之蓋有我而無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己
徇物必至於失己夫心與道一道與萬物一充滿太虛
何適而非道第常人觀之能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
見求之於人而人語之如東坡曰喻之說往復推測愈
遠愈失自吾夫子體道猶欲無言而況佛氏為出世間
法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雖然亦有不可廢者智者
少而愚者多已學者少未學者多大藏經五千餘卷盡
為未來世設苟可以忘言釋迦老子便當閉口何至如
是叨々天下之理固有不離尋常之中而超出於尋常

之表雖若易知而實未易知者不求之於人則終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非千人之英則万人之傑也太阿之劍天下之利劍也登山則戮屠豹入水則剸蛟龍人之知之盡於見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戰順風而揮之三軍為之大敗流血赭乎千里是豈可以一己之所能而盡疑之哉自吾聞有是書求之甚至嶠中張氏始更刻木來謀於予遂贊而成之且為題其首大德九年歲乙巳三月吉日玉峯休休居士耶城周馳書於錢唐觀橋寓舍



或問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曰皆是也齴齴來東單傳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歸空諸論果誰為之哉古謂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於卷簾聞板竪指觸脚之際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來門竿倒却之後才涉言句非文字無以傳是又不可廢者也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倡於唐而盛於宋其來尚矣二字乃世間法中更牘語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槃之星難明野狐之趣易墮具眼為之勘辨一

呵一喝要見實諦如老吏據獄罪底裏悉見情款不遺一也其次則嶺南初来西江未吸亡羊之岐易泣指海之針必南悲心為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證悟如廷尉執法平反出人於死二也又其次則犯穢憂深繫鑪事重學奕之志須專染絲之色易悲大善知識為之付囑俾之心死蒲團一動一參如官府頒示條令久讀律知法惡念才生旋即寢滅三也具方冊作案底陳機境為格令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書初何以異祖

師所以立為公案留示叢林者意或取此柰何末法以来求妙心於瘡紙付正法於口談黙盡鬼神猶不離簿傍人門户任喚作郎舸去矣而舟猶刻兎逸矣而株不移滿肚葛藤能問千轉其於生死大事初無干涉鐘鳴漏盡將焉用之為乎鞅羊掛角未可以形迹求而善學下恵者豈步亦步趍亦趍哉知此則二老之心皆是矣圜悟顧子念孫之毀碧巖集糟氏說一大藏經末後乃謂不曾說一

字豈欺我哉圜悟之心釋氏說經之心也大慧之心釋氏諱說之心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推之輓之主於車行而已爾來二百餘年嵎中張明遠復鏤梓以壽其傳豈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數乎然是書之行所関甚重若見水即海認指作月不特大慧憂之而圜悟又將為之去粘解縛矣昔人寫照之詩曰分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應欲觀此書先參此語大德甲辰四月望三教老人書

古杭朱子成刊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師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評唱

雪竇顯和尚頌古語要

垂示云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於截斷衆流東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看取雪竇葛藤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說這不唧溜漢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是甚繫驢橛磨云廓然無聖將謂多少奇特箭過新羅可煞明白帝曰對朕者誰滿面慚惶強惺惺果然摸索不着磨云不識咄再來不直半文錢帝

不契可惜許却較些子達磨遂渡江至魏這野狐精
不免一場懊懶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帝後舉問志公
貧兒思舊債傍人有眼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和
志公趕出國始得好與三十棒達磨來也帝云不識
却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
傳佛心印胡乱指注臂膊不向外曲帝悔遂遣使去
請果然把不住向道不啊嗚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
去取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一時趕出國闔國
人去佗亦不回志公也好與三十棒不知脚跟下放
大光明

達磨遥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單傳心

印開示迷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恁麼見
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
頭與武帝對譚并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許較情塵
一刀截斷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分非辨得辨失雖然
恁麼能有幾人武帝當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感得
天花亂墜地變黄金辦道奉佛誥詔天下起寺度僧依
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
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驀頭澆若透得
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自道起寺度僧為什麼
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與妻約法師傳大士昭明
太子持論真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

明非無真俗不二即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窮
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
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
今人多少錯會却去弄精魂覓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
沒交涉五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
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磨就中奇
特所以道參得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自然坐得斷
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達
磨劈頭與他一拶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
故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感煞又向道不識直得武
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這裏有事無事拈

來即不堪端和尚有須云一箭尋常落一鵰更加一箭
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衆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
招帝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憋懶渡江至魏時魏
孝明帝當位乃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來方名中國達
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
號爲壁觀婆羅門梁武帝後問志公云陛下還識此
人否帝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
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禪後來武帝
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志公慈悲
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榛糊武帝却
供他欵道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喳當時等他道此是
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擯他出國猶較些子人傳志
公天鑒十三年化去達磨普通元年方來自隔七年何
故却道同時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
這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觀音阿
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爲什麼却有兩箇何止
兩箇成群作隊時後魏光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與師
論議師亦相指心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
加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
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使於葱嶺遇師
手攜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

逢之不逢受沈淪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讚云心有
也曠劫而滯凡夫心無也刹那而登妙覺且道達磨即
今在什麼處嗟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箭過新羅咦何當辨的過也有什麼難辨
對朕者誰再來不直半文錢又恁麼去也還云不識
三个四个中也咄因茲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
別人穿蒼天蒼天好不大丈夫豈免生荊棘脚跟下
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兩重公案用追作癡在
什麼處大丈夫志氣何在千古萬古空相憶換手搥
胷望空啓告休相憶道什麼向鬼窟裏作活計清風
匝地有何極果然大小雪竇向草裏輥師顧視左右

云這裏還有祖師麼你待番款那猶作這去就自云
有塌薩阿勞喚來與老僧洗脚更與三十棒趕出也
未爲分外作這去就猶較些子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向虛空中
盤礴自然不犯鋒鋩若是無這般手段纔拈着便見傷
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一掇一褒一貶只用四
句揩定一則公案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
據款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拶劈頭便道聖諦廓然何
當辨的雪竇於他初句下着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畢
竟作麼生辨的直饒鐵眼銅睛也摸索不着到這裏以
情識卜度得麼所以雲門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這箇

些子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你開口堪作什麼計較生
時鷂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下衲僧何當辨的對朕者
誰着箇還云不識此是雪竇忒煞老婆重重爲人處且
道廓然與不識是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
諭若是未了底人決定打作兩橛諸方尋常皆道雪竇
重拈一徧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了後爲慈悲之故頌
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達磨本來茲土與人
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剗除荊棘因何却道生荊棘非止
當時諸人即今脚跟下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千
古萬古空相憶可煞不丈夫且道達磨在什麼處若見
達磨便見雪竇末後爲人處雪竇恐怕人逐情見所以

撥轉關捩子出自己見解云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
既休相憶你脚跟下事又作麼生雪竇拈古萬古之事拋
向面前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你諸人分上亦有何極
他又怕人執在這裏無著方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
麼自云有雪竇到這裏不妨為人亦心肝又自云喚
來與老僧洗脚大煞減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手脚
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喚作驢則是喚作馬則
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名邊往往喚作雪竇使祖師去
也且喜沒交涉且道畢竟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
胡會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直饒棒如雨點喝似
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設使三世諸佛只可自
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
自救不了到這裏作麼生請益道箇佛字掩淚帶水道
箇禪字滿面慚惶久參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須
究取

㊀舉趙州示衆云這老漢作什麼莫打這葛藤至道無
難非難非易唯嫌揀擇眼前是什麼王祖猶在纔有
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兩頭三面少賣弄魚行水濁鳥
飛落毛老僧不在明白裏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麼
處去是沒還護惜也無敗也有一箇半箇時有僧

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也好與一拶舌拄上
鱷州云我亦不知拶殺這老漢倒退三千僧云和尚
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看走向什麼處去
逐教上樹去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賴有這一着
這老賊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唯嫌揀擇此是三祖信
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
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蹉過了也鉸釘膠粘堪
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參禪問道不在揀擇
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
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爲什麼却

教人護惜五祖先師常說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
會且道作麼生是垂手處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這
僧出來也不妨奇特捉趙州空處便去拶佗既不在明
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
若不是這老漢被佗拶着往往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
有轉身自在處所以如此答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
我亦不知不會爭奈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
會問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拶
若是別人往往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
即得禮拜了退這僧依舊無奈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
聲此是大手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

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殊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語只是天下人不奈何蓋爲他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會得只管道趙州不答話不爲人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三重公案滿口含霜道什麼言端語端魚行水濁七花八裂搽胡也一有多種分開好只一般有什麼了期二無兩般何堪四五六七打葛藤作什麼天際日上月下覿面相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切忌昂頭低頭檻前山深水寒一死更不再活還覺寒毛卓竪麼髑髏識盡喜何立棺木裏瞠眼盧行者是

它同參枯木龍吟銷未乾咄枯木再生花達磨遊東土難難邪法難扶倒一說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難說易揀擇明白君自看瞎將謂由別人賴值自看不干山僧事

雪竇知佗落處所以如此頌至道無難便隨後道言端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似三隅反一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爲什麼一却有多種二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

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頌頓絕了也雪竇有餘才所
以分開結裹筭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
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
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
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
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逗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
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
不能會如此說話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
只這便是交加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荅州云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

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又
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
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
問道底公案雪竇拽來一串穿却用頌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如今人不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
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這般說話不見僧問香嚴如何
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
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
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
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
山云乾不盡什麼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

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
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
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雪竇可謂大有手脚一
時與你交加頌出然雖如是都無兩般雪竇末後有為
人處更道難難只這難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
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一轉歸自己雪竇凡是一拈一
掇到末後須歸自己且道什麼處是雪竇為人處揀擇
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頌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
教你自看且道意落在什麼處莫道諸人理會不得設
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得
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好肉上剜

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知有向上事蓋
天蓋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太廉纖生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太孤危生不涉二塗如何
即是請試舉看
㊂舉馬大師不安這漢漏逗不少帶累別人去也院主
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四百四病一時發三日後不
送亡僧是好手仁義道中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可
煞新鮮養子之緣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
佛月面佛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如何得此道光輝
此箇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步丹霄若不知落處往往枯

木盖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爲人處如今多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如今衆中多錯會瞪眼云在這裏在眼是月面右眼是月面有什麽交涉驢年未夢見在只管蹉過古人事只如馬大師如此道意在什麽處有底云點平胄散一盞來有什麽巴鼻到這裏作麽生得平穩去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只這日面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到此亦是難頌却爲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諸人要見雪竇麽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開口見膽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影像五帝三皇是何物太高生莫謾他好可貴可賤二十年來曾苦辛自是你落草不干山僧事啞子喫苦瓜爲君幾下蒼龍窟何消恁麽莫錯用心好也莫道無奇特屈愁殺人愁人莫向愁人說堪述向阿誰說說與愁人愁殺人明眼衲僧莫輕忽更須子細咄倒退三十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須諷國所以不肯入藏雪竇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麽生適來已說了也直下注脚所以道無鈎四海只鈎鱉龍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以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窟似箇

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竇語落在什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豈不見興陽剖侍者荅遠録公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真遠云恁麼則屈節當胷退身三步剖云須弥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所以三皇五帝亦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道諷國若恁麼會只是情見此乃禪月題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畫西時節因緣亦須應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看

四 舉德山到潙山 擔板漢野狐精 挾複子於法堂上不妨令人疑着納敗缺 從東過西從西過東 可煞有禪作什麼顧視云無無便出 好與三十棒可煞氣衝天真師子兒善師子吼 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 錯果然點 德山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 放去收來頭上太高生末後太低生知過必改能有幾人 便具威儀再

入相見依前作這去就已是第二重賊缺鑿潙山坐
次冷眼看這老漢拄虎鬚也須是這般人始得德山
提起坐具云和尚改頭換面無風起浪潙山擬取拂
子須是那漢始得運籌帷幄之中不妨坐斷天下人
舌頭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野狐精見解這一喝也有
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一等是拏雲攫霧者就中
奇特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錯果然點德山背却法
堂着草鞋便行風光可愛公案未圓贏得項上笠失
却脚下鞋已是喪身失命了也潙山至晚問首座適
來新到在什麽處東邊落館西邊投本眼觀東南意
在西北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靈龜

良尾好與三十棒這般漢腦後合喫多少潙山云此
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賊過
後張弓天下納僧跳不出雪竇着語云雪上加霜錯
果然點

來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麽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
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德山本是講僧
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道金剛喻定後得箇中千劫
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說
即心是佛遂發憤擔疏鈔行脚直往南方破這魔子輩
看他恁麽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到澧州路上見一
婆子賣茶糍遂放下疏鈔且買點心與婆云所載者是

什麼德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荅得布
施油糍作點心若荅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
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
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去參龍潭纔跨
門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
和尚於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至
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珎重揭簾而
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
接潭便吹滅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
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舌頭至
來日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

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
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
太虛竭世樞機侶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溈山盛
化直造溈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從東過
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且道意作麼生莫是顛
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是無交涉看他恁麼不妨奇
特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
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爲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
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着得情見來是他心
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
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

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潙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潙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潙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辯來風爭能如此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一侶鐵橛相似衆中謂之著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住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潙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潙山掀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潙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潙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煞奇特衆中多道潙山怕他有甚交涉潙山亦不忙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得人參得這般禪盡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衆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潙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分踈不下潙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道德山是勝是負潙山恁麼是勝是負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聱訛極則處方能恁麼不妨奇特訥堂云雪竇著兩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此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

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
草鞋出去也潙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
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潙山老漢不是好心
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
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潙山與他受記得麼
喚作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麼且喜沒交涉雪
竇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
來教人見若見得去許你與潙山德山雪竇同參若也
不見切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 言猶在耳過二勘破雨重公案雪上加霜曾
嶮墮 三段不同在什麼處飛騎將軍入虜庭嶮敗軍

之將無勞再斬喪身失命再得完全能幾箇死中得
活急走過 傍若無人三十六策盡你神通堪作何用
不放過 理能伏豹穿却鼻孔孤峰頂上草裏坐果然
穿過鼻孔也未為奇特為什麼却在草裏坐咄會麼
兩刃相傷兩兩三三舊路行唱拍相隨便打
雪竇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
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方可下筆何故如此
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參透這公案於節角聱訛處
著三句語撮來頌出雪上加霜幾乎嶮墮只如德山似
什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為飛騎將軍深入虜
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遂

詐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騰身上馬推墮胡兒奪其弓矢鞭馬南馳彎弓射退追騎以故得脫這漢有這般手段死中得活雪竇引在頌中用比德山再入相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到不妨英靈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人有底問著頭上一似衲僧氣槩輕輕拶著便腰做段股做截七支八離渾無些子相續處所以古人道相續也大難看他德山潙山如此豈是滅滅挈挈底見解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後設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雪竇頌到

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雪竇道不放過潙山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潙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曾是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裏雪竇爲什麼道孤峰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

垂示云大凡扶竪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爲湊泊昨日恁麼事未獲已今日又恁

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五)舉雪峰示衆云一盲引衆盲不爲分外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是什麼手段山僧從來不弄鬼眼睛拋向面前只恐拋不下有什麼伎倆漆桶不會倚勢欺人自領出去莫謾大衆好打鼓普請看瞎打鼓爲三軍

長慶問雲門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云有慶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雪峰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柱杖云還見雪峰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奪行市大潙喆云我更與你諸人土上加泥拈柱杖云看看雪峰向諸人面前放屙咄爲什麼屎臭也不知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懃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爲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峰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鰲山阻雪謂嵓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嵓頭喝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珎須是自己胷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

時

分相應雪峰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
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
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
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竪宗教續佛壽命所
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着意路作
情解涉道理處看他此箇示衆蓋爲他曾見作家來所
以有作家鉗鎚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
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群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
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
諸人切須好看取時稜道者出衆云恁麼則今日堂中
大有人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

等諸人向什麼處扃又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
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保福問鵝我
湖僧堂前即且置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鵝我湖
驟步歸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衆只如道盡大地撮來
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得麼須是打
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
繢方見他用處且道雪峰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
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
這裏須是箇真實漢聊聞舉着徹骨徹髓見得透且不
落情思意想若是箇本色行脚衲子見他恁麼已是郎
當爲人了也看他雪竇頌云

牛頭沒　閃電相似蹉過了也馬頭回如擊石火曹溪
鏡裏絕塵埃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須是打破始得了
鼓看來君不見刺破你眼睛莫輕易好漆桶有什麽
難見處百花春至為誰開法不相饒一場狼籍葛藤
當裏出頭來

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劄與他須出
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麽見得透底始皇朝契粥
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鎗擊碎一
句截斷只是不妨孤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鋩
無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麽此兩句一時道
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露風規早是落

莫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莫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
上生意作解作會不惜帶累老僧亦乃辜負雪竇古人
句難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人曹溪鏡裏絶
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
道理有什麽了期這箇是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
分牛頭沒馬頭回雪竇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
雪竇如此郎當須道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遂見癡更
向你道百花春至為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你一時八
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澗乃至無人處百花競
發你且道更為誰開

㊉舉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半河南半河北

這裏不收舊曆日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不免從
朝至暮切忌道着來日是十六日月如流自代云日
日是好日收鰕跳不出斗誰家無明月清風還知麼
海神知貴不知價

雲門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纔
跨門便搊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輾轢鑽
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纔敲門州云誰門云文偃纔開
門便跳入州搊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
門閫內被州急合門拶折雲門脚門忍痛作聲忽然大
悟後來語脉接人一摸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住
三年睦州指往雪峰處去至彼出衆便問如何是佛峰

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問子見處
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靈
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
牛也復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
座衆皆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人號
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興
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
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
令俟王來呈之廣主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
首座廣主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
雲門師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

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昔爲賣香客等因緣
劉王後謚靈樹爲知聖禪師靈樹生生不失通雲門凡
三生爲王所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共數人
尊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
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云大智修行始是
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說爭如實輸却雲門總不
言雲門尋常愛說三字禪顧鑒咦又說一字禪僧問殺
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露又
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容擬議到平鋪處
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橛子相似後出四哲乃洞
山初智門寬德山密香林遠皆爲大宗師香林十八年

爲侍者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喏門云是什麼如此
十八年一日方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雲門尋常接
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爲湊泊有抽釘拔楔底鉗鎚
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垂箇問
頭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
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
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是
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麼交涉
他雲門立箇宗風須是有箇爲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
日日是好日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斷山僧
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自殺纔作道理隨

坑落塹雲門一句中三句俱備盖是他家宗旨如此無一句語須要歸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說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取雪竇打葛藤

去却一七穿八穴向什麼處去放過一着拈得七拈不出却不放過上下四維無等匹何似生上是天下是地東南西北與四維有什麼等匹爭奈柱杖在我手裏徐行踏斷流水聲莫問脚跟下難爲體究打入葛藤窟裏去了也縱觀寫出飛禽跡眼裏亦無此消息野狐精見解依前只在舊窠窟裏草茸茸腦後拔箭是什麼消息隨在平實處煙羃羃未出這窠窟足下雲生空生巖畔花狼籍在什麼處不唧嚼漢勘破了也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八面盡法界向舜若多鼻孔裏道將一句來在什麼處莫動着前言何在動着時如何動着三十棒自領出去便打

雪竇頌古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一下了然後略露些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解去却一拈得七人多作筭數會道去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雪竇驀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見去却一拈得七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汁人多落在意識中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會取始得大用現前自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摩竭提國三七日

中思惟如是事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寧不說法
疾入於涅槃到這裏覓箇開口處不得以方便力故爲
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教只是方便所
以脫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
之處誘引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
且道作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雪竇露此意教人見你
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
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
打成一片一一拈來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
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
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人畜着着

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
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人多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
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水聲
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觀直饒是飛禽跡
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
便摧不爲難事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
中復道草茸茸煙冪冪所以蓋覆却直得草茸茸煙冪
冪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日得麼且喜沒
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
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煙冪冪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麼

正是空生巖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者曰空中雨花讚
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尊者曰汝何讚嘆天曰
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
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
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雪竇亦曾有頌云雨過雲
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
花動地來天帝既動地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竇
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
何窮八面清風惹衣裓直得淨躶躶赤洒洒都無纖毫
過患也未為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彈指

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為體無
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你若得似舜若多神時雪
竇正好彈指悲歎又云莫動著動著時如何白日青天
開眼瞌睡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覲如隔大千設使
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所以道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
獨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
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
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衆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即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看

取下文

㊆舉僧問法眼道什麼檐枷過狀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道什麼眼睛突出法眼云汝是慧超依模脫出鐵鎚就身打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此答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臨時殺活在我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參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參請入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為我舉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你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

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
遂回再參法眼云你但問我我為你荅則便問如何是
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
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
久參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
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一句
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着法眼出
世有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久依踈山自謂
得旨乃集踈山平生文字頂相領衆行脚至法眼會下
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參徒隨衆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
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

惘然而退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
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
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
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
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辦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
十字街頭垂手為人也不為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
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負處不見雲門道舉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
試舉看

江國春風吹不起　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文彩已彰
鷓鴣啼在深花裏　喃喃何用又被風吹別調中豈有

恁麼事三級浪高魚化龍通這一路莫謾大衆好踏
着龍頭癡人猶戽夜塘水扶籬摸壁挨門傍戶衲僧
有什麼用處守株待兎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角諸訛處
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法眼關捩子又知慧
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
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是荅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
啼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用頌汝
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
在深花裏用頌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
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
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
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
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
你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忒煞傷慈
為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處如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戽夜塘水禹門三級浪孟津即是龍門禹帝
鑿為三級今三月三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
門頭上生角昂鬃鬣尾拏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
癡人向言下咬嚼似戽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
已化為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

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飢此頌極好只是太拙雪竇頌得極巧不傷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即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世諦流布羝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咎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憑箇什麼道理還委悉麼試舉看

八 舉翠嵒夏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兄弟說話開口焉知恁麼看翠嵒眉毛在麼只贏得眼睛也落地和鼻孔也失了入地獄如箭射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灼然是賊識賊長慶云生也舌頭落地將錯就錯果然雲門云關走在什麼處去天下衲僧跳不出敗也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嵒至夏末却恁麼示衆然而不妨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不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還有這箇消息麼一等是恁麼時節翠嵒就中奇特看他恁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古人垂一鉤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爲人人多錯

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夏末先自說過
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
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
圖箇什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
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
作活計看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
聲訛着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
奇特雲門保福長慶三人咂咂地與他酬唱作什麼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許多情解且
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
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嵒脚跟

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嵒脚跟轉所以道生也
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
處我且問你是什麼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剛王
寶劍直下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
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
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
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他
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
也須子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
直下八面玲瓏雲竇爲他一箇關字和他三箇穿作一
串頌出

翠嵒示徒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千古無對千箇萬
箇也有一箇半箇分一節関字相酬不信道不妨奇
特若是恁麼人方解恁麼道失錢遭罪飲氣吞聲雪
竇也不少和聲便打潦倒保福同行道伴猶作這去
就兩箇三箇抑揚難得放行把住誰是同生同死莫
謗他好且喜沒交涉勞勞翠嵒這野狐精合取口好
分明是賊道着也不妨捉敗了也白圭無玷還辨得
麼天下人不知價誰辨真假多只是假山僧從來無
眼碧眼胡僧長慶相諳是精識精須是他始得未得
一半在眉毛生也在什麼處從頂門上至脚跟下一
莖草也無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令人見爭得名善知識古人
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為後學著他言句轉生情
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床喝
散大衆怪他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
竇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嵒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
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
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著一言半句如金剛
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
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無對過
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為人意在什麼處你且作
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関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

何直饒是具透關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
翠嵓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你
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己揚古人
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揚嘮嘮翠嵓分明
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雪竇却道是賊切忌隨他語脉
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嵓大
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
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末後却方道長
慶相諳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麼處急著眼看
垂示云明鏡當臺妍醜自辨鏌鋣在手殺活臨時漢去
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這裏又作

麼生若無透關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柰何且道
如何是透關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九)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河北河南總說不著爛泥
裏有刺不在河南正在河北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
門開也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見成公案還
見麼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故不見趙
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門道如今禪和
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
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爲初機後學
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如祖師

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
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
靠山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
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疑滯久參請益與
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
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
陽十八問中此問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拔問這僧致
箇問頭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問
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
人喚作無事禪賺人不少何故他問趙州州荅云東門

西門南門北門所以只荅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
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
況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
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末後
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
雨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
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捩子出得荊棘林淨躶躶
赤灑灑依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
八橫終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
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未得謂得未證
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

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麽祖師更西來諸方陞堂入室說箇什麽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這箇田地自然淨躶躶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穩處在到這裏人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也不燒似則也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著却是極則相似纔拶著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臈月三十日換手搥胷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麽問趙州恁麽荅且道作麽生摸索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畢竟如何

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人趙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矍然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奇特南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麽看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響魚行水濁莫謗趙州好爍迦羅眼絶纖埃撒沙撒土莫帶累趙州撈天模地作什麽東西南北門相對開也那裏有許多門背却趙州城向什麽處去無限輪鎚擊不開自是你輪鎚不到開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劒擬議即截却你頭往往更
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捋虎鬚致箇問頭大似無
事生事爭奈句中有機他既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
問頭所以亦呈機荅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爲透底人自
然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雀兒來
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
騎門閫云你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竪起拳頭云開也合也）外道無
語遂禮拜此話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斷所以
道問在荅處荅在問處雪竇如此見得透便道句裏呈
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人又似問境相
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爍迦羅眼絕纖埃此頌趙州人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
他荅此謂之有機有境纔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此
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固眼亦云金
剛眼照見無礙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
得失別機宜識休咎雪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
鎚擊不開既是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自是雪竇見處
如此你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
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
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雞蟻
蠓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儻或不上

不下又作麽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十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 探竿影草 僧便喝 作家禪客

且莫詐明頭也解恁麽去 州云老僧被汝一喝 瞎虎

之機猱人作麽僧又喝 看取頭角似則似是則未是

只恐龍頭蛇尾 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麽生 逆水之波

未曾有一人出得頭入那裏去 僧無語 果然摸索不

着 州便打云 若使睦州盡令而行盡大地草木悉斬

爲三段這掠虛頭漢 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大凡扶竪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

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勘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

似箇荊棘叢相似著脚手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

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 州云檐板漢

又示衆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

處不得辜負老僧 睦州爲人多如此這僧也善雕琢爭

奈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亂一場只如

他問近離什麽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麽生這老漢也

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

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

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

麽生這僧果然無語 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

處下口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

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麽生合作麽生

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脚
踏實地漢誰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爲這僧無語被
這老漢便據欵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 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自古至今罕有人
恁麼作者知機變若不是作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
若謂騎虎頭因瞎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恁麼會也
有人作這見解二俱成瞎漢親言出親口何止兩箇
自領出去誰瞎漢教誰辨賴有末後句洎乎賺殺人
拈來天下與人看看即不無覷着即瞎闍梨若着眼
看則兩手掊空恁麼舉且道是第幾機
雪竇不妨有爲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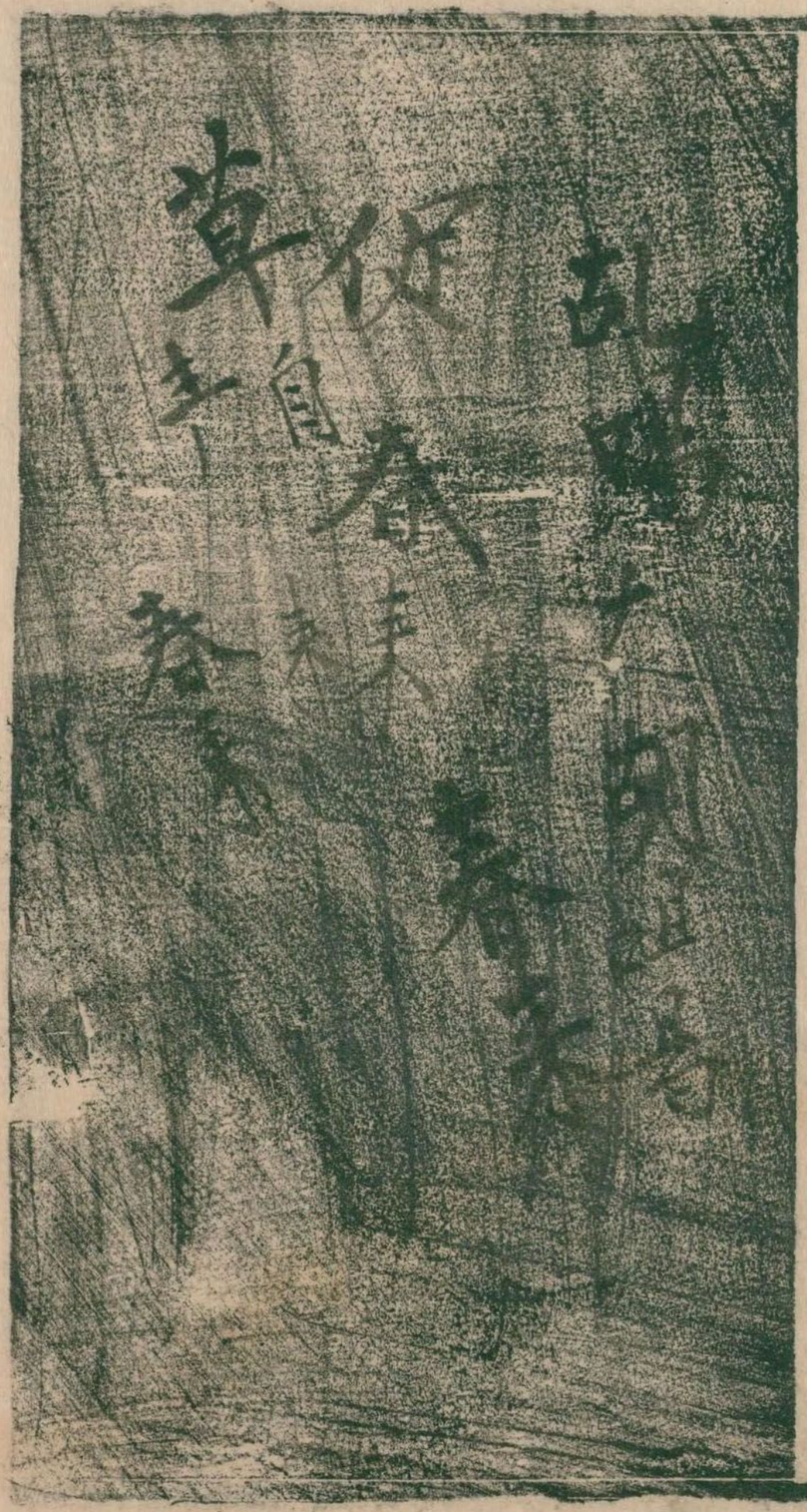
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却作一喝用
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
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
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一點也
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興化未曾向紫羅
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
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
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
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
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
機變處鹿門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嵒頭道若論

戰也箇箇立在轉處盡龍心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此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識機變舉著便知落處有般漢云管幽天下人舌頭處道二喝四喝作什麽只管喝將去說什麽三十二喝四喝作什麽只管喝頭若恁麽知見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大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麽二俱成瞎漢雪竇又道商天長劒凜凜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于處萬處一時會使見他雪竇後面須只是一下注脚又道諸瞎漢且道是賓家瞎是主家瞎莫是賓主一時瞎麽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爲什麽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麽生看開

眼也着合眼也着還有人免得麽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一

嘱口張氏
書隱刻梓



夾山無碍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侵撓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朝生百怪暮起千邪撼惑真如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為珠玉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亘天飄蕩法城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蜜商量同為剪滅遣性空為密使聽探魔軍見今屯在五蘊山中有八万四千餘衆既知體勢計在剎那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空為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直心為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乱擐堅固甲執三昧鏘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

遣大覺性爲捉生之將遊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抄截無明之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忍辱帥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傲慢之妖喜捨士捉慳貪之賊逡巡而魔軍大起殺氣衝天臣乃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尒之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而魔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邊掃除蕩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向涅槃場中以慧劍斬爲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竭因茲三明無朗四智重圓內外無瑕廓然清淨心王坐懽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樓自性遊無碍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寧靜永絕囂塵共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岸魔軍既退合具奏聞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閑一句一言驚群動衆一機一境打鎖敲枷接向上機提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看

十 舉黃檗示衆云打水碍盆一口吞盡天下衲僧跳不出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道着踏破草鞋掀天搖地何處有今日用今日作什麼不妨驚群動衆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老僧不會一口吞盡也是雲居羅漢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與一拶臨機不得不恁麼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直得分踈不下瓦解氷消龍頭蛇尾漢

黃檗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天台路逢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植杖捐笠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請渡彼即褰衣躡波如履平地回顧云渡來渡來師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捏怪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云巍巍堂堂從什麼處來檗云巍巍堂堂從嶺中來丈云來爲何事檗云不爲別事百丈深器之次日辭百丈丈云什麼處去檗云江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却云某甲特地去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示丈遂舉再參馬祖因緣祖見我來便竪起拂子我問云即此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床角良久祖却問我汝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我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床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直得三日耳聾黃檗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大用若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見處宛有超師之作諸人且道黃檗恁麼問是知而故問耶是不知而問耶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黃檗一日又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云不可

教後大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遂乃起入方丈
檗與裴相國為方外友裴鎮宛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
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云不
會檗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處
更有吾宗裴云自從大士傳心印寥寥有圓珠
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
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檗欲事師為弟子不知祕法
付何人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
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揖學開人檗住後機鋒
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為首座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
不去問話濟云教某甲問什麼話即得座云何不去問

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
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這裏暫且
下山座云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可首座領去白檗云
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鑿教成一株樹去與
後人為陰涼檗云吾已知濟來檗云汝不得向別處
去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話不知
其甲過在什麼處愚云檗與麼老婆心切為你徹困更
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黃檗佛法無多子大
愚搊住云你適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濟
於大愚脇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曰檗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

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
故却與麼道所以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
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
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唐
時愛罵人作噇酒糟漢人多喚作黃檗罵人具眼者自
見佗落處大意垂一鈎釣人問衆中有不惜身命底禪
和便解恁麼出衆問佗道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
生也好一拶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
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佗從上宗旨有時擒
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
生是禪中師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

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猶自不知有也是雲居羅漢端居
寰海定龍蛇也要別緇素也要皂白分明大中天子
曾輕觸說什麼大中天子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
柰有天何三度親遭弄爪牙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
爲奇特猶是小機巧若是大機大用現前盡十方世
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檗處乞命
雪竇此一頌一似黃檗真贊相似人却不得作真贊會
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凜凜孤風不自誇黃檗
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
一任七縱八橫有時孤峰眞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

可僻守一隅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擔荷愈沒溺
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情捨却佛法道理
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些子自然觸處現成雪竇道
端居寰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
蛇眼擒虎兕機雪竇又道定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
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黃檗
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
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
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跏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
大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
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

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
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
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
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嚴閑和尚會
下後剃度爲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
志閑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
閑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鈎他語脉看如何大中續云
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是尋常
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
彼作首座檗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
着法求不着衆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不着

法求不着衆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爲檗便掌大中云太麁生檗云這裏什麼所在說麁說細檗又掌大中後繼國位賜黃檗爲麁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斷際禪師雪竇知他血脉出處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爪牙底麼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爲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

二十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 鍊蒺藜天下衲僧跳不出山云麻三斤 灼然破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爲秤鎚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荅佛話或云殿裏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麻有僧問所以如此荅有底道洞山問東荅西有底道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遶路荅之死漢更有一般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句下尋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是載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麼巴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

一條相似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餬餅話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千百年滯貨無處着渾身你但打疊得情塵意想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 左眼半斤快鷂趕不及火焰裏橫身玉兔速右眼八兩姮娥宮裏作窠窟善應何曾有輕觸如鐘在和如谷受響展事投機見洞山錯認定盤星自是闍黎恁麼見跛鱉盲龜入空谷 自領出去同坑無異土阿誰打你鷂子死花簇簇錦簇簇兩重公案一狀領過依舊一般南地竹兮北地木三重也有四重公案頭上安頭因思長慶陸大夫 癩兒牽伴山僧也恁麼雪竇也恁麼解道合笑不合哭呵呵蒼天夜半更添冤苦咦咄是什麼便打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着便瞠眼云在這裏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雪竇是出陰界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略露些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酬這僧如鐘在和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

應頌云覿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鎚
影動寶劒光寒直下來也急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
問近離甚處山云渣渡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
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
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
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
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煙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
種一莖菜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
拔却楔拈却臟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各令灑灑落落
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洞山
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下頴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

機麻三斤語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
竹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雪竇云
若恁麼作展事與投機會正似跛鼈盲龜入空谷何年
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錦簇簇此是僧問智門和尚
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
僧云不會智門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洞山山
云我不為汝說我為大衆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
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雪竇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
串頌出後人却轉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
道南地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底
花草還識羞麼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與麻三斤只

是阿爺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轉語決是意不恁麼正
似雪竇道金烏急玉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鍮難
辨魚魯參差雪竇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頌只頭上
三句一時頌了我且問你都盧只是箇麻三斤雪竇却
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忒煞所以如此陸亘大夫作宣
州觀察使參南泉泉遷化亘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
笑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夫云道
得即哭院主無語亘大哭云蒼天蒼天先師去世遠矣
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
你若作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末後有一箇字

不妨聱訛更道咦雪竇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雲凝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朕迹冷處
冷如氷雪細處細如米末深深處佛眼難窺密密處魔
外莫測舉一明三即且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
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試舉看
三十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 白馬入蘆花道什麼點
巴陵云銀椀裏盛雪 塞斷你咽喉七花八裂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交涉第十
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因見第十四祖龍樹
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器之傳佛心宗繼爲第十五祖
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

是提婆宗只以此爲生諸人盡是納僧門下客還曾
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
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免着退披袈裟去在且道是
作麼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
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好言
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
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舉似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
禮拜普賢去大隋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
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
茶來與這僧去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
去又云赤幡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幡負僧

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勑於
大寺中聲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鼓鐘
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
通聲樓撞鐘欲擯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鐘者誰提婆
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
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
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僧盡伏義遂自開門提婆於
是從樓上持赤幡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
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酬問提
婆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幡義
墮者幡下立外道皆歡喜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冬削

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衆中謂之鑒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大事所以奇特後出世法嗣雲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枝撐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銀椀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矣自後果不作忌辰齋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鋩八面受敵着着有出身之路有陷虎之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自家透脫了却須是遇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舞笏同人會石輩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談雪竇隨後拈提爲人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麼端的頂門上一着夢見也未解道銀椀裏盛雪鰕跳不出斗兩重公案多少人喪身失命九十六箇應自知兼身在內闍黎還知麼一坑埋却不知却問天邊月遠之遠矣自領出去望空啓告提婆宗提婆宗道什麼山僧在這裏滿口含霜赤旛之下起清風百雜碎打云已着了也你且去斬頭截臂來與你道一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分且道什

禪家龜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外別傳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問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如斬釘截鐵教人義解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謂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什麽交涉非唯不會更入地獄如箭射殊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物

麽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說話成什麽道理去雪竇微露此意道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云解道銀椀裏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知負嵓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末後須有活路有獅子返擲之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風已陵道銀椀裏盛雪爲什麽雪竇却道赤幡之下起清風還知雪竇殺人不用刀麽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如今不了摩主不會着藤窠裏雲門云對一說無孔鐵鎚七花八裂

老鼠咬生薑

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坐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 活鱍鱍 言猶在耳不妨孤峻太孤絶 傍觀有分何止壁立千仞豈有恁麼事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言也雲門老漢也是泥裏洗土塊雪竇也是粧飾閻浮樹下笑呵呵四州八縣不曾見箇漢同道者方知能有幾人知昨夜驪龍拗角折非止驪龍拗折有誰見來還有證明麼啞別別讚歎有分須是雪竇始得有什麼別處韶陽老人得一橛在什麼處更有一橛分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退倒三千那一橛又作麼生便打

對一說太孤絶雪竇讚之不及此語獨脫孤危光前絶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陣無你入處只是忒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荅處荅在問端直是孤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柰何不得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荅大似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雪竇使文言用得甚巧閻浮樹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彌南畔吠琉璃樹映閻浮洲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樹爲名名閻浮提其樹縱廣七千由旬下有閻浮壇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出生故號閻浮樹所以雪竇自說他在閻浮樹下笑呵呵且

道他笑箇什麼笑昨夜驪龍拗角折只得瞎之仰之讚嘆雲門有分雲門道對一說似箇什麼如拗折驪龍一角相似到這裏若無恁麼事焉能恁麼說話雪竇一時頌了末後却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何不道全得如何只得一橛且道那一橛在什麼處直得穿過第二人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十五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 踍跳作什麼倒退三千里門云倒一說 平出 欵出囚人口也不得放過荒草裏橫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麼問頭邊謂之請益此是呈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門也不柰他何雲門有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如明鏡臨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荅處荅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一法與人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業緣皆是自作自受古人分明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字爲什麼却有千差萬別且道聲訛在什麼處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只消當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謾他不得問
處既聲訛答處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賊馬趕賊有者
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是賓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
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雲門何不答他別語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
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剜瘡何
故言迹之興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
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有言句還會麼若不會到這裏
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 放不下七花八裂須彌南畔卷盡五千四十
八分一節 在你邊在我邊半河南半河北把手共行

同死同生爲君訣 泥裏洗土塊着甚來由放你不得
八萬四千非鳳毛 羽毛相似太煞減人威光漆桶如
麻如粟三十三人入虎穴 唯我能知一將難求野狐
精一隊別別有什麼別處少賣弄一任跨跳擾擾忽
忽水裏月 青天白日迷頭認影着性作什麼

雪竇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明放過一
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敢與你入泥入
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竇恁麼頌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
粘去縛抽釘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情解只如巖頭
道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非全機透脫
得大自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何故爲他無許多

得失是非滲漏處故洞山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眞僞者有三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又有三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境界全機大用遇生與你同生遇死與你同死向虎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隨你銜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子始得八萬四千非鳳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衆非鳳毛也南史云宋時謝超宗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文才傑俊朝中無比當世爲之獨步善爲文爲王府常侍王母殷淑儀薨超宗作誄奏之武帝見其文大加嘆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

古詩八杜子美詩七

詩云朝罷香煙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會上四衆雲集世尊拈花唯迦葉獨破顏微笑餘者不知是何宗旨雪竇所以道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阿難遂悟已後祖祖相傳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雲門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宗師爲人須至如此據曲录木牀上坐捨得教你打破容你捋虎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隨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在孤峰者救令入

荒草落荒草者救令處孤峰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鑊湯爐炭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脫却籠頭卸却角馱平田和尚有一頌最好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活人之機雪竇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機莫隨他語句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放過一着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迥絕若能透過荊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地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窺無門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直饒恁麼更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些子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試舉看

六十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 無風起浪作什麼你用許多見解作什麼清云還得活也無劄買帽相頭將錯就錯不可總恁麼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 相帶累撐天拄地檐板漢清云也是草裏漢 果然自領出去放過即不可

鏡清承嗣雪峰與本仁玄沙疎山太原孚輩同時初見雪峰得旨後常以啐啄之機開示後學善能應機說法示衆云大凡行脚人須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方稱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予欲啐而母不得

不啄有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於學人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目所以鏡清門下有啐啄之機這僧亦是他門下客會他家裏事所以如此問學人啐請師啄此問洞下謂之借事明機那裏如此子啐而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好可謂拳踢相應心眼相照便荅道還得活也無其僧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賓有主有照有用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一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脚手這僧既會恁麼問爲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所以作家眼目須是恁麼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恁麼便見鏡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南院云作麼生是你疑處僧云失南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趕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處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纔禮拜穴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麼僧云是穴云你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穴云你會也且道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因甚麼風穴便向他道你會也

後來翠巖拈云南院雖然運籌帷幄爭奈土曠人稀知音者少風穴拈云南院當時待他開口劈脊便打看他作麼生若見此公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麼生免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雪竇愛他道草裏漢便頌出

古佛有家風 言猶在耳千古榜樣莫謗釋迦老子好對揚遭貶剝 鼻孔爲什麼却在山僧手裏八棒對十三你作麼生放過一着便打子母不相知既不相知爲什麼却有啐啄天然是誰同啐啄百雜碎老婆心切且莫錯認啄覺道什麼落在第二頭猶在殼何不出頭來重遭撲錯便打兩重公案三重四重了也天下衲僧徒名邈放過了也不須舉起還有名邈得底麼若名邈得也是草裏漢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滿塞罄無人會

古佛有家風雪竇一句頌了也凡是出頭來直是近傍不得若近傍着則萬里崖州纔出頭來便是落草直饒七縱八橫不消一捏雪竇道古佛有家風不是如今恁麼也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要天下太平如此方酬得恰好所以啐啄之機皆是古佛家風若達此道者便可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

如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此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滯句決定構這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貶剝則是一賓一主一問一荅於問荅處便有貶剝謂之對揚遭貶剝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頌了末後只是落草爲你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母雖啄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母之啄各不相知當啐啄之時是誰同啐啄若恁麼會也出雪竇末後句不得在何故不見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覺無殼子母俱忘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雪竇不妨落草打葛藤道啄此一字頌鏡清荅道還得活也無覺頌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爲什麼雪竇却便道猶在殼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道重遭撲者難處些子是鏡清道也是草裏漢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殼麼且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天下衲僧徒名邈誰不是名邈者到這裏雪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鏡清作麼生是爲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爲本分宗師避箭喂刀焉能爲通方作者針劄不入處則且置白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廿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大有人疑着猶有

這箇消息在林云坐久成勞魚行水濁鳥飛落毛合
取狗口好作家眼目鑑解稱錦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麽若會得百草頭上罷却干戈
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脚結交擇友爲同行道伴
撥草瞻風是時雲門旺化廣南香林得得出蜀與鵝湖
鏡清同時先參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門會下作侍者十
八年在雲門處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大根器
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喏門云
是什麽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
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住三年雲門
室中垂大機辯多半爲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門凡有

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蜀初住導江水
晶宮後住青城香林智門祚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
化特來入蜀參禮祚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數當
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歲
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衆云大凡行
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緇素看淺深始得先須立
志而釋迦老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後來
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
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荅祖師意甚多
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

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
不見切忌作解會香林曾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
有三句體調人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
坐久成勞有什麼巴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
脚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謂法隨
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指出一箇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何不依而行之如麻似粟成群作
隊作什麼脫却籠頭卸角馱從今日去應須灑灑落
落還休得也未左轉右轉隨後來猶自放不下影影
響響便打紫胡要打劉鐵磨山僧拗折拄杖子更不
行此令賊過後張弓便打嶮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拶出放教你見聊聞舉
着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孫方能恁麼道若能
直下便恁麼會去不妨奇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
頭卸角馱灑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聖凡情解所
縛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何止只
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後佛也悉皆
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
似其實纔舉和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趙州岑大蟲同
參時劉鐵磨在溈山下卓庵諸方皆不柰何他一日紫
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
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和聲便打香林荅這僧問如

肅誤也
代宗也

何是祖師西來意却云坐久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來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試請舉看

八十 舉肅宗皇帝（本是代宗此誤）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預搔待痒果然起模畫樣老老大大作這去就不可指東作西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把不住帝曰請師塔樣（好與一劄）國師良久云會麼（停囚長智直得指東劃西將南作北直得口似匾檐）帝云不會（賴值不會當時更與一拶教伊滿口含霜却較些子）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賴值不掀倒禪床何不與他本分草料莫搽胡人好放過一着）國師遷化後可惜果然錯認定盤星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子承父業去也落在第二頭第三頭）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也是把不住兩兩三三作什麼半開半合）雪竇著語云獨掌不浪鳴（一盲引衆盲果然隨語生解隨邪逐惡作什麼）中有黃金充一國（上是天下是地無這箇消息是誰分上事）雪竇著語云山形拄杖子（拗折了也也是起模畫樣）無影樹下合同船（祖師喪了也闍梨道什麼）雪竇著語云海晏河清（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猶較些子）瑠璃殿上無知識（咄）雪竇著語云拈了也（賊過後張弓言猶在耳）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為太子時常愛參禪為國有

巨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爲安祿山僭據後都洛
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師在鄧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嚴
道場是也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上元二年
勅中使詔入內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無上道
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慍色欲奏其不使
國師具他心通而先見聖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粟散
天子如閃電光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
光宅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大曆十年遷化山南府
青銼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嘗奏帝令詔他三詔
不起常罵國師耽名愛利戀著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
朝中爲國師他家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考此乃

是代宗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却是肅
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辭代宗代宗問曰國師
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一箇問端這老漢無風
起浪却道與老僧造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
什麼做箇塔便了爲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
妨作家與你一拶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奇怪
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被他一拶直得口似匾
擔然雖如此若不是這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
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
謂良久便是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贊嘆曰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及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人多向良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面是珍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文殊普賢中間有箇旛子被風吹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麼帝曰不會却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同是別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雪竇拈云獨掌不浪鳴代宗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人不柰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爲箇什麼不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

便來爲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消一頌（祖庭事苑出齊時）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處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來參耽源源言重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爲人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着（沙彌仰山）山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不契後問潙山山乃呼惠寂山應諾潙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潙山處得用也只

只官

是這一箇頌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譚是譚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充一國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不會遂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相是相州之南潭是潭州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頌官家眨眼顧視云這箇是無縫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你作麼生會中有黃金充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作麼生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獨掌不浪鳴不得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充一國雪竇道山形拄杖子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開戶牖八面玲瓏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也好只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却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子

無縫塔 這一縫大小大道什麼見還難 非眼可見瞎澄潭不許蒼龍蟠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什處蟠這裏直得摸索不著層落落莫眼花眼花作什麼影團團通身是眼落七落八兩兩三三舊路行左轉右轉隨後來千古萬古與人看見麼瞎漢作麼生看闍黎

觀得見麼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則是要見時還難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澄潭不許蒼龍蟠五祖先師道雪竇頌古一冊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麼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卧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卧龍長怖碧潭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頌了後頭着些子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作麼生看即今在什麼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綟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己家珍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文

九十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有什麼消息鈍根阿師只竪一指這老漢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熱則普天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換却天下人舌頭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胝若不向指頭上會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麼去高也恁麼去低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非也恁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

大地全收一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
現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
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道是什麼物得恁
麼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胝
和尚乃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
入更不下笠持錫遶禪牀三匝云道得即下笠如是三
問俱胝無對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
道得即宿胝又無對尼便行胝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
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
打疊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
來爲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胝乃

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竪一指而示之俱胝忽然大悟
是他當時鄭重專注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
竪一指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
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
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
若不肯伊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莽
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
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爲什麼承當處莽鹵若
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
什麼處當時俱胝實然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
只竪一指因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撲他不破你若

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參只是難會
如今人纔問着也竪指竪拳只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
徹髓見透始得俱胝庵中有一童子竪指頭歸而舉似師俱
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於外被人詰已和
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志出俱胝召一聲童子回首俱
胝却竪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箇什麽道理及
至遷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
麽竪起指頭便脫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
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一切人作麽生
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麽生
識得這瓜州客且道意作麽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枝打

地和尚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佗棒却問
如何是佛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
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之者不練
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漢即今
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去超生死流迴出常格縱有眷
屬莊嚴不求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
以道一處透千處萬事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機一時
明如今人總不恁麽只管恣意情解不會他古人省要
處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處為什麽只用一指頭須知
俱胝到這裏有深密為人處要會得省力麽還他圓明
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通上

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嶮峻什麼處得一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胝 癩兒牽伴同道方知不免是一機
一境宇宙空來更有誰兩箇三箇更有一箇也須打
殺曾向滄溟下浮木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峻生破
草鞋有什麼用處夜濤相共接盲龜撈天摸地有什
麼了期接得堪作何用據令而行趕向無佛世界接
得闍梨一箇瞎漢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誵訛奇特公案偏愛
去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今時學者抑
揚古人或賓或主一問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爲人處
所以道對揚深愛老俱胝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麼自天
地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老俱胝一箇若是別人須
參雜唯是俱胝老只用一指頭直至老死時人多邪解
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直饒宇宙一時空來
只是俱胝老一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溟下浮木如今
謂之生死海衆生在業海之中頭出頭沒不明自己無
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物於生死海中用一指頭接人
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令諸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
接盲龜法華經云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
大善知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佛世界
互爲賓主無佛世界坐斷要津接得箇盲龜堪作何用
垂示云堆山積嶽撞墻磕壁佇思停機一場苦屈或有

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散白雲打破虛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上來是什麼人曾恁麼試舉看

十二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諸方舊話也要勘過微云與我過禪板來 用禪板作什麼泊合放過嶮牙過禪板與翠微也是把不住駕與青龍不解騎可惜許當面不承當微接得便打着打得箇死漢濟甚事也落在第二頭了也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這漢話在第二頭賊過後張弓 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諸方舊公案再問將來不直半分錢濟云與我過蒲團來 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一狀領過一坑埋却 牙取蒲團過與臨濟 依前把不住依前不伶俐依俙越國髣髴揚州 濟接得便打着可惜打這般死漢一模脫出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謂得便宜賊過後張弓

翠巖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有血麼 溈山喆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 住院後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 牙云肯即肯只是無祖師西來意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 大溈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竪翠微臨濟亦不辜

負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拶着猶可被箇衲子挨着
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開我
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起劈面便擲五祖
戒云和尚得恁麼面長或云祖師土宿臨頭黃龍新云
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既明則明矣因什麼却
無祖師西來意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
看大凡激揚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坐
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二這二老漢雖然打
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着箇明眼漢古人參禪
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氣經歷山川參見尊宿龍牙先
參翠微臨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伏鏌鋣劍擬取師頭

時如何德山引頸云囚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
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德山來洞山云德山
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麼牙云他無語
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
於此有省遂焚香遥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
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
他擔老僧頭遶天下走龍牙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
脚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
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
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
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

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
他曲录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謂言不
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做工夫處不見五洩參石頭先自
約曰若工言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
出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
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回顧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
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
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
南泉依前遶床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
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

一件事如今人纔問著全無些子用工夫處今日也只
是恁麼明日也只是恁麼你若只恁麼盡未來際也未
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
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
過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
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會爲什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
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麼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
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
來意又走去河北參臨濟依前恁麼問濟云與我過蒲
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爲什麼答處相似

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他後來住院
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乎云肯
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人已落
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
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即
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雪竇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
祖師西來意却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墮在無
事界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求超
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道不妨盡善古

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前後相
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實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
親切龍牙雖不知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
索禪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智襟裏事
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龍牙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爲
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
竇拈出令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瞎聽謾別人即得泥裏洗土塊天下
人總知死水何曾振古風忽然活時無奈何漂及天
下人出頭不得禪板蒲團不能用教向誰說你要禪
板蒲團作什麼莫是分付閻黎麼只應分付與盡公

也則分付不着漆桶莫作這般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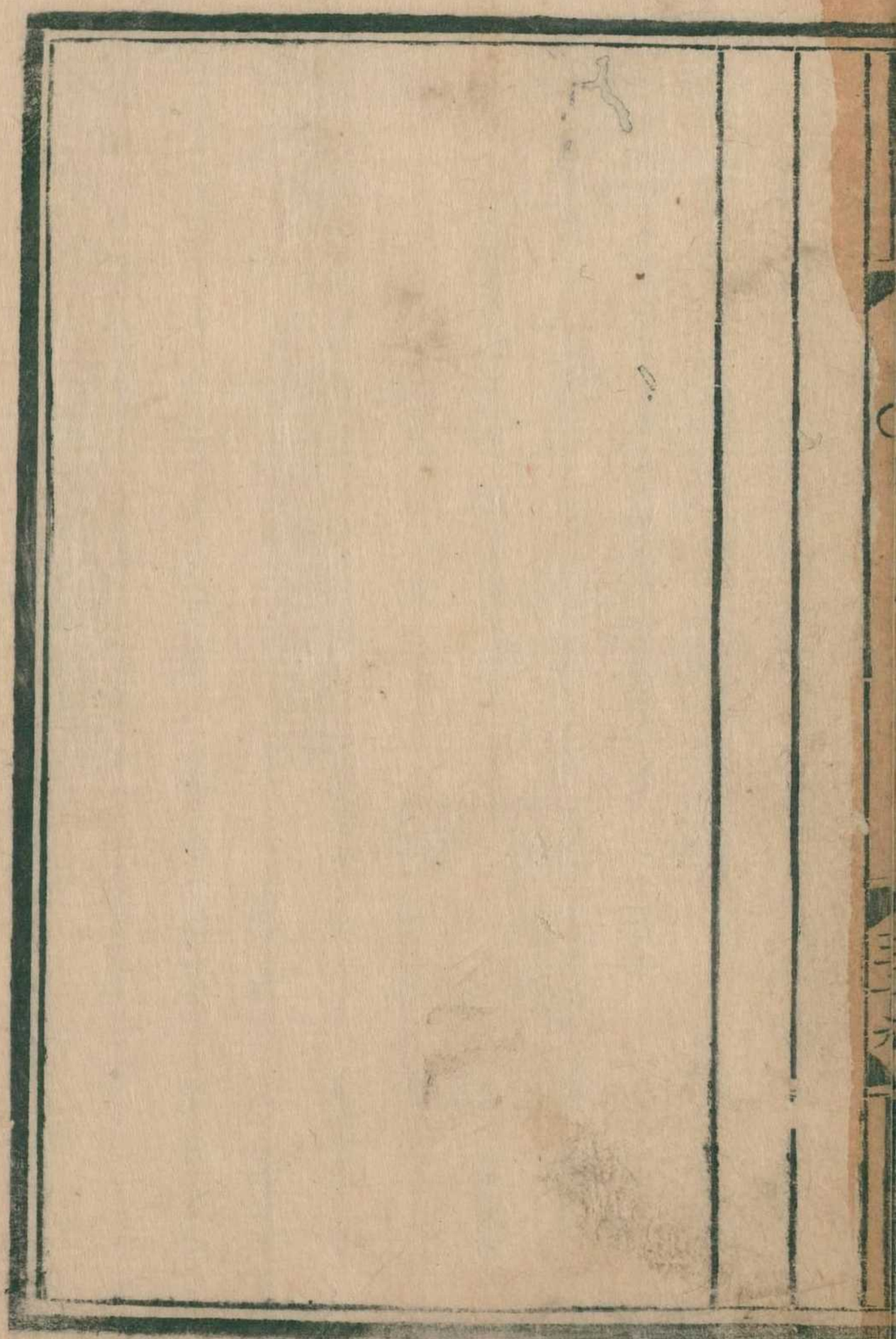
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曾有獰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減他威光人多錯會道爲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往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付與人要用打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呼爲盧公他題晦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恐人錯會所以別頌要翦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灼然能有幾人知自知較一半賴有末後句盧公付了亦何憑盡大地討恁麼人也難得教誰領話坐倚休將繼祖燈草裏漢打入黑山下坐落在鬼窟裏去也堪對暮雲歸未合

一箇半箇舉着即錯果然出不得遠山無限碧層層
塞却你眼塞却你耳沒溺深坑更參三十年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恁麼會去更
莫守袜待兔髑髏前一時打破無一點事在胷中放教
灑灑落落地又何必要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
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
身處末後自露箇消息有些子好處道堪對暮雲歸未
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合未合之時你道
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到這裏
得失是非一時坐斷灑灑落落始較些子遠山無限碧
層層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境界
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嵎中張氏
書隱刻梓



WA 6
59
1

旧請求記号
貴3-30

WA 6
59
2

碧巖集

卷三、四

石岩録 三四

WA 6
59
2

貴重圖書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釈類
別ゟる函
四架
號
く五冊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金鍼上鋪花脫籠頭卸角馱太平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舉一明三其或未然依稽伏聽處分

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鈎在不疑之地涅槃洗土堀那裏得這消息來智門云蓮花一二三四五六七疑殺天下人僧云出水後如何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又爭麼去也門云荷葉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江南兩頭三十面笑殺天下人

智門若是應機接物猶較些子若是截斷衆流千里萬里且道這蓮花出水與未出水是一是二若爭處見得

全

許你有箇入處雖然如是若道是一顢頇佛性龍侗眞
如若道是二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麼歇期且
道古人意作麼生其實無許多事所以投子道你但莫
着名言數句若了諸事自然不着即無許多位次不同
你攝一切法一切法攝你不得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
不可強與他安立名字誑謊你諸人得麼你諸人問故
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教我向你道什麼即得一切事皆
是你將得來都不干我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
節因緣不見雲門舉僧問靈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
竪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雲亦竪起拂子雲門云前
頭打着後頭打不着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有伊問

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無許多事你若尋言
逐句了無交涉你若能言中透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
透得機放令閑閑地方見智門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
如何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斑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
父母未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只是一段事無是
無非無得無失無生與未生古人到這裏放一綫道有
出有入若是未了底人扶籬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
下又打入莽莽蕩蕩荒然處去若是得底人二六時中
不依倚一物雖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機一境作麼生摸
索他這僧問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智門云蓮花便只
攔問一答不妨奇特諸方皆謂之顛倒語那裏如此不

見嵒頭道常貴未開口已前猶較些子古人露機處已是漏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論出水與未出水有什麽交涉不見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兎子懷胎看他如此對答天下人討他語脉不得或有人問夾山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花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頭挑日月脚下太泥深你且道是不是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忒煞慈悲打破人情解所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老婆心切見成公案文彩已彰出水何如未出時泥裏洗土塊分開也好不可儱侗去也江北江南問王老主人公在什麽處問王老師作什麽你自踏破草鞋一狐疑了一狐疑一坑埋却自是你疑不免疑情未息打云會麽

智門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參香林既徹却回住隋州智門雪竇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妙直道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山僧道未出水時如何露柱燈籠出水後如何杖頭挑日月脚下太泥深你且莫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言句者有甚麽限你且道出水時是什麽時節未出水時是什麽時節若向這裏見得許你親見智門雪竇道你若不見江北江南問王老雪竇意道你只管去江北江南問尊宿

出水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江北添得兩句一重添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時得不疑去如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聽水聲若不鳴方可過河參學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幾時得平穩去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隣虛擒縱非他卷舒在我必欲解粘去縛直須削迹吞聲人人坐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大小大怪事不妨令人疑着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刚一場漏逗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普州人迭賊以已方人僧舉似玄沙同坑無異土奴見婢殷勤同病相憐玄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此我即不恁麼不免作野狐精見解是什麼消息毒氣傷人僧云和尚作麼生也好授着這老漢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釣魚船上謝三郎只這野狐精猶較些子喪身失命也不知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怕他作什麼一子親得一等是弄精魂諸人試辨看

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若打破一任打破雪峯與巖頭欽山同行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後參德山方打破漆桶一日率巖頭訪欽山至鰲山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峯一向坐禪巖頭喝云噇眠去每日床上恰

似七村裏土地相似佗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
自點胷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瞞頭云我將謂你
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
峯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
通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峯遂舉見塩
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
着峯又舉見洞山過水頌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
不了後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
打一棒道什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你不
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峯云他後如何即是頭云他
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

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
始是鰲山成道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後回閩中住象骨
山自貽作頌云人生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
嶺纔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
過應須旋旋除奉報滿朝朱紫貴閻王不怕佩金魚凡
上堂示衆云一一蓋天蓋地更不說玄說妙亦不說心
說性突然獨露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似太阿劍
擬之則喪身失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沒干涉只如百丈
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丈云還見
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百丈一
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大雄山有一大蟲汝

等諸人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便
問曾到此間麽云曾到或云不曾到州總云喫茶去院
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曾到與不曾到總道喫茶去意旨
如何州云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一牌
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
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
回首師便歸方丈正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
等諸人切須好看正當恁麽時你作麽生祗對不躡前
蹤試請道看到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一切公案
語言舉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麽示衆且不與你說
行說解還將情識測度得麽是他家兒孫自然道得恰

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言須有格外
句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窠窟墮在毒海中也雪峯恁
麽示衆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長慶玄沙皆是他家
屋裏人方會他恁麽說話只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
鼻蛇諸人還知落處麽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不
見真淨有頌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唱和
長慶解隨邪古曲無音韻南山鼈鼻蛇何人知此意端
的是玄沙只如長慶恁麽祗對且道意作麽生到這裏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方可搆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搆
他底不得可惜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纔
有聞處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事平白地上

說這般話疑人人聞他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你便疑
著若恁麼會且得沒交涉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既不
恁麼會又作麼生會後來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
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又作麼生
沙云用南山作什麼但看玄沙語中便有出身處便云
用南山作什麼若不是玄沙也大難酬對只如他恁麼
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且道在什麼處到這裏須是向
上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船上謝二郎不愛南
山鼈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雲
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鋩明頭也打着暗頭也打着他
尋常爲人如舞太阿劍相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

有時飛向三千里外取人頭雲門攛拄杖作怕勢且不
是弄精魂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作家宗師終不去一
言一句上作活計雪竇只爲愛雲門契證得雪峯意所
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千箇萬箇摸索不着非公境界到
者須是弄蛇手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成群作隊作什
麼也須是同火始得稜師備師不奈何一狀領過放
過一着喪身失命有多少罪不重科帶累平人韶陽
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具一隻眼老漢不免作伎倆
重撥草落草漢有什麼用處果然在什麼處便打南
北東西無處討有麼有麼闍黎眼瞎忽然突出拄杖

頭看高着眼便打拋對雪峯大張口自作自受吞却
千箇萬箇濟什麼事天下人摸索不着大張口兮同
閃電兩重公案果然賴有末後句剔起眉毛還不見
蹉過了也五湖四海覓恁麼人也難得如今在什麼
處如今藏在乳峯前向什麼處去也大小雪竇也作
這去就山僧今日也遭一口來者一一看方便瞎莫
向脚跟下看看取上座脚跟下着一箭了也師高聲
喝云看脚下賊過後張弓第二頭第三頭重言不當
吃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雪峯山下有象骨
巖雪峯機鋒高峻罕有人到他處雪竇是他屋裏人毛

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
明只這鼈鼻蛇也不妨難弄須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
反被蛇傷五祖先師道此鼈鼻蛇須是有不傷犯手脚
底機於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老僧把手共行長慶
玄沙有這般手脚雪竇道稜師備師不奈何人多道長
慶玄沙不奈何所以雪竇獨美雲門且得沒交涉殊不
知三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疎且問諸人什麼處是
稜師備師不奈何處喪身失命有多少此頌長慶道今
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到這裏須是有弄蛇手子細
始得雪竇出他雲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一箇道
韶陽知重撥草蓋爲雲門知他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

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更有妙處云南北東西無處討你道在什麽處忽然突出拄杖頭元來只在這裏你不可便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作鼈鼻蛇用有時却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作龍有時作蛇爲什麽如此到這裏方知古人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頌道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雪竇有餘才拈出雲門毒蛇云只這大張口兮同於閃電相似你若擬議則喪身失命剔起眉毛還不見向什麽處去也雪竇頌了須去活處爲人將雪峯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

臨時要見麽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乳峯乃雪竇山名也雪竇有頌云石牕四顧滄溟窄寥寥不許白雲白長慶玄沙雲門雖弄得了不見却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雪竇猶涉廉纖在不言便用却高聲喝云看脚下從上來有多少人拈弄且道還曾傷着人不曾傷着人師便打

垂示云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杖試至於衲僧門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出一入一挨一拶要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將什麽試請舉看

舉保福長慶遊山次這兩箇落草漢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峯頂平地上起骨堆切忌道着掘地深

埋慶云是則是可惜許若不是鐵眼銅睛幾被惑了
同病相憐兩箇一坑埋却雪竇着語云今日共這漢
遊山圖箇什麼不妨減人斤兩猶較些子傍人按劍
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少賣弄也是雲居羅
漢後舉似鏡清有好有惡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
髏遍野同道者方知大地茫茫愁殺人奴見婢慇懃
設使臨濟德山出來也須喫棒

保福長慶鏡清總承嗣雪峯他三人同得同證同見同
聞同拈同用一出一入遞相挨拶蓋爲他是同條生底
人舉着便知落處在雪峯會裏居常問答只是他三人
古人行住坐臥以此道爲念所以舉着便知落處一日

遊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峯頂如今禪和
子恁麼問着便只口似匾檐賴值問着長慶你道保福
恁麼道圖箇什麼古人如此要驗他有眼無眼是他家
裏人自然知他落處便對他道是即是可惜許且道長
慶恁麼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恁麼去也似則似罕有
等閑無一星事賴是長慶識破他雪竇着語云今日共
這漢遊山圖箇什麼且道落在什麼處復云百千年後
不道無只是少雪竇解點胷正似黃檗道不道無禪只
是無師雪竇恁麼道也不妨險峻若不是同聲相應爭
得如此孤危奇怪此謂之着語落在兩邊雖落在兩邊
却不住兩邊後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

編野孫公乃長慶俗姓也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峯
孤頂州云老僧不答你這話僧云爲什麼不答這話州
云我若答你恐落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峯孤頂德雲比
丘從來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別峯相
見及乎見了却與他說一念三世一切諸佛智慧光明
普見法門德雲既不下山因什麼却在別峯相見若道
他下山教中道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常在妙峯孤
頂到這裏德雲與善財的的在那裏自後李長者打葛
藤打得好道妙峯孤頂是一味平等法門一一皆眞一
一皆全向無得無失無是無非處獨露所以善財不見
到稱性處如眼不自見耳不自聞指不自觸如刀不自

割火不自燒水不自洗到這裏教中大有老婆相爲處
所以放一線道於第二義門立賓立主立機境立問答
所以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方便度衆生故現如
斯事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鏡清雪竇恁麼道去當時
不能拍拍相應所以盡大地人髑髏徧野鏡清恁麼證
將來那兩箇恁麼用將來雪竇後面頌出更顯煥頌云
妙峯孤頂草離離和身沒却脚下已深數丈也拈得
分明付與誰用作什麼大地沒人知乾屎橛堪作何
用拈得鼻孔失却口不是孫公辨端的錯看箭着賊
了也不知髑髏着地幾人知更不再活如麻似粟闍
黎拈得鼻孔失却口

妙峯孤頂草離離草裏輥有什麼了期拈得分明付與
誰什麼處是分明處須保福道只這裏便是妙峯頂不
是孫公辨端的孫公見什麼道理便云是則是可惜許
只如髑髏着地幾人知汝等諸人還知麼瞎
垂示云高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覷
不見直饒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未免靈龜曳尾到這裏
合作麼生試舉看

四十 舉劉鐵磨到潙山不妨難湊泊這老婆不守本分山
云老牸牛汝來也點探竿影草向什麼處見聲訛磨
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箭不虛發大唐打
鼓新羅舞放去太速收來太遲潙山放身卧中也你
向什麼處見潙山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磨便出
去過也見機而作

劉鐵磨尼也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失命禪
道若到緊要處那裏有許多事他作家相見如隔墻見
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拶着便動擦着便轉
潙山道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
脇下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喚作潙山
僧即是喚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問着管取分疎不下
劉鐵磨久參機鋒峭峻人號為劉鐵磨去潙山十里卓
庵一日去訪潙山山見來便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
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潙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

四祖イ

你看他一如說話相似且不是禪又不是道喚作無事會得麽潙山去臺山自隔數千里劉鐵磨因什麽却令潙山去齋且道意旨如何這老婆會他潙山說話絲來線去一放一收互相酬唱如兩鏡相照無影像可觀機機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搭不廻頭這老婆一點也瞞他不得這箇却不是出諦情見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今只管做無事會五祖演和尚道莫將有事為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你若參得透去見他恁麽如尋常人說話一般多被言語隔礙所以不會唯是知音方會他底只如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

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乾峯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看他兩人放則雙放收則雙收潙仰下謂之境致風塵草動悉究端倪亦謂之隔身句意通而語隔到這裏須是左撥右轉方是作家

曾騎鐵馬入重城慣戰作家塞外將軍七事隨身勅下傳聞六國清狗銜赦書寰中天子爭柰海晏河清猶握金鞭問歸客是什麽消息一條拄杖兩人扶相招同往又同來夜深誰共御街行君向瀟湘我向秦且道行作什麽

雪竇頌諸方以為極則一百頌中這一頌最具理路就中極妙貼體分明頌出曾騎鐵馬入重城頌劉鐵磨恁

麼來勅下傳聞六國清頌潙山恁麼問猶握金鞭問歸
客頌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夜深誰共御
街行頌潙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雪竇有這般才調急
切處向急切處頌緩緩處向緩緩處頌風穴亦曾拈同
雪竇意此頌諸方皆美之高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
深海底行佛眼覷不見看他一箇放身卧一箇便出去
若更周遮一時求路不見雪竇頌意最好是曾騎鐵馬
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證焉能恁麼且道得箇什麼意
不見僧問風穴潙山道老牸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
白雲深處金龍躍僧云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
齋和尚還去麼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兔驚僧云

潙山便作卧勢意旨如何穴云老倒踈慵無事日閑眠
高卧對青山此意亦與雪竇同也
垂示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忽若
擊石火裏別緇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十方壁
立千仞還知有恁麼時節麼試舉看
五十 舉蓮花峯庵主拈拄杖示衆云看頂門上具一隻眼
也是時人窠窟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不可向
虛空裏釘橛權立化城衆無語千箇萬箇如麻似粟
却較些子可惜許一棚俊鶻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
力若向途中辨猶爭半月程設使得力堪作什麼豈
可全無一箇復云畢竟如何千人萬人只向箇裏坐

却千人萬人中一箇兩箇賣又自代云根株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也好與三十棒只為他擔板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峯庵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國初時在天台蓮花峯卓庵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鐺兒內煮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拄杖云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年終無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圈繢不消一捏你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師所為何故只守一橛若向箇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

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解做盡伎倆設有箇道得也不到他極則處況此事雖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即不能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人只管撞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顢頇儱侗若到作家面前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討一箇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有底人開懷過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且卷而懷之且問你

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因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石室善道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諸佛也恁麼雪峯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只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峯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似雪峯打破狼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爲你外見有山河大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吐却然後十二時中行住坐卧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若大千沙界雖居鑊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土雖居

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無人搆得他底復自徵云畢竟如何又柰何不得自云椰㮣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這箇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爲地頭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豈不見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劄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椰㮣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雪竇有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希摧殘峭峻銷鑠玄微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

歸玉兔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纔作計較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不得動着拶着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道直入千峯萬峯去方始成頌要知落處看取雪竇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 懞憧三百檐鶻鶻突突有什麼限更有恁麼漢千峯萬峯不肯住你向什麼處去且道是什麼消息落花流水太茫茫好箇消息閃電之機徒勞佇思左顧千生右顧萬劫剔起眉毛何處去脚跟下更贈一對眼元來只在這裏還截得庵主脚跟麼雖然如是也須是到這田地始得打云為什麼只在這裏

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塵沙耳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峯庵主衲僧家到這裏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於一切時中如癡似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人如癡鈍者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南泉又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拈云眼裏着沙不得耳裏着水不得或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

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貟無事道人又云眼裏着
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
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
是一貟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
交涉三貟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正是這般生鐵
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
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饒到這
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
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
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峯庵主道爲他途路不得力直須
是千峯萬峯去始得且道喚什麼作千峯萬峯雪竇只

愛他道椰榛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所以頌出
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茫
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剔起眉
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適
來舉拂子且道即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
峯庵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
看

六十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 言中有響句裏呈機驚
殺人有眼不曾見丈云獨坐大雄峯凜凜威風四百
州坐者立者二俱敗缺僧禮拜伶俐衲僧也有恁麼
人要見恁麼事丈便打 作家宗師何故來言不豐令

不虛行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百丈尋常如虎插翅相似這僧也不避死生敢捋虎鬚便問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具眼百丈便與他擔荷云獨坐大雄峯其僧便禮拜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這僧禮拜與尋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莫教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問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則一時俱是收來則掃蹤滅跡且道他便禮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若道是不好他禮拜有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是識休咎別緇素立向千峯頂上始得這僧便禮拜似捋虎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百丈頂門有眼肘後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便打若是別人無奈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遣意他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鱍鱍地五祖先師常說如馬前相撲相似你但常教見聞聲色一時坐斷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且道放過時作麼生看取雪竇頌出云

祖域交馳天馬駒五百年一間生千人萬人中有一

箇半箇子承父業化門舒卷不同途已在言前渠儂
得自由還他作家手段電光石火存機變劈面來也
左轉右轉還見百丈爲人處也無堪笑人來捋虎鬚
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免喪身失命放
過闍黎一着

雪竇見得透方乃頌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行竪走奔
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雪竇頌百丈於祖域之中東走向
西西走向東一來一往七縱八橫殊無少礙如天馬駒
相似善能交馳方見自由處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
大用不見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
不打你天下人笑我去在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

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
看他恁麼得大自在於建化門中或卷或舒有時舒不
在卷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
塗不同轍此頌百丈有這般手脚雪竇道電光石火存
機變頌這僧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只在些子機變處巖
頭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雪
竇道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若轉不得有什麼用處
大丈夫漢也須是識些子機變始得如今人只管供他
欵被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這僧於電光石火中能
存機變便禮拜雪竇道堪笑人來捋虎鬚百丈似一箇
大蟲相似堪笑這僧去捋虎鬚

垂示云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鬼放鷹因風吹火不惜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試舉看

十二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是什麼時節家破人亡人亡家破雲門云體露金風撐天拄地斬釘截鐵淨躶躶赤洒洒平步青霄

若向箇裏薦得始見雲門為人處其或未然依舊只是指鹿為馬眼瞎耳聾誰人到這境界且道雲門為復是答他話為復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大凡扶竪宗乘也須是全身擔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橫身任他橫拖倒拽若不如此爭能為得人這僧致箇問端也不妨嶮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管閑事底僧若據衲僧門下去命脉裏覷時不妨有妙處且道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謂之辨士問亦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答得甚妙亦不敢辜負他問頭蓋為他問處有眼答處亦端的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音底舉着便知落處你若向雲門語脉裏討便錯了也只是雲門句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解會未免喪我兒孫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趂賊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門云識情難測這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會他舉一明三舉三
明一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
三句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自然恰好
雲門三句中且道用那句接人試辨看頌曰
問既有宗深辨來風箭不虛發答亦假全豈有兩般
如鐘待扣功不浪施三句可辨上中下如今是第幾
句須是向三句外薦取始得一鏃遼空中過也墊着
磕着箭過新羅大野兮涼飆颯颯普天匝地還覺骨
毛卓竪麽放行去他長天兮踈雨濛濛風浩浩水漫
漫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更
有不唧嚕漢帶累殺人黃河頭上瀉將過來靜依熊

耳一叢叢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鬼窟裏作活計眼瞎
耳聾誰到這境界不免打拆你版齒
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古人言不虛設所以
道大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去就不
識淨觸信口亂道有什麽利濟凡出言吐氣須是如鉗
如鋏有鈎有鏁須是相續不斷始得這僧問處有宗旨
雲門答處亦然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極則也雪
竇頌這公案與頌大龍公案相類三句可辨一句中具
三句若辨得則透出三句外一鏃遼空鏃乃箭鏃也射
得太遠須是急着眼看始得若也見得分明可以一句
之下開展大千沙界到此頌了雪竇有餘才所以展開

須出道大野芎涼颯颯長天芎踈雨濛濛且道是心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他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道體露金風雪竇意只作一境如今眼前風拂拂地不是東南風便是西北風直須便恁麼會始得祢若更作禪道會便汝交涉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達磨未歸西天時九年面壁靜悄悄地且道是樹凋葉落且道是體露金風若向這裏盡古今凡聖乾坤大地打成一片方見雲門雪竇的為人處靜依熊耳一叢叢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山也千叢萬叢後山也千叢萬叢諸人向什麼處見還見雪竇為人處麼也是靈龜曳尾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為又說底法麼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為有落草了也孟八一即作什麼知麼立萬物還覺滴落麼泉云生是不為又說底法麼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果然錯就錯但試問看泉云說了也莫與他說破從納敗闕果然漏逗不少丈云說了也莫與他說破從他錯一平生不會與他慈麼道泉云某甲只慈麼和尚作麼生賴有轉身處與長即長與短即短理長即長

就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看他手忙脚亂藏身露影去死十分爛泥裏有刺慈麼那驢

我泉云某甲不會作麼生可慈麼賴值不會會即打你頭

破賴道這漢只恁麼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雪上
加霜龍頭蛇尾作什麼
到這裏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直下從
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即心非心壽禪師謂
之表詮遮詮此是涅槃和尚法正禪師也昔時在百丈
作西堂開田說大義者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只是往
諸方決擇百丈致此一問也大難酬云從上諸聖還有
不爲人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這老漢一場
懡㦬若是作家見他恁麼問便識破得他南泉只據他
所見便道有也是孟八郎百丈便將錯就錯隨後道作
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

漢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說了也可惜許與他
注破當時但劈脊便棒教他知痛痒雖然如是你且道
什麼處是說處據南泉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
曾說着且問你諸人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下又無
蹤迹若道他不說百丈爲什麼却恁麼道南泉是變通
底人便隨後一拶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又作麼生若是
別人未免分踈不下爭奈百丈是作家答處不妨奇特
便道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
不會是渠果會來道不會莫是眞箇不會百丈云我太
煞爲你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處若是弄泥團漢時
兩箇淈淈湣湣若是二俱作家時如明鏡當臺其實前

頭二俱作家後頭二俱放過若是具眼漢分明驗取且
道作麼生驗他看雪竇頌出云
祖佛從來不爲人各自守疆界有條攀條記得箇元
字脚在心入地獄如箭衲僧今古競頭走踏破草鞋
拗折拄杖高掛鉢囊明鏡當臺列像殊墮也破也打
破鏡來與你相見一一面南看北斗還見老僧騎佛
殿出山門麼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斗
柄垂落處也不知在什麼處無處討瞎可惜許椀子
落地楪子成七八片拈得鼻孔失却口那裏得這消
息來果然恁麼便打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光耀土終

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恁麼道且道是說
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海藏且作麼生是不說豈不見
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
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能觀衆
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實祖
佛自古至今不曾爲人說只這不爲人正好參詳山僧
常說若是添一句甜蜜蜜地好好觀來正是毒藥若是
劈脊便棒驀口便摑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爲人衲僧今
古競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
向下雖然如此若未到這田地也少不得如明鏡當臺
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

之所印又道森羅及萬象總在箇中圓神秀大師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大滿云他只在門外雪竇恁麼道且道在門內在門外你等諸人各有一面古鏡森羅萬象長短方圓一一於中顯現你若去長短處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雪竇道明鏡當臺列像殊却須是一一面南看北斗既是面南爲什麼却看北斗若恁麼會得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此兩句頌百丈挨拶處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雪竇到此頌得落在死水裏恐人錯會却自提起云即今目前斗柄垂你更去什麼處討你纔拈得鼻孔失却口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垂示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主賓洞分緇素直似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彰色顯且道爲什麼如此試舉看

九十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這箇是什麼物這一句天下衲僧摸索不着預搔待痒隋云壞無孔鐵鎚當面擲沒却鼻孔未開口已前勘破了也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沒量大人語脉裏轉却果然錯認隋云隨他去前箭猶輕後箭深只這箇多少人摸索不着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若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便打

大隋法真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縣人參見

六十餘員善知識昔時在潙山會裏作火頭一日潙山
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解致箇問來看如何隋云令某
甲問箇什麼即得潙山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
手掩潙山口山云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後歸川先
於堋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來凡三年後方出世開山
住大隋有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這僧只據教意來問教中云成住壞空三災劫起壞至
三禪天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且道這箇是什麼人
多作情解道這箇是衆生本性隋云壞僧云恁麼則隨
他去也隋云隨他去只這箇多少人情解摸索不着若
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不見道

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後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山主云不壞僧云為什麼不
壞主云為同於大千壞也礙塞殺人不壞也礙塞殺人
其僧既不會大隋說話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為念却持
此問直往舒州投子山投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西蜀大
隋投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投子焚香禮拜云
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復回至大隋隋已遷
化這僧一場懡㦬後有唐僧景遵題大隋云了然無別
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蛩寒鳴砌葉
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窻外徘徊恨不勝所以雪竇後面
引此兩句頌出如今也不得作壞會也不得作不壞會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千聞不如一見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撐天拄地斬釘截鐵箭過新羅腦後見鄉莫與往來

這僧也是箇久參底問中不妨有眼爭奈趙州是作家便答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可謂無味之談窒斷人口這老漢大似箇白拈賊相似你纔開口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特達英靈底漢直下向擊石火裏閃電光中纔聞舉著劄起便行苟或停思佇機不免喪身失命江西湖南參見百丈大智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智云即心即佛師於言下大悟後住大安山接物利生時有僧問如何是大安境師云不見有人來僧云不來時如何師云不來時見箇什麼僧無對師代云不來時不離這裏僧禮拜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不會即道取不會底僧禮拜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不會即道取不會底僧禮拜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不會即道取不會底

大蘿蔔頭天下人皆知趙州從來參見南泉天下人皆知這僧却更問道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且得沒交涉都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會他家自有通霄路不見僧問九峯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峯云山前麥熟也未正對得趙州答此僧話渾似兩箇無孔鐵鎚趙州老漢是箇無事底人你輕輕問着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嚥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

鎮州出大蘿蔔天下人知切忌道着一回舉着一回新天下衲僧取則爭柰不恁麼誰用這閑言長語只知自古自今半開半合如麻似粟自古也不恁麼如今也不恁麼爭辨鵠白烏黑全機頴脫長者自長短者自短識得者潰也不消得辨賊賊咄更不是別自是擔枷過狀衲僧鼻孔曾拈得案過了也裂轉

鎮州出大蘿蔔你若取他爲極則早是錯了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人皆知道這箇是極則語却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雪竇道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白烏黑雖知今人也恁麼答古人也恁麼答何曾分得緇素來雪竇道也須是去他石火電光中辨其鵠白烏黑始得公案到此頌了也雪竇自出意向活潑潑處更向你道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三世諸佛也是賊歷代祖師也是賊善能作賊換人眼睛不犯

手脚獨許趙州且道什麽處是趙州善做賊處鎮州出大蘿蔔頭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三

[illegible]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四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其或不動不覺不免入野狐窟裏透得徹信得及無絲毫障翳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眞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評論什麽邊事試舉看

一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曹溪樣子一橫脫出直得驚天動地 敬云是是 泥裏洗土塊賺殺一船人是什麽語話繫驢橛子 雪竇着語云錯放過則不可猶較一着在 麻谷又到南泉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依前泥裏洗土塊再運前來鰕跳不出斗 泉云不是不是何不承當殺

人不眨眼是什麼語話雪竇着語云錯放過不可麻
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主人公在
什麼處這漢元來耳人舌頭漏逗了也泉云章敬即
是是汝不是也好殺人須見血爲人須爲徹瞞却多
少人來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果然被他籠罩爭
奈自己何

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爲念要辨他曲録木床
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
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章敬云是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作家雪竇云
錯落在兩邊你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佗卓然而立

且道佗爲什麼事雪竇爲什麼却道錯什麼處是他錯處
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雪竇如坐讀判語麻谷檐箇
是字便去見南泉依前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泉云不是不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宗師雪竇
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爲復是同是別前
頭道是爲什麼也錯後頭道不是爲什麼也錯若向章
敬句下薦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祖
佛爲師雖然恁麼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人
口辯他問既一般爲什麼一箇道是一箇道不是若是
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
忘底決定滯在這兩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天下人舌

頭須是明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頌這
兩錯雪竇要提活鱍鱍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
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不向繫驢橛上作道理有
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
着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
慶藏主道持錫遶禪床是與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
你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
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
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為什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
箇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唯有
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

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
是汝不是南泉可謂見兔放鷹慶藏主云南泉忒煞郎
當不是便休更與佗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
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
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佗麻谷持錫
遶禪床既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
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箇漢始得
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
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
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尼

手ロヌ可之
尚和ヌ可之

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什麼眷屬拙云有一
山妻兩箇癡頑又却問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
和尚莫謗渠好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
拙俛首而已大凡作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
楔不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撥左轉但看仰山到中
邑處謝戒邑見來於禪床上拍手云和尚仰山即東邊
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邑云
什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
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山
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邑云我於馬
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恁麼說話豈不是舉一明三見本

逐末底漢龍牙示衆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
豐和尚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
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
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碍人之心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碍
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不得
道江湖不碍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
祖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得祖佛
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
人同如未透得儻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
何得不被祖佛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到這裏須是如
此始得何故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南泉雪竇是這

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此錯彼錯惜取眉毛據令而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切忌拈却兩箇無孔鐵鎚直饒千手大悲也提不起或若拈去闍黎喚三十棒四海浪平天下人不敢動着東西南北一等家風近日多雨水白川潮落淨躶躶赤洒洒且得自家安穩直得海晏河清古策風高十二門何似這箇杖頭無眼切忌向拄杖頭上作活計門門有路空蕭索一物也無賺你平生覷着即瞎非蕭索果然賴有轉身處已瞎了也便打作者好求無病藥一死更不再活十二時中爲什麼瞌睡撈天摸地作什麼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潙山公案相似先將公案着兩轉語穿作一串然後頌出此錯彼錯切忌拈却雪竇意云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忌拈却拈却即乖須是如此着這兩錯直得四海浪平白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向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長者自長短者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錫云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鞭爲策衲僧家以拄杖爲策（祖庭事苑中古策舉錫杖經）西王母瑤池上有十二朱門古策即是拄杖頭上清風高於十二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二朱門若是會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識得

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褫如來寶杖親蹤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蕭索雪竇到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作者無病時也須是先討些藥喫始得

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藤試請舉看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多少人到此茫然猶有這箇在訝郎當作什麼濟下禪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今日捉敗老婆心切天下衲僧跳不出定佇立已落鬼窟裏蹉過了也未免失却鼻孔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冷地裏有人覷破全得他力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定方禮拜將勤補拙忽然大悟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將錯就錯且道定上座見箇什麼便禮拜

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宗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用定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掌禮拜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穎脫一日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處來定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頭云某等三

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
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衆云赤
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
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便擒住云道
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
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眞人被定
擒住云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
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峯近前禮拜云這新戒
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悲且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
箇老漢埋殺這尿床鬼子又在鎭州齋回到橋上歇逢
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

拋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忤上座且
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窮到底去看他恁麼
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看雪竇頌出云
斷際全機繼後蹤黃河從源頭濁了也子承父業持
來何必在從容在什麼處爭奈有如此人無脚手人
還得他也無巨靈擡手無多子嚇殺人少賣弄打一
拂子更不再勘分破華山千萬重乾坤大地一時露
出墮也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黃檗大機
大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不容擬議或若躊躇
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

勞先起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
大神力以手擘開大華放水流入黃河定上座疑情如
山堆岳積被臨濟一掌直得瓦解冰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朝還道
伊瞌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惺麼有時呼南作
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
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
舉看
三十舉陳操尚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是精識精
是賊識賊若不蘊藉爭識這漢還見金剛圈麼操云
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何況更畫一圓相今日撞

着箇瞌睡漢這老賊福便掩却方丈門賊不打貧兒
家已入它圈繢了也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
頂門具眼且道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灼然
龍頭蛇尾當時好與一拶教伊進亦無門退亦無路
且道更與他什麼一拶
陳操尚書與裴休李翺同時凡見一僧來先請齋襯錢
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
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
門云尚書曾問幾人來操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
置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文字語
言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

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麽生是教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操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産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夫即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云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柰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過又一日與衆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云上座僧舉頭書謂衆官云不信道唯有雲門一人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參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潙山仰山下尊宿尋常愛以境致接人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相爭柰操却是作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云弟子恁麽來早是不着便那堪更畫一圓相福掩却門這般公案謂之言中辨的句裏藏機雪竇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可謂頂門具眼且道意在什麽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恁麽地衲僧家如何爲人我且問你當時若是諸人作陳操時堪下得箇什麽語免得雪竇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竇踏翻頌云

團團珠遶玉珊珊三尺杖子攪黃河須是碧眼胡僧始得生鐵鑄就馬載驢駞上鐵船用許多作什麽有什麽限且與闍黎看分付海山無事客有人不要若

是無事客也不消得須是無事始得釣鼇時下一圈
攣恁麼來恁麼去一時出不得若是蝦蟆堪作什麼
蝦蟆螺蚌怎生柰何須是釣鼇始得雪竇復云天下
衲僧跳不出兼身在內一坑埋却闍黎還跳得出麼
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馳上鐵船雪竇當頭頌出只
頌箇圓相若會得去如虎戴角相似這箇些子須是桶
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更不要作道理會也
不得作玄妙會畢竟作麼生會這箇須是馬載驢馳上
鐵船這裏看始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將去分付海
山無事底客你若肚裏有些子事即承當不得這裏須
是有事無事違情順境若佛若祖柰何他不得底人方

可承當若有禪可參有凡聖情量決定承當他底不得
承當得了作麼生會他道釣鼇時下一圈攣釣鼇須是
圈攣始得所以風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碾
泥沙又云巨鼇莫戴三山去吾欲蓬萊頂上行雪竇復
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若是巨鼇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
衲僧終不作巨鼇見解

三十四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風
吹火不可不作常程僧云廬山實頭人難得山云曾
遊五老峯麼因行不妨掉臂何曾蹉過僧云不曾到
移一步面赤不如語直也似忘前失後山云闍黎不
曾遊山太多事生惜取眉毛好這老漢着甚死急雲

門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殺人刀活人
劍兩箇三箇要知山上路須是去來人
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沒量大人向語脉裏
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着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
歷分明雲門爲什麼却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
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
來漢現一箇蠅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
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
始可提掇雲門拔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却道闍
黎不曾遊山潙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
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潙山云子試舉看仰云

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
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潙山云此
是向上人牙爪豈不見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
下來祖云路上還逢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爲什麼
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
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
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峯麼這僧若是箇漢但
云禍事却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
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却云闍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
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
不恁麼

出草入草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半合他也恁麼
我也恁麼誰解尋討頂門具一隻眼闍黎不解尋討
白雲重重千重百匝頭上安頭紅日杲杲破也瞎舉
眼即錯左顧無瑕瞎漢依前無事你作許多伎倆作
什麼右盼已老一念萬年過君不見寒山子癩兒牽
伴行太早也不早十年歸不得即今在什麼處灼然
忘却來時道渠儂得自由放過一着便打莫做這忘
前失後好
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裏一手擡
一手搦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草茸茸煙冪冪到這
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絲毫屬聖徧界不曾藏一一蓋

覆不得所謂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盧是箇
大解脫門左顧無瑕右盼已老懶瓚和尚隱居衡山石
室中唐肅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
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
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瓚曰我豈有工
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肅宗甚欽嘆之似這
般清寥寥白的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得定如生鐵鑄
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為
石室行者每踏碓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
意旨如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
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藥熟蒹猿

重山長似路迷樂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雪竇道若不
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
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
下有斑白人嘮嘮讀萬卷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求
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
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眞到這裏如凝伫方見此公案
若不到這田地只在語言中走有甚了日
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緇素決猶豫若不是頂門上
有眼肘腋下有符往往當頭蹉過只如今見聞不昧聲
色純眞且道是邪是正是直到這裏作麼生辨
舉文殊問無著近離什麼處不可不借問也有這箇

消息無著云南方草稟裏出頭何必搭向眉毛上大
方無外爲什麼却有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
若問別人則惱生猶掛唇齒在着云未法比丘少奉
戒律實頭人難得殊云多少衆常時便與一喝一拶
拶倒了也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盡是野狐精果然漏
逗無著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拶着便回轉鏡頭來
也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敗缺不少直得脚忙手
亂着云多少衆還我話頭來也不得放過殊云前三
三後三三頭言倒語且道是多少千年大悲數不足
無着遊五臺至中路荒僻處文殊化一寺接他宿遂問
近離甚處着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着云未

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
着却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
着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却喫茶文殊舉起玻
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麽着云無殊云尋常將什麽
喫茶着無語遂辭去文殊令均提童子送出門首無着
問童子云適來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
着應喏童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何寺童子指金剛後面
着回首化寺童子悉隱不見只是空谷彼處後來謂之
金剛窟後有僧問風穴如何是清涼山中主穴云一句
不遑無着問迄今猶作野盤僧若要參透平平實實脚
踏實地向無着言下薦得自然居鑊湯爐炭中亦不聞

熱居寒冰上亦不聞冷若要參透使孤危峭峻如金剛
王寶劍向文殊言下薦取自然水灑不著風吹不入不
見漳州地藏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
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
且道與文殊答處是同是別有底道無着答處不是文
殊答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有什麽交涉還辨明得
前三三後三三麽前箭猶輕後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
這裏透得千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
把得住相次間到這境界
千峯盤屈色如藍還見文殊麽誰謂文殊是對談設
使普賢也不顧蹉過了也堪笑清涼多少衆且道笑

什麼已在言前前三三與後三三試請脚下辨看爛泥裏有刺碗子落地楪子成七片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者道雪竇只是重拈一徧不曾頌着只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不可也喚作重拈一徧明招獨眼龍亦頌其意有蓋天蓋地之機道廓周沙界勝伽藍滿目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廓周沙界勝伽藍此指草窟化寺所謂有權實雙行之機滿目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正當恁麼時喚作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要且不是這箇道理雪竇只跋明招底用却有針線千峯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手句中有權有實有理有事誰謂文殊是對談一夜對談不知是文殊後來無著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於粥鍋上現被無著拈攪粥篦便打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發脊便棒猶較些子堪笑清涼多少衆雪竇笑中有刀若會得這笑處便見他道前三三與後三三

三十六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今日一日只管落草前頭也是落草後頭也是落草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也要勘過這老漢箭過新羅沙云遊山來不可落

草敗缺不少草裏漢首座云到什麽處來拶若有所
至未免落草相率入火坑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
花回漏逗不少元來只在荊棘林裏坐座云大似春
意相隨來也將錯就錯一手擡一手搦沙云也勝秋
露滴芙蕖土上加泥前箭猶輕後箭深有什麽了期
雪竇着語云謝答話一火弄泥團漢三箇一狀領過
長沙鹿苑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輩同時機
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頌便與頌你若要作家
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仰山尋常機鋒最爲第一一日
同長沙翫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
得沙云恰是便倩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看沙一踏踏

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人號爲岑大蟲因
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他會下人便問和尚什麽處去
來沙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麽處去來沙云始隨芳草去
又逐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嘗
不以此事爲念看他賓主互換當機直截各不相饒既
是遊山爲什麽却問道到什麽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
子便道到夾山亭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
住着處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他
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蕖雪竇云謝
答話代末後語也也落兩邊畢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
拙秀才看千佛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

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
題也未拙云未曾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也好岑大蟲
平生爲人直得珠回玉轉要人當面便會頌云
大地絕纖埃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盡少這箇不得天
下太平何人眼不開頂門上放大光明始得撒土撒
沙作什麼始隨芳草去漏逗不少不是一回落草賴
值前頭已道了又逐落花回處處全真早喜歸來脚
下泥深三尺贏鶴翹寒木左之右之添一句更有許
多閑事在狂猿嘯古臺却因親着力添一句也不得
減一句也不得長沙無限意便打末後一句道什麼
一坑埋却墮在鬼窟裏出草裏漢賊過後張弓更不

可放過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云曾
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闍黎不曾遊山辨緇素
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是機關盡意識忘山河大地草
芥人畜無些子滲漏若不如此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
界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句
不見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向上一竅
始解穩坐若透得依舊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當
本體如大拍盲人相似趙州道鷄鳴丑愁見起來還漏
逗裙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裩無襠袴無口
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爲修行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唧嚕

若得眞實到這境界何人眼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切處都是這境界都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只去他左邊貼一句右邊貼一句一似一首詩相似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雪竇引到這裏自覺漏逗驀云長沙無限意咄如作夢却醒相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勦絕若是山僧即不然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

垂示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難諧腦門上播紅旗耳背後輪雙劍若不是眼辨手親爭能構得有般底低頭佇思意根下卜度殊不知髑髏前見鬼無數且道不落意根不抱得失忽有箇恁麼舉覺作麼生祇對試舉看

三十七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月明照見夜行人中也識法者懼好和聲便打何處求心莫瞞人好不勞重舉自點檢看便打云是什麼

向北幽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出普化一人師臨遷化謂衆云還有人邈得吾眞麼衆皆寫眞呈師師皆叱之普化出云某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便打筋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一日示衆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止無痕覿面相呈更無餘事雪竇拈兩句來頌直是渾金璞玉不見道瘥病不假驢駝藥山僧爲

什麼道和聲便打只爲佗擔枷過狀古人道聞稱聲外
句莫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麼生直得奔流度刃電轉
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出世也摸索他不着若是深入
閫奧徹骨徹髓見得透底盤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
左轉右轉底盤山只得一橛若是拖泥帶水聲色堆裏
轉未夢見盤山在五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自由分
不見三祖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
脫深坑本是善因而招惡果所以道無爲無事人猶遭
金鎖難也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
處行得謂之轉身處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你若作情解

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竇見處七穿八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信猶在耳何處求心不勞重舉自點檢看
打云是什麼白雲爲蓋頭上安頭千重萬重流泉作
琴聞麼相隨來也一聽一堪悲一曲兩曲無人會不
落宮商非干角徵借路經過五音六律盡分明自領
出去聽則聾兩過夜塘秋水深迅雷不及掩耳直得
拖泥帶水在什麼處便打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頌得一似華嚴境界有者道
雪竇無中唱出若是眼皮綻底終不恁麼會雪竇去他
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爲蓋流泉作琴蘇內翰見照覺有
頌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

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雪竇借流泉作一片長舌頭所以道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見九峯虔和尚道還識得命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直晴空是普賢境界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這般曲調也須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勞側耳古人道聾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低總不聞雲門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是體顧是用未舉已前眹兆未分已前見得坐斷要津若眹兆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眹兆分後見得落在意根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却似雨過夜塘秋水深此一頌曾有人論量羨雪竇有翰林之才雨過夜塘秋水深也須是急着眼看更若遲疑即討不見

垂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合道鬧市裏七縱八橫若論頓也不留眹迹千聖亦摸索不着儻或不立頓漸又作麽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正恁麽時誰是作者試舉看

八三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倚公說禪道什麽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千人萬人撼不動諸訛節角在什麽處三要印開不犯鋒鋩去即印住正令當行錯住即印破再犯不容看取令行時拶便打只如不去不住看無頓置處多少諸訛印即是不印即是天下人頭出頭沒有分文彩已彰但請掀倒禪床喝散大衆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鈎得一箇

諳曉得不妨奇特請師不搭印好箇話頭爭奈諸訛
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似鶻捉鳩
寶網漫空神駒千里陂佇思可惜許也有出身處可
惜放過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攙旗奪鼓炒鬧來也
陂擬議三回死了兩重公案穴打一拂子好打這箇
令須是恁麼人行始得穴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
何必雪上加霜陂擬開口一死更不再活這漢鉗
置殺人遭他毒手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
法一般灼然却被傍人覷破穴云見箇什麼道理也
好與一拶却回鎗頭來也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
亂似則似是則未是須知傍人有眼東家人死西家

人助哀穴便下座將錯就錯見機而變且得參學事
畢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栽松次檗
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
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钁地一下檗云雖然如是子已
喫二十棒了也濟又打地一下云噓噓檗云吾宗到汝
大興於世溈山喆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
是臨危不變始稱真丈夫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大
似憐兒不覺醜後來溈山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什臨
濟一人別更有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
和尚溈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但舉看仰山云一人

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此乃讖風穴也穴初參雪
峯五年因請益臨濟入堂兩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
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穴云未審意旨如何
峯云吾昔與巖頭欽山云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若
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穴後又見瑞巖
常自喚主人公自云喏復云惺惺着他後莫受人瞞却
穴云自拈自弄有什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
夏廓指他來參南院穴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
日遂見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覲南院云雪峯古
佛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穴云自離東來清云還
過小江否穴云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鏡水圖

山鳥飛不渡子莫盜聽遺言穴云滄溟尚怯蒙輪勢列
漢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何穴云這箇
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云
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穴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
云赦罪放慈速須出去穴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
自謂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回再入方丈清
坐次便問某適來輒呈駭見冒瀆尊顏伏蒙和尚慈悲
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
親棲寶蓋東清云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
穴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祕
却畧借劍看穴云鼎首甑人携劍去清云不獨觸風化

亦自顯顢頇。穴云。若不觸風化。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云。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云。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穴云。只聞不以而以。何得抑以而以。清云。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清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穴便禮拜。清以拂子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茶。風穴初到南院。不礼拜。院云。入門頂辨主。穴云。端的請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一下。穴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即從闍黎。又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穴云。瞎。院遂拈拄杖。穴云。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着和尚。莫言不道。院便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淅子。鈍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侶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闍黎莫曾到此間麼。穴云。是

何言歟。院云。好好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茶。你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夏在什麼處。穴云。鹿門與廓侍者同過夏。院云。元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佗向你道什麼。穴云。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穴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云。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棒起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穴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代離亂。郢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大盛。他凡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尖新。攢花簇錦。字字皆有下落。

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何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直下似鐵牛之機無你撼動處你才去即印住你才住即印破教你百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看他恁麼垂示可謂鈎頭有餌是時座下有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敢出頭來與他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奈風穴是你家便答他道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也是言中有響雲門云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巨浸乃十二頭水牯牛爲鈎餌却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則沒交涉盧陂佇思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其實盧陂要討好語對他不欲行令被風穴一向用攙旗奪鼓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諺云陣敗不禁苕帚掃當初更要討鎗法敵他等你討得來即頭落地也牧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你見箇什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按着便動解隨機說法若不隨機翻成妄語穴便下座只如臨濟有四賓主話夫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有語論賓主往來或

應物見形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便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為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居弘覺禪師示衆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兎亦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之力看他雪竇頌出

具 堅堯切通作梟斷首倒縣

擒得盧陂跨鐵牛千人萬人中也要捏巧藝敗軍之將不再斬三玄戈甲未輕酬當局者迷受災如受福受降如受敵楚王城畔朝宗水說什麼朝宗水浩浩充塞天地任是四海也須倒流喝下曾令却倒流不是這一喝截却你舌頭咄驚走陝府鐵牛嚇殺嘉州大象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臨濟下有三玄三要凡一句中須具三

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問臨濟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濟云妙辨豈容無着問漚和不負截流機如何是第三句濟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七事隨身不輕酬他若不如此爭奈盧陂何後面雪竇要出臨濟下機鋒莫道是盧陂假餽楚王城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朝宗只消一喝也須教倒流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猿在檻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欲假百鍊精金須是作家爐蒲華且道大用現前底將什麼試驗

九十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 墻坂堆頭見丈六金身斑斑駁駁是什麼門云花藥欄 問處不眞答來鹵莽 埋着磕着曲不藏直 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 渾岑吞箇棗放憨作麼門云金毛獅子也褒也貶兩采一賽將錯就錯是什麼心行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與雲門答處麼若知得兩口同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顢頇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具金剛眼試請辨看雲門不同別人有時把定壁立萬仞無你湊泊處有時與你開一線道同死同生雲門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麼會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屋裏事莫向外卜度所以

百丈道森羅萬象一切語言皆轉歸自己令轉轆轆地
向活潑潑處便道若擬議尋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
道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雲門驗這僧其
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知他屋裏事進云便恁麼
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
他是貶他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又道他參
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
救不了又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
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
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雪竇

是其中人便當頭頌出
花藥欄言猶在耳莫顢頇如麻似粟也有些子自領
出去星在秤兮不在盤太葛藤各自向衣單下返觀
不免說道理便恁麼渾崙吞箇棗太無端自領出去
灼然莫錯恠他雲門好金毛獅子大家看放出一箇
半箇也是箇狗子雲門也是普州人送賊
雪竇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此一頌不
異拈古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顢頇人皆道雲門信彩答
將去總作情解會佗底所以雪竇下本分草料便道莫
顢頇蓋雲門意不在花藥欄處所以雪竇道星在秤兮
不在盤這一句忒煞漏逗水中元無月月在青天如星

在秤不在於槃且道那箇是秤若辨明得出不辜負雪
竇古人到這裏也不妨慈悲分明向你道不在這裏在
那邊去且道那邊是什麼處此頌頭邊一句了後面頌
這僧道便恁麼去時如何雪竇道這僧也太無端且道
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恁麼道不會來恁麼道金毛獅
子大家看還見金毛獅子麼瞎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點兒落節直饒
七縱八橫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諸訛在什麼處試舉看

十四 舉陸亘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肇法師道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 鬼窟裏作活計畫
辦不可充飢也是草裏商量南泉指庭前花道什麼

咄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干山僧事咄大丈夫當時
下得一轉語不唯截斷南泉亦乃與天下衲僧出氣
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鴛鴦綉了從
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莫寐語引得黃鶯下柳條

陸亘大夫久參南泉尋常留心於理性中游泳肇論一
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爲奇特問云肇法師道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肇法師乃晉時高僧
與生融睿同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幼生好讀莊老後
因寫古維摩經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故綜諸經
乃造四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我形亦爾也同生
於虛無之中莊生大意只論齊物肇公大意論性皆歸

自己不見他論中道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
造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
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
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
普地有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
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可不可
可但唯我無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石頭因
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爲自己處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
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
體到這裏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
厚豈有恁麼事陸亘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只是不出

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更西來
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巴鼻與佗拈出痛處破他窠窟
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
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地上推
倒彌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斷亦如人在夢欲覺不覺
被人喚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將
去看他恁麼說話也不妨難會若是眼目定動活底聞
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藥古人道若於
事上見墮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着巖頭
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
意如此有擒虎兕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

始得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看他雪竇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　森羅萬象無有一法七花八裂眼耳鼻舌身意一時是箇無孔鐵鎚山河不在鏡中觀我這裏無這箇消息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青是青黃是黃你向什麼處觀霜天月落夜將半引你入草了也徧界不曾藏切忌向鬼窟裏坐誰共澄潭照影寒有麼有麼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箇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爲兩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在鏡中觀且道向什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事爲人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爲復自照爲復共人照須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四


嵎中張氏
書隱刻梓

WA 6
59
2

旧請求記号
寄3-30

WA 6
59
3

碧巖集

卷五六

碧岩録 五 六

WA 6
59
3

貴重圖書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釋類	別ろ函	四架	號	五冊

東京圖書館藏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五

垂示云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逆順縱横時佛亦不能辨爲絶世超倫之士顯逸羣大士之能向氷凌上行劒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火裏蓮花宛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舉看

四十一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 有恁麼事賊不打貧兒家慣曾作客方憐客 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看樓打樓是賊識賊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他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無孔笛撞着能拍版

龍谿草堂

全

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皆美之
得逸羣之辯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投一般投
子一日爲趙州置茶筵相待自過茶餅與趙州州不管
投子令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者三拜且道他意
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爲人有僧問
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
如何答云開金鷄未鳴時如何答云無這箇音響鳴後
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看趙州問
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
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
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麽休去

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也須
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
難得或若有依倚有解會則沒交涉喆和尚謂之見不
淨潔五祖先師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却活始
得浙中永光和尚道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
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
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負他所問只是絕
情絕迹不妨難會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親
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被趙州
一問也大難酬對只爲他是作家漢舉着便知落處頌
云

廋 所留反匿也

活中有眼還同死兩不相知翻來覆去若一不蘊藉爭辨得這漢緇素藥忌何須鑒作家若不驗過爭辨端的遇着試與一鑒又且何妨也要問過古佛尚言曾未到賴是有伴千聖也不傳山僧亦不知不知誰解撒塵沙即今也不少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闍黎恁麼舉落在什麼處

活中有眼還同死雪竇是知有底人所以敢頌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竇道活中有眼還同於死漢相似何曾死死中具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殺盡死人方見活人活盡死人方見死人趙州是活底人故作死問驗取投子如藥性所忌之物故將去試驗相似所以雪竇道藥忌何須鑒作家此頌趙州問處後面頌投子古佛尚言曾未到只這大死底人却活處古佛亦不曾到天下老和尚亦不曾到任是釋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須再參始得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雪竇道不知誰解撒塵沙不見僧問長慶如何是善知識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天下老和尚據曲录木床上行棒行喝豎拂敲床現神通作主宰盡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喝俱行銀山鐵壁擬議則髑髏前見鬼尋思則黑山下打坐明明杲日麗天颯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還有誵訛處麼試舉看

二十四 舉龐居士辭藥山這老漢作怪也山命十人禪客相

送至門首也不輕他是什麼境界也須是識端倪底
衲僧始得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無
風起浪指頭有眼這老漢言中有響時有全禪客云
落在什麼處中也相隨來也果然上鉤來士打一掌
着果然勾賊破家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棺木裏瞠
眼士云汝恁麼稱禪客閻老子未放汝在第二約惡
水潑了何止閻老子山僧這裏也不放過全云居士
作麼生麁心不改又是要喫棒這僧從頭到尾不着
便士又打一掌果然雪上加霜喫棒了呈款云眼見
如盲口說如啞更有斷和句又與他讀判語雪竇別
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是則是賊過後張弓也漏

逗不少雖然如是要見箭鋒相拄爭奈落在鬼窟裏
了也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問不與萬
法為侶是什麼人聲未斷被石頭掩却口有箇省處作
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
乖朱紫誰為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
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你一
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頌云十方同
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為佗是作
家後列剎相望所至競譽到藥山槃桓既久遂辭藥山
山至重佗命十人禪客相送是時值雪下居士指雪云

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云落在什麽處全
禪客既不能行令居士令行一半令雖行全禪客恁麽
酬對也不是他不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
到居士處所以落他架下難出他彀中居士打了更與
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頌前語云初問處
但握雪團便打雪竇恁麽要不辜他問端只是機遲慶
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等你握雪團至幾時和聲便應
和聲打方始巢絕雪竇自須他打處云敲古豆切張弓
雪團打雪團打爭奈落在第二機不勞拈出頭上漫
漫脚下漫漫龐老機關沒奇把徃徃有人不知只恐
不恁麽天上人間不自知是什麽消息雪竇還知麽

眼裏耳裏絶瀟灑箭鋒相拄眼見如盲口說如啞瀟
灑絶作麽生向什麽處見龐老與雪竇碧眼胡僧難
辨別達磨出來向你道什麽打云閻黎道什麽打
理却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奇把雪竇要在居士頭上
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竇意道當時若捏雪團打
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構得雪竇自謗他打處殊
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絶瀟灑眼
裏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謂之普賢境
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雲門道直得盡乾坤大
地無纖毫過患猶為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

提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針劄不入不聽他人處分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有什麼用處雪竇到此頌殺了復轉機道只此瀟灑絕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辨別碧眼胡僧尚難辨別更教山僧說箇什麼

垂示云定乾坤句萬世共遵擒虎兒機千聖莫辨直下更無纖翳全機隨處齊彰要明向上鉗鎚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從上來還有恁麼家風也無試舉看

三四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不是這箇時節劈頭劈面在什麼處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天下人尋不得藏身露影蕭何賣却假銀城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賺殺一船人隨他轉也一釣便上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眞不掩僞曲不藏直臨崖看虎兒特地一場愁掀翻大海踢倒須彌且道洞山在什麼處

黃龍新和尚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剜襟爭奈這僧不甘如今有箇出來問黃龍且道如何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涼諸人且道洞山圈纘落在什麼處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

面更無眞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
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
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
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拚合還歸炭裏坐浮
山遠録公以此公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
然易會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殊不消
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
趕尚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
佗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
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此
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曹洞録中備載子細若

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道大好
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劍刃上走則快若向
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
云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請和
尚道微指竹云這一竿竹得恁麼長那一竿竹得恁麼
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廻避
僧云鑊湯爐炭裏廻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廻避僧
云衆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人說話雪
竇用他家裏事頌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不是作家誰能辨得何處不圓融

正刺既行諸侯避道正偏何必在安排若是安排何

處有今日作麼生兩頭不涉風行草偃水到渠成琉
璃古殿照明月圓陀陀地切忌認影且莫當頭忍俊
韓獹空上階不是這個蹉過了也逐塊作什麼打云
你與這僧同參

獹 龍都切通作盧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世目視
雲霄若出世便灰頭土面目視雲霄即是萬仞峯頭灰
頭土面即是垂手邊事有時灰頭土面即在萬仞峯頭
有時萬仞峯頭即是灰頭土面其實入鄽垂手與孤峯
獨立一般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作兩橛會所
以道垂手還同萬仞崖直是無你湊泊處正偏何必在
安排若到用時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頌洞山答處

後面道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階此正頌這
僧逐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底籃夜明珠死蛇
等十八般大綱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圓影
洞山答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其僧一似韓獹逐塊連
忙上階捉其月影相似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
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韓獹逐塊走到階上又
却不見月影韓獹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獹駿狗也中
山之兔狡兔也是其獹方能尋其兔雪竇引以喻這僧
也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爲人處麼良久云討甚兔子

呼 舉禾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天下被僧
跳不出無孔鐵鎚一箇鐵橛子過此二者是爲眞過

頂門上具一隻眼作什麼僧出問如何是眞過道什
麼一筆勾下有一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蒺
藜確確又問如何是眞諦道什麼兩重公案又有一
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蒺藜確確又問即心
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道什麼這箇垃圾堆
三段不同又一箇鐵蒺藜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蒺
藜確確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道什麼遭他第四
枸惡水來也又有一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
蒺藜確確且道落在什麼處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禾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爲
眞過此一則語出寶藏論學至無學謂之絕學所以道

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
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即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爲閑道
人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謂眞過
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山云解打鼓所謂
言無咮語無咮欲明這箇公案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
語不涉理性亦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
是衲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雪峯
輥毬禾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盡是向上拈提又
問如何是眞諦山云解打鼓眞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
諦萬物俱備眞俗無二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即心即佛
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即心即佛即易

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難少有人到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即是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爲宗旨謂之禾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又僧問淨果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脚底下一場懡㦬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日出後一場懡㦬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果云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懡㦬諸方謂之三懡㦬又保福問僧殿裏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老子僧云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云你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得恁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又如雪峯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機雪竇後面引一落索依雲門示衆頌出此公案

一拽石 寰中天子勑癩兒牽伴向上人恁麼來二般土塞外將軍令兩箇一狀領過同病相憐發機須是

千鈞弩若是千鈞也透不得不可輕酬豈爲死蝦蟆
象骨老師曾輥毬也有人曾恁麼來有箇無孔鐵鎚
阿誰不知爭似禾山解打鼓鐵橛子須還這老漢始
得一子親得報君知雪竇也未夢見在雪上加霜你
還知麼莫莽鹵也有些子儱儱侗侗甜者甜兮苦者
苦謝答話錯下注脚好與三十棒喫棒得也未便打
依舊黑漫漫

歸宗一日普請拽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那云拽石
去宗云石且從汝拽即不得動着中心樹子木平凡有
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木平有頌示衆云東山路窄西
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

成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作麼生
平云鐵輪天子寰中勅僧無語平便打所以道一拽石
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雪竇以千鈞之弩喻此話要
見他爲人處三十斤爲一鈞一千鈞則三萬斤若是獰
龍虎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鷦鷯小可之物必不可輕
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象骨老師曾輥毬
即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箇木毬一齊輥玄沙便作斫
牌勢雪峯深肯之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俱不如禾山
解打鼓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竇道爭似禾山解
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由莽莽鹵鹵
所以道報君知莫莽鹵也須是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

要不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雪竇雖然如是拈弄畢竟
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不讓如擊
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鉗鎚未
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看
四五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拶著這老漢堆山
積嶽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
布衫重七斤 果然七縱八橫拽却漫天網還見趙州
麽衲僧鼻孔曾拈得還知趙州落處麽若這裏見得
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苟或
未然老僧在你脚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却不
奈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老僧在你脚跟下佛
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
斤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上辨爭奈却
恁麽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易會却難見難則
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無你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
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
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看他恁麽向極則轉
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

他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
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盲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
頭豈不見僧問沐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
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
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
石頭大底大小看這般公案諸訛在什麽處雪竇
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頌出
編辟曾挨老古錐何必拶著這老漢挨拶向什麽處
去七片衫重幾人知再來不直半分錢直得口似匾
擔又却被他贏得一籌如今拋擲西湖裏還雪竇手
脚始得山僧也不要下載清風付與誰自古自今且

道雪竇與他酬唱與他下注脚一一子親得
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挨老古錐編
辟萬法教歸一一致這箇要挨拶趙州也不妨作家
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政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
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
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
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往洞庭翠峰有西湖也下載
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衆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
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峰雪峯來也是箇擔板
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
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

底擔一檐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着一時與他打疊
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
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
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用佛出世作什
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
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
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
還如曾闘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
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
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

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折去縛解粘如氷
凌上行劍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
則且置刹那便去時如何試舉看

四十六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 等閑垂一鈎不患聾問
什麼僧云雨滴聲不妨實頭也好箇消息清云衆生
顛倒迷已逐物 事生也慣得其便鐃鈎搭索還他本
分手脚僧云和尚作麼生 果然納敗缺轉槍來也不
妨難當却把搭頭倒刺人清云洎不迷已咄直得分
踈不下僧云洎不迷已意旨如何 拶著這老漢過殺
人前箭猶輕後箭深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養子之緣雖然如是德山臨濟向什麼處去不喚作

雨滴聲喚作什麼聲直得分踈不下

洎 巨至切 及也

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人一日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鶺鴒聲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咬蝦蟆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前頭公案更無兩般衲僧家於這裏透得去於聲色堆裏不妨自由若透不得便被聲色所拘這般公案諸方謂之煅煉語若是煅煉只成心行不見他古人為人處亦喚作透聲色一明道眼二明聲色三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細爭奈有窠臼在鏡清恁麼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却道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會喚作故意轉人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為人底手脚膽大不拘一機一境忒煞不惜眉毛鏡清豈不知是雨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探竿影草要驗這僧這僧也善挨拶便道和尚又作麼生直得鏡清入泥入水向他道洎不迷已其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為什麼也迷已須知驗他句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懞懂要勦絕此話更問道只箇洎不迷已意旨如何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一線道隨他打葛藤更向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雖然恁麼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鏡清只一句便與這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竇

頌云

虛堂雨滴聲從來無間斷大家在這裏作者難酬對果然不知山僧從來不是作者有權有實有放有收殺活擒縱若謂曾入流刺頭入膠盆不喚作雨滴聲喚作什麼聲依前還不會山僧幾曾問你來這漆桶還我無孔鐵鎚來會不會兩頭坐斷兩處不分不在這兩邊南山北山轉雳霈頭上脚下若喚作雨聲則瞎不喚作雨聲喚作什麼聲到這裏須是脚踏實地始得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雨聲則是迷已逐物不喚作雨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任是作者也難酬對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雨滴聲也不是若道不是雨滴聲也不是前頭頌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頌若道是入聲色之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譬如以指指月月不是指會與不會南山北山轉雳霈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用且道向什麼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卧併却咽喉唇吻

還辨得麽

【四十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多少人疑著千聖跳不出漏逗不少門云六不收斬釘截鐵八角磨盤空裏走靈龜曳尾眹兆未分時薦得已是第二頭眹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沒交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構若向眹兆未分時構得已是第二頭若向眹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向言句上辨明卒摸索不著且畢竟以何爲法身若是作家底聊聞舉着剔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孚上座本爲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孚下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爲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量邊事不見法身孚云畢竟如何即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孚如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道看孚云我從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麽情解且喜沒交涉更帶累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

見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諸多惹人
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要負你問頭應時應節
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處所以道一句透千
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你三十棒雪竇
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周而復始滴水滴凍費許多工夫作
什麼碧眼胡僧數不足三生六十劫達磨何曾覓
闍黎爲什麼知而故犯少林謾道付神光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從頭來已錯了也卷衣又說歸天竺一賺殺
一船人懷灑不少天竺浙江無處尋在什麼處始是
太平如今在什麼處夜來刺破你眼睛

也是無風起浪且道是法身是佛身放你三十棒
雪竇善能於無縫鑄處出眼目須出教人見雲門道六
不收雪竇爲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
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
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
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師
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
若向雲門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
付神光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手攜
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西嶺見達磨手攜
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聖開塔惟見遺下一隻履雪竇

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
且道爲什麼此土却有二三遞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
諸訛也須是構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
對乳峯宿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師便打云瞎

四十八 舉王太傅入招慶煎茶作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閑無
事大家着一隻眼惹禍來也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
一火弄泥團漢不會煎茶帶累別人朗翻却茶銚事
生也果然太傅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果然禍事
朗云捧爐神果然中他箭了也不妨奇特太傅云既
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却茶銚何不與他本分草料事
生也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錯指注是什麼語話

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太傅拂袖便去灼然作家許他
具一隻眼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
打野梩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具一隻眼也須是
明眼人點破始得朗云和尚作麼生拶着也好與一
拶終不作這般死郎當見解招云非人得其便果然
只具一隻眼道得一半一手擡一手搦雪竇云當時
但踏倒茶爐爭奈賊過後張弓雖然如是也未稱德
山門下客一等是潑郎潑賴就中奇特

梩 椿皆切 栝木根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久參招慶
一日因入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銚太傅也是箇
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銚便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

棒爐神不妨言中有響爭奈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
犯手不惟辜負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
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若論此事不在言
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傳拂袖便去似
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去江外打野
榔野榔即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橛謂之野榔用明朗上
座不向止處行却向外邊走朗拂云和尚又作麼生招
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以
所以道俊狗咬人不露牙滿山喏和尚云王太傳大似
相如奪璧直得鬚鬢衝冠蓋明招忍俊不禁難逢其便

大潙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傳拂袖便行放下茶銚呵呵
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逢不見寶掌諱胡釘鉸云
久聞胡釘鉸莫便是否胡云是諱云還釘得虛空麼胡
云請和尚破將來壽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自有多舌
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舉此前話州云你因什
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
奈何更教他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
胡於是有省京兆米七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
若有所見即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
紫瑞供奉聞說供奉解思盖經是否奉云是師云凡

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會意爭敢言註經師
遂令侍者將一椀水七粒米一隻筯在椀上送與供奉
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師意尚不會更說甚
佛意王太傅與朗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竇末後却道
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峰
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峰云淘
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
衆喫箇什麼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
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一等是什麼時節到
他用處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 箭不虛發偶爾成文不妨要妙 應機非

善巧 弄泥團漢有什麼限方木逗圓孔不妨撞着作
家 堪悲獨眼龍 只具一隻眼只得一橛 曾未呈牙爪
也無牙爪可呈說什麼牙爪也不得欺他 牙爪開你
還見麼雪竇却較些子若有恁麼手脚踏倒茶爐生
雲雷 盡大地人一時喫棒天下衲僧無着身處旱天
霹靂逆水之波經幾回 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成風此出
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擲補之時有少泥落
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爲你取鼻端
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
斲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謂二俱巧妙

朗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竇道來問若成風
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
奇特爭奈未有拏雲攫霧底爪牙雪竇傍不肯忍俊不
禁代他出氣雪竇暗去合他意自頌他踏倒茶爐語牙
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門道不望你有逆水
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劫不
忘朗上座與明招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
倒茶爐

垂示云七穿八穴攙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顧後踞虎
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未為奇特且道
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四十九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 不妨縱橫
自在此問太高生你合只自知何必更問 峯云待汝
出網來向汝道 減人多少聲價作家宗師天然自在
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迅雷霹靂可
煞驚羣一任踔跳 峯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勝負放
過一着此語最毒

雪峰三聖雖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拶未分勝負在且道
這二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濟受訣徧歷諸方皆
以高賓待之看他致箇問端多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
理性佛法却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為食且道他意作麼
生透網金鱗尋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為食雪

峯是作家四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解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超倫絶類得大受用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雪峯是作家不妨減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看他兩家把定封疆壁立萬仞若不是三聖只此一句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雪峯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得恁麼頑慢他作家相見一擒一縱逢强即弱遇賤即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夢見雪峯在看他二人最初孤危峭峻末後二俱死郎當且道還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三聖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

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三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三聖便禮拜他是臨濟眞子方敢如此酬唱雪竇末後只頌透網金鱗顯他作家相見處頌云

透網金鱗 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何似生千聖不奈何休云滯水 向他雲外立活潑潑地且莫鈍置好搖乾蕩坤 作家作家未是他奇特處放出又何妨振鬣擺尾 誰敢辨端倪做得箇伎倆賣弄出來不妨驚群千尺鯨噴洪浪飛 轉過那邊去不妨奇特盡大地人一口吞盡一聲雷震清飆起 有眼有耳如聾如盲誰不

悚然清飆起在什麼處凹天上人間知幾幾雪峯牢
把陣頭三聖牢把陣脚撒土撒沙作什麼打云你在
什麼處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頌了也既是透
網金鱗豈居滯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且道二
六時中以何爲食諸人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定
當看雪竇道此事隨分拈弄如金鱗之類振鬣擺尾時
直得乾坤動搖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聖道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浪相似一聲雷震
清飆起頌雪峯道老僧住持事繁如一聲雷震清飆起
相似大綱頌他兩箇俱是作家清飆起天上人間知幾

幾且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飆者風也當清飆起時天
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絶方便機機相應句句相投儻非
入大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衡佛祖龜鑑宗乘且
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横如何道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十五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 天下衲僧盡在草裏
作窠窟滿口含霜撒沙撒土作什麼門云鉢裏飯桶
裏水 布袋裏盛錐金沙混雜將錯就錯含元殿裏不
問長安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裏若定當
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有斬釘截鐵句此一

句中具三句有底問着便道鉢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
滴滴皆濕若恁麼會且不見雲門端的爲人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 露也撒沙撒土作什麼漱口三年始
得多口阿師難下觜縮却舌頭識法者懼爲什麼却
恁麼舉北斗南星位不殊 喚東作西作什麼坐立儼
然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白浪滔天平地起 脚下
深數丈賓主互換驀然在你頭上你又作麼生打擬
不擬 蒼天蒼天咄 止不止 說什麼更添怨苦箇箇無
裩長者子郎當不少傍觀者哂
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絶無孔鐵
鎚重下楔後面又頌馬祖離四句絶百非話道藏頭白

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若於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
頌雪竇當頭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有響句裏呈機
多口阿師難下觜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你若向這裏
要求玄妙道理計較轉難下觜雪竇只到這裏也得他
愛恁麼頭上先把定恐衆中有具眼者覷破也到後面
須放過一着俯爲初機打開頌出教人見北斗依舊在
北南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
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瀾又作麼生若向事上覷
則易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着這箇如鐵橛子相似
擺撥不得插觜不得你若擬議欲會而不會止而不止
亂呈懞袋正是箇箇無裩長者子寒山詩道六極常嬰

苦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勢閉蓬門日上巖猶暗
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視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五

此集自大慧一炬之後而又重罹兵燹
世鮮善刻今得同本板正頗完猶恐中
間亥豕魯魚不無一二
四方具眼高人為是正之抄録
見教當復改寛俾成金英禪宗幸甚
隅中書隠白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六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索且道
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這裏若有一絲毫解路猶滯言
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饒便到獨脫處未免萬
里望鄉關還構得麼若未構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
試舉看

一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作什麼一狀領過峯
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鬼眼睛無孔笛
子擎頭戴角僧亦云是什麼泥彈子氈拍板箭鋒相
拄峯低頭歸庵爛泥裏有刺如龍無足似蛇有角說
中難為措置僧後到巖頭也須是問過始得同道方

知頭問什麼處來也須是作家始得這漢往往納敗
闕若不是同參洎乎放過僧云嶺南來傳得什麼消
息來也須是通箇消息還見雪峯麼頭云曾到雪峯
麼勘破了多時不可道不到僧云曾到實頭人難得
打作兩橛頭云有何言句便恁麼去也僧舉前話便
恁麼去也重重納敗闕頭云他道什麼好勞口便打
失却鼻孔了也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又納敗闕你
且道他是什麼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
癩兒牽伴不必須彌也須粉碎且道他圈繢在什麼
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已是不惺惺正賊去了

多時賊過後張弓頭云何不早問好與掀倒禪床過
也僧云未敢容易這棒本是這僧喫穿却鼻孔停囚
長智已是兩重公案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
我同條死漫天網地要識末後句只這是賺殺一船
人我也不信洎乎分疎不下
大凡扶竪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明殺活擒
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問便問逢答便答殊不
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雪峯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
雪峯見解只到恁麼處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一事
虛煩他二老宿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天下人
成節角諸訛分疎不下且道節角諸訛在什麼處雪峯

雖遍歷諸方末後於鰲山店巖頭因而激之方得勦絶
大徹巖頭後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懸一板有
人過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遂從蘆葦間舞棹而出
雪峯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久參底人雪峯見來以手
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如今有底恁麼問着便去他
語下咬嚼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什麼峯低頭歸庵
往往喚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着有底道雪峯
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知雪峯意有毒害處
雪峯雖得便宜爭奈藏身露影這僧後辭雪峯持此公
案令巖頭判既到彼巖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
云曾到雪峯麼若要見雪峯只此一問也好急着眼看

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
管逐他語脉轉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
這僧殊不知巖頭着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回了也巖
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
不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强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
地不分緇素懷一肚皮疑眞箇道雪峯不會至夏末再
舉前話請益巖頭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
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毛諸人畢竟作
麼生會雪峯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齋晚德山托鉢
下至法堂峯云鐘未鳴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什麼處

去山無語低頭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
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僧
那頭密啓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頭於僧堂
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
他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峯見德山無
語將謂得便宜殊不知着賊了也蓋爲他曾着賊來後
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有者道
巖頭勝雪峯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機示衆云明眼
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物爲下這末後句設使親見祖
師來也理會不得德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
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雪竇拈云曾聞說箇獨

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
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
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
千差如荊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世
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
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雪竇頌云
末後句已在言前將謂眞箇覷着則瞎爲君說舌頭
落也說不着有頭無尾有尾無頭明暗雙雙底時節
葛藤老漢如牛無角似虎有角彼此是恁麼同條生
也共相知是何種族彼此沒交涉君向瀟湘我向秦
不同條死還殊絕拄杖子在我手裏爭怪得山僧你

鼻孔爲什麼在別人手裏還殊絕還要喫棒麼有什
麼摸索處黃頭碧眼須甄別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我
也恁麼他人却不恁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南
北東西歸去來收脚跟下猶帶五色線在乞你一條
拄杖子夜深同看千巖雪猶較半月程從他大地雪
漫漫塡溝塞壑無人會也只是箇瞎漢還識得末後
句麼便打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落草相爲
頌則煞頌只頌毛彩柴子若要透見也未在更敢開大
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節與你開一綫路亦與你一句
打殺了也末後更與你注解只如招慶一日問羅山云

巖頭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召云
大師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謝而去三日後又
問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看不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
也慶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恁麼據大師疑處問將
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當時
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慶同生亦同死時如何慶云合
取狗口僧云大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
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
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會下
有僧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
東勝身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

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絕釋迦達磨摸索不著南北東西歸去來有此子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明雙暗是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納僧試甄別看

舉僧問趙州父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也有人來拶虎鬚也是納僧本分事州云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僧云得其便這老漢賣身去也僧云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一網打就直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一死更不再活

實若切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約者即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他道父響趙州石橋

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道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鈎他這僧果然上鈎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來只是尋常閒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難湊泊一日與首座看石橋州乃問首座是什麽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時向什麽處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橋時着下手處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麽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為什麽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適來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州

云大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實安穩處爲人
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此機甚妙雪竇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須是到這田地始得言猶在耳還
他本分草料入海還須釣巨鼇坐斷要津不通凡聖
鰕蜆螺蚌不足問大丈夫漢不可兩兩三三堪笑同
時灌溪老也有恁麼人曾恁麼來也有恁麼用機關
底手脚解云劈箭亦徒勞猶較半月程似則似是則
未是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爲人處不立玄妙
不立孤危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擊碎須彌海底生塵
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之道所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

方高壁立萬仞顯佛法奇特靈驗雖然孤危峭峻不如
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轆轆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
自高機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
鼇看他具眼宗師等閑垂一語用一機不釣鰕蜆螺蚌
直釣巨鼇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堪笑
同時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久響灌溪及乎到來只見
箇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
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問黃龍久響黃龍及乎到來
只見箇赤斑蛇龍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
如何是黃龍龍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
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噉去也龍云謝子

供養此總是立孤危是則也是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
尋常用底所以雪竇道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
龍即且致趙州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
垂示云徧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着着有出身之
機句下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人畢竟向什麼
處休歇試舉看

三十三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兩箇落草漢
草裏輥驀頭作什麼大師云是什麼和尚合知這老
漢鼻孔也不知丈云野鴨子鼻孔已在別人手裏只
管供款第二杓惡水更毒大師云什麼處去也前箭
猶輕後箭深第二回啗啄也合自知丈云飛過去也
只管隨他後轉當面蹉過大師遂扭百丈鼻頭父母
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裏捩轉鎗頭裂轉鼻孔來也
丈作忍痛聲只在這裏還喚作野鴨子得麼還識痛
痒麼大師云何曾飛去莫瞞人好這老漢元來只在
鬼窟裏作活計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馬大師無風起浪諸人要
與佛祖為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參取馬祖大師看
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卅歲離塵三學
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為侍者及
至再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
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

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為什麼却恁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丈便省而扭他鼻孔文作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今有底錯會纔問着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為人須為教徹見他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馬祖當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須是逢境遇緣究竟轉教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地明肉若只依草附木認箇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

雖似昭昭靈靈却不住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眾纔集百丈出卷却歸叢席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你為什麼便卷却席百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你昨日向甚處留心百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你深知今日事百丈乃作禮却歸待者寮問侍者問云你哭作什麼百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百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為什麼却笑百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後阿轆轆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

寶頌云

野鴨子成群作隊又有一隻知何許用作什麼如麻似粟馬祖見來相共語打葛藤有什麼了期說箇什麼獨有馬祖識箇俊底話盡山雲海月情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知他打葛藤多少依前不會還飛去因莫道他不會言飛過什麼處去欲飛去鼻孔在別人手裏已是與他下注脚了也却把住老婆心切更道什麼道道什麼道不可也教山僧道不可作野鴨子叫蒼天蒼天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不知向什麼處去

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少馬祖見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語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爲他意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欲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竇轉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錯若不作忍痛聲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

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看

一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探竿影草不可道東西南北僧云西禪果然可煞實頭當時好與本分草料門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深辨來風也似和尚相似寐語僧展兩手敗闕了也

勾賊破家不妨令人疑著門打一掌據令而行好打
快便難逢僧云某甲話在你待要翻款那却似有攙
旗奪鼓底手脚門却展兩手嶮駕與青龍不解騎僧
無語可惜門便打不可放過此棒合是雲門與何故
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闍黎合與多少放過一著若不
放過合作麼生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
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說話這僧也
不妨是箇作家却倒去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
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
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

所以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看他雲門
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
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人刀活人劍須是這僧始得千
兵易得一將難求凜凜威風四百州坐斷天下人舌
頭蓋天蓋地却問不知何太嶮不可盲枷瞎棒雪竇
元來未知在闍黎相次着也師云放過一着若不放
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節擊禪床一下

雪竇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所以道虎
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
旨雪竇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

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
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
却問不知何太嶮不妨有嶮處雪竇云放過一着且道
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憚
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
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擊
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諸訛於據虎頭收虎尾處壁立千仞
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為人處也無試舉看

五十五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邪死邪道

什麼好不惺惺這漢猶在兩頭吾云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買帽相頭老婆心切源云
為什麼不道蹉過了也果然錯會吾云不道不道惡
水驀頭澆前箭猶輕後箭深回至中路太惺惺源云
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却較些子罕
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似這般不唧嚕漢入地獄如
箭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再三須重事就身打劫
這老漢滿身泥水初心不改源便打好打且道打他
作什麼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後道吾遷化源到石霜
舉似前話知而故犯不知是不是是則也大奇霜云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可煞新鮮這般茶飯却元來有

人喫源云爲什麼不道語雖一般意無兩種且道與
前來問是同是別霜云不道不道天上天下曹溪波
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源於言下有省瞎漢且
莫瞞山僧好源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
西過東也是死中得活好與先師出氣莫問他且看
這漢一場懡㦬霜云作什麼隨後婁藪也源云覓先
師靈骨喪車背後拋藥袋悔不慎當初你道什麼霜
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也須還他
作家始得成群作隊作什麼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
太遲生賊過後張弓好與一坑埋却源云正好着力
且道落在什麼處先師曾向你道什麼這漢從頭到

尾直至如今出身不得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大
衆見麼閃電相似是什麼破草鞋猶較些子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木云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若向
句下便入得言下便知歸只這便是透脫生死底關鍵
其或未然往往當頭蹉過看他古人行住坐卧不妨以
此事爲念纔至人家弔慰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
死邪道吾不移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漸源當面蹉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
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猶自不惺惺回
至中路又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
漢識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

切更向他道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雖然如是却
是他贏得一籌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爲他漸源得恁麼
不瞥地道吾既被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
事探得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慈源後
來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比丘身得度者
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
爭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古人道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
却有底情解道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
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着若恁麼會作麼生得平穩去
若脚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賢女遊屍陁林遂指
屍問云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大姊云作麼作麼一衆

齊證無生法忍且道有幾箇千箇萬箇只是一箇漸源
後到石霜舉前話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
云爲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將鍬子
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意欲呈已見解霜果問
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云我這
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他既是覓先
師靈骨石霜爲什麼却恁麼道到這裏若於生也不道
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
作道理擬議尋思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着力看他悟
後道得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聲
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原孚云先師

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落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作麼生是着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可容易過日可惜許時光雪竇頌云

兔馬有角斬可煞奇特可煞新鮮牛羊無角斬成什麼模樣瞞別人即得絕毫絕氂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你向什麼處模索如山如嶽在什麼處平地起波瀾舉着你鼻孔黃金靈骨今猶在截却舌頭塞却咽喉拈向一邊只恐無人識得伊白浪滔天何處着放過一着脚跟下蹉過眼裏耳裏着不得無處着果然却較些子果然沒溺深坑隻履西歸曾失却祖禰不了累及兒孫打云為什麼却在這裏

雪竇徧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中具三句底鉗鎚向難道處道破向撥不開處撥開去他緊要處頌出直道兔馬有角牛羊無角且道兔馬為什麼有角牛羊為什麼却無角若透得前話始知雪竇有為人處有堵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為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箇了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嶽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竇渾淪地吐在

你面前了也末後皆是據款結案黃金靈骨今猶在白
浪滔天何處着此須石霜與大原孚語爲什麼無處着
隻復西歸曾失却靈龜曳尾此是雪竇轉身爲人處古
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爲什麼却
競頭爭
垂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曾西來
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求殊不知自己
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千聖亦摸索不着只如今見不
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
且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五十六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 峻不妨奇特

不妨是箇猛將山云放出關中主看 劈面來也也要
大家知主山高按山低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 見機
而作已落第二頭山云更待何時 有擒有縱風行草
偃良云好箭放不着所在便出 果然擬待翻款那第
二棒打人不痛山云且來闍黎 呼則易遣則難喚得
回頭堪作什麼良回首 果然把不住中也 山把住云
一鏃破三關即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 虎口裏橫身
逆水之波見義不爲無勇也 良擬議 果然摸索不着
打云可惜許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令合
恁麼有始有終頭正尾正這箇棒合是欽山喫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員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墜

鞭閃鞳末後可惜許弓折箭盡雖然如是李將軍自有
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這箇公案一出一入一擒一
縱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
機稱虧些子力量便有顛蹶這僧亦是箇英靈底衲子
致箇問端不妨驚羣欽山是作家宗師便知他問頭落
處鏃者箭鏃也一箭射透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
透得則且置試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
也不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看他恁麼祗對欽山所
問更無些子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好箭放不着所
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麼道便喚云且來闍黎良
禪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

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後
與他念一道呪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今禪和子盡
道為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
問道試與欽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
箇公案須是胷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
外方能有一句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
卒摸索不着當時這僧若是箇漢欽山也大嶮他既不
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
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中也常頭蹉過退後退後放箭之
徒莫莽鹵一死不再活大諳訛過了取箇眼兮耳必

聾左眼半片放過一着左邊不前右邊不後捨箇耳
兮目雙瞽右眼八兩只得一路進前則墮坑落塹退
後則猛虎銜脚可憐一鏃破三關全機恁麼來時如
何道什麼破也墮也的的分明箭後路死漢咄打云
還見麼君不見癩兒牽伴打葛藤去也玄沙有言兮
那箇不是玄沙大丈夫先天爲心祖一句截流萬機
寢削鼻孔在我手裏未有天地世界已前在什麼處
安身立命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頌號曰歸
宗宗門中謂之宗昔之說後來同安聞之云良公善能
發箭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
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似欽山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
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與君放
出關中主開眼也着合眼也着有形無形盡斬爲三段
放箭之徒莫莽鹵若善能放箭則不莽鹵若不善放則
莽鹵可知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雙瞽且道取
箇眼爲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爲什麼却雙瞽此語無取
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
分明箭後路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
出關中主看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
麼生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尋常以
心爲祖宗極則這裏爲什麼却於天地未生已前猶爲

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識得關中主的的分明
箭後路若要中的箭後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
路也須是自着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爲心祖玄沙常
以此語示衆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雪竇用爲玄沙語
如今參學者若以此心爲祖宗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
會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天地未分已是第二
頭且道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先天地
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
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且作麼生祖向他道若向
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爲分
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這
鐵蒺藜多少人吞不得大有人疑着在滿口含霜州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平地上起骨堆衲僧鼻孔一
時穿却金剛鑄鐵券僧云此猶是揀擇果然隨他轉
了也授着這老漢州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山高
石裂僧無語放你三十棒直得目瞪口呿 庫 式夜切音舍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劈頭便道
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
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
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倒去問他若向語上覓此僧却
驚天動地若不在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這箇

些子關捩子須是轉得始解捋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始得這僧也不顧危亡敢捋虎鬚便道此猶是揀擇趙州劈口便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若問着別底便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向動不得處動向轉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切惡毒言句乃至千差萬狀世間戲論皆是醍醐上味若到着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片田庫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雪竇頌云

似海之深是什麼度量淵源難測也未得一半在如山之固什麼人撼得猶在半途蚊蝱弄空裏猛風也

有恁麼底果然不料力可煞不自量螻蟻撼於鐵柱同坑無異土且得沒交涉闍黎與他同參揀兮擇兮擔水河頭賣道什麼趙州來也當軒布鼓已在言前一坑埋却如麻似粟打云塞却你咽喉

雪竇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猶是揀擇雪竇道這僧一似蚊蝱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柱雪竇賞他膽大何故此是上頭人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亦不放他便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雪竇末後提起教活若識得明白十分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五十八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 兩重公案也是疑人處踏着秤鎚硬似鐵猶有這箇在莫以已妨人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面亦不知語直胡孫喫毛蟲蚊子咬鐵牛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棒喝這僧問得來也甚奇怪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州是作家只向伊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亦不輕他只恁麼會直是當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較不見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住持將袈裟裹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脫去縱奪在我既是一問一答歷歷現成爲什麼趙州却道分疎不下且道是時人窠窟否趙州在窠窟裏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嚬呻 富貴中之富貴誰人不悚然好箇消息獅子哮吼 作家中作家百獸腦裂好箇入路無味之談相罵饒你接觜鐵柱子相似有什麼咬嚼處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起誰知

銅城

別有好思量塞斷人口相唾饒你潑水咦闍黎道甚麼南北東西有麼有麼天上天下蒼天蒼天烏飛兔走自古自今一時活埋

趙州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不下似象王嚬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走雪竇若無末後句何處更有雪竇來既是烏飛兔走且道趙州雪竇山僧畢竟落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括地越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涅槃妙心干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箇什麼人恩力便得恁麼試舉看

五十九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再運前來道什麼三重公案纔有語言是揀擇滿口含霜和尚如何爲人拶着這老漢因州云何不引盡這語賊是小人智過君子白拈賊騎賊焉趂賊僧云某甲只念到這裏兩箇弄泥團漢逢着箇賊探根難敵手州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畢竟由這老漢被他換却眼睛捉敗了也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擒縱殺活得恁麼自在諸方皆謂趙州有逸羣之辯趙州尋常示衆有此一篇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

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
事即得禮拜了退後來這僧只拈他釁罅處去問他問
得也不妨奇特爭奈只是心行若是別人奈何他不得
爭奈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盡這語這僧也會轉身
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一似安排相似趙州隨聲
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謂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
別休咎還他本分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鋩
不着計較自然恰好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無句也
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離四句絕百非何故若
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着眼看方見若或擬議
躊躇不免喪身失命雪竇頌云

躊躇 上音疇下音除猶豫不進也

水灑不着說什麼太深遠生有什麼共語處風吹不
入如虛空相似硬剝剝地望空啓浩虎步龍行他家
得自在不妨奇特鬼號神泣大衆掩耳草偃風行闍
黎莫是與他同參頭長三尺知是誰怪底物何方聖
者見麼見麼相對無言獨足立咄縮頭去放過一着
山龜放過即不可便打

水灑不着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你啗啄處
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驟這僧只得一場懡
㦬非但這僧直得鬼也號神也泣風行草偃相似末後
兩句可謂一子親得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
立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頸長二

下雪竇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也不識雪竇一時
脫體畫却趙州眞箇在裏了也諸人須子細着眼看
垂示云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己寧有等差爲什
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頭坐斷要津放過即
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不消一捏且作麼生是撥轉話
頭處試舉看
[illegible]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點化在臨時殺人刀活人劍
換却你眼睛了也拄杖子化爲龍何用周遮用化作
什麼吞却乾坤了也天下衲僧性命不存還碍着咽
喉麼闍黎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爭奈

這箇何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若道有則瞎若道無則死還見雲門爲人處
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人不會他雲門獨露處却道即
色明心附物顯理且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可
不知此議論何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便搽胡
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更何必
單傳心印諸人既是祖師門下客還明得單傳底心麼
胷中若有一物山河大地縱然現前胷中若無一物外
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神會何故一會一
切會一明一切明長沙道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

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
陰界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即色
明心附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且道是那
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纔拈起拄杖子
便見縱橫妙用恁麼說話早是葛藤了也何況更化爲
龍慶藏主云五千四十八卷還曾有恁麼說話麼雲門
每向拄杖處拈掇全機大用活潑潑地爲人芭蕉示衆
云衲僧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標形虛事
褫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燈佛時布髮掩泥以
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
草云建梵刹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

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人問如
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麼莫是撫掌一下麼總是弄
精魂且喜沒交涉雪竇頌云

褫 音馳

拄杖子吞乾坤道什麼只用打狗徒說桃花浪奔撥
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也不在拏雲攫霧處說
得千徧萬徧不如手脚羅籠一徧燒尾者不在拏雲
攫霧左之右之老僧只管看也只是一箇乾柴片曝
腮者何必喪膽亡魂人人氣宇如王自是你千里萬
里爭柰悚然拈了也謝慈悲老婆心切聞不聞不免
落草用聞作什麼直須灑灑落落殘羹餿飯乾坤大
地甚處得來休更紛紛紜紜舉冷者先犯相次到你

頭上打云放過則不可七十二棒且輕恕山僧不曾
行此令據令而行賴值得山僧一百五十難放君正
令當行豈可只恁麼了直饒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堪
作什麼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雪竇龍頭
蛇尾作什麼

曝 音僕日乾也通作暴又薄報切

雲門委曲爲人雪竇截徑爲人所以撥却化爲龍不消
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大意免人情解更道
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化爲龍也蓋禹門有三級浪每
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逆水而躍過浪者即化爲龍雪
竇道縱化爲龍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魚過
禹門自有天火燒其尾拏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

爲龍亦不在拏雲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清涼
疏序云積行菩薩尚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
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猶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
而回困於死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既點額而
回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掃
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落云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
紛紛紜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恕雪竇爲
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
錯會却只筭數目合是七十五棒爲什麼却只七十二
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先
後人去穿鑿雪竇所以引用直饒眞箇灑灑落落正好

與你七十二棒猶是輕恕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放君一時頌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爲雖然恁麼也無一箇皮下有血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六

嵎中書隱鼎刊圜悟碧巖録幸已訖事回方禪友或收得祖庭事苑萬善同歸録及禪宗文字世罕刊本者幸乞見木當爲繡梓以廣禪學此亦方便接引之一端也告毋令玉幸甚　稟白

WA 6
59
3

旧請求記号
貴3-30

WA 6
59
4

碧巖集

卷七、八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類 釈
函 別ろ
架 四
號
冊 五
貴重圖書
WA 6
59
4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蛇別緇素須是作家知識劒刃上論殺活棒頭上別機宜則且置且道獨據甯中事一句作麼生商量試舉看

舉風穴垂語云興雲致雨也要為主為賓若立一塵我為法主於法自在花簇簇錦簇簇家國興盛不是他屋裏事不立一塵家國喪亡一切處掃蹤滅跡失却眼睛和鼻孔失屋裏事雪竇拈拄杖云須是壁立千仞始得達磨來也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還我話頭來雖然如是要平不平之事須於雪竇商量始得還知麼若知許

東京國會圖書館藏

全

你自由自在若不知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只如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一塵即是不立一塵即是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始得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他是臨濟下尊宿直下用本分草料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意在立國安邦須藉謀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翔乃太平之祥瑞也他三家村裏人爭知有恁麼事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風颯颯地野老爲什麼出來謳歌只爲家國喪亡洞下謂之轉變處更無佛無衆生無是無非無好無惡絶音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瞖又云金屑眼中瞖

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爲奇特到箇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更說心說性說玄說妙都用不着何故他家自有神仙境南泉示衆云黃梅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不得他衣鉢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又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顰蹙或謳歌且道作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須知野老門前別有條章雪竇雙提了却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當時若有箇漢出來道得一句互爲賓主免得雪竇這老漢後面自點胷

野老從教不展眉 三千里外有箇人美食不中飽人

奧且圖家國立基太平一前大家短要行即行要
住即住盡乾坤大地是箇解脫門你作麼生立謀臣
猛將今何在有麼有麼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且莫點
曾萬里清風只自知旁若無人教誰掃地也是雲居
羅漢

適來雖提了也這裏却只拈一邊放一邊藏長補短捨
重從輕所以道野老從教不展眉我且圖家國立雄基
謀臣猛將今何在雪竇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
僧麼一似道還有謀臣猛將麼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
所以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還有相知者麼出來一坑
埋却萬里清風只自知便是雪竇點曾處也

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
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縱有擒且道什麼人
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休向鬼窟裏作活計蹉過了也中有一寶在
什麼處光生也切忌向鬼窟裏覓秘在形山拂點拈
燈籠問佛殿裏猶可商量將三門來燈籠上雲門大
師是即是不妨諸訛猶較些子若子細撿點將來未
免屎臭氣

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且道
雲門意在燈籠上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

句雲門拈來示衆肇公時於後秦逍遙園造論寫維摩
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爲師又參尼棺寺
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
其堂奥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
陰衆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
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
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賸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
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
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已

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
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即
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即
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
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
堂顯現往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
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
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爲寶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
所以動轉不得開發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
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

測度得麽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
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又云
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刃翦却令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
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
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
路微塵諸佛在你脚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
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
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
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爲什
麽從這裏過恐你死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
醐上味若識不得反爲毒藥也所以道了了了時無可

了玄玄玄處直須呵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
着而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佗本分宗師終不將實
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麽
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着眼用看作什麽驪龍玩珠古岸何人把釣
竿孤危甚孤危壁立甚壁立賊過後張弓腦後見腮
莫與往來雲冉冉打斷始得百匝千重灸脂帽子鶻
臭布衫水漫漫左之右之前遮後擁明月蘆花君自
看看着則瞎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末後句
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爲人處他向雲門示衆後面

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便作瞠眉瞠眼會且
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
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若只向
瞠眉努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看看雲門如
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蘆花
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
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

瞠 抽庚切直視也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着眼若也
電轉星飛便可傾湫倒嶽衆中莫有辨得底麼試舉看

三六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不是今日合鬧也一
場漏逗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 正令當行十
方坐斷這老漢有定龍蛇手脚衆無對 可惜放過一
隊漆桶堪作什麼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泉斬貓兒爲
兩段快哉快哉若不如此盡是弄泥團漢賊過後張
弓已是第二頭未舉起時好打

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且道意旨如何這斬
貓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
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匝匝地
作盡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
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貓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
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
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其實當時元

軒作斬可

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軒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辜負南泉去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語句上走南泉恁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着雪竇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 親言出親口一句道斷據款結案

撥動煙塵不柰何 看你作什麼折合現成公案也有些子賴得南泉能舉令 舉拂子云一似這箇王老師猶較些子好箇金剛王寶劍用切泥去也 一刀兩段任偏頗 百雜碎忽有人按住刀看他作什麼不可放過也便打

頗 普禾切偏也音披

兩堂俱是杜禪和雪竇不向句下死亦不認驢前馬後有撥轉處便道撥動煙塵不柰何雪竇與南泉把手共行一句說了也兩堂首座沒歇頭處到處只管撥動煙塵柰何不得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收得淨盡他爭柰前不構村後不送店所以道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有偏頗且道南泉據什麼令

四六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 也須是同心同意始得同道者方知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 不免拖泥帶水

南泉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唱指相應知音者少將錯就錯

趙州乃南泉的子道頭會尾與著便知落處南泉晚間復舉前話問趙州是老作家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貓兒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即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佗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見他全機大用他道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作貓兒有者道得即不斬便戴草鞋出去自是你斬貓兒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魂殊不

知古人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他父子相投機鋒相合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見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頌云

公案圓來問趙州言猶在耳不消更斬喪車脊後懸

藥錢長安城裏住閑遊得恁麼快活得恁麼自在信手拈來真不可教你恁麼去也草鞋頭戴無人會

也有一箇半箇別是一家風明頭也合暗頭也合歸到家山即便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只為你無風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麼恁麼也

大奇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喜藏主道如人結案相似八棒是八

側六切塞也　盍　克盍切石聲同音榼

棒十三是十三已斷了也却拈來問趙州州是他屋裏人會南泉意旨他是透徹底人從着磕着便轉具本分作家眼腦纔聞舉着剔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遊漏逗不少古人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云長安甚鬧我國晏然也須是識機宜別休咎始得草鞋頭戴無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無許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證方見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且道而今作麼生會歸到家山即便休什麼處是家山他若不會必不恁麼道他既會且道家山在什麼處便打

垂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徧剎海而不煩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

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事試看

五六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雖然如是屋裏人也有些子香氣雙劍倚空飛賴是不問世尊良久莫謗世尊其聲如雷坐者立者皆動他不得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伶俐漢一撥便轉盤裏明珠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不妨令人疑着也要大家知錮鑪着生鐵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且道喚什麼作鞭影打一拂子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拾得口喫飯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或道無

言便是又何消祖師西來作什麼只如從上來許多公
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這一則公案話會者不少有底
喚作良久有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然不對且喜沒
交涉幾曾摸索得着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亦不離
言句中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看他外道省悟
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
道是箇什麼天衣懷和尚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
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百丈
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此話法眼一日問你看什麼因
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你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
住你擬向良久處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衆云

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翠
巖真點胷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白一一交羅外道會
四維陁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
問端要坐斷釋迦老子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
省去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
作麼生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道雙眼貫
五天溈山真如拈云外道懷藏至寶世尊親爲高揭森
羅顯現萬象歷然且畢竟外道悟箇什麼如趂狗逼墻
至極則無路處他須回來便乃活鱍鱍地若計較是非
一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阿難問
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

而行後來諸方便道又被風吹別調中又云龍頭蛇尾什麼處是世尊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真如云阿難金鐘再擊四衆共聞雖然如是大似二龍爭珠長他智者威獰雪竇頌云

機輪曾未轉在這裏果然不動一絲毫轉必兩頭走不落有必落無不東則西左眼半斤右眼八兩明鏡忽臨臺還見釋迦老子麼一撥便轉破也破也敗也敗也當下分妍醜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好與三十棒還見釋迦老子麼妍醜分兮迷雲開放一線道許你有箇轉身處爭柰只是箇外道慈門何處生塵埃徧界不曾藏退後退後達磨來也因思良馬窺鞭影我有拄杖子不消你與我且道什麼處是鞭影處什麼處是良馬處千里追風喚得回騎佛殿出三門去也轉身即錯放過即不可便打喚得回鳴指三下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拗折拄杖子向什麼處去雪竇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機乃千聖靈機輪是從來已來諸人命脉不見古人道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璧秦主相如總喪身外道却是把得住作得主未嘗動着何故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豈不是全機處世尊會看風使帆應病與藥所以良久全機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便阿轆轆地轉亦不

轉向有亦不轉向無不落得失不拘凡聖二邊一時坐斷世尊纔良久他便禮拜如今人多落在無不然落在有只管在有無處兩頭走雪竇道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這箇不曾動着只消箇良久如明鏡臨臺相似萬象不能逃其形質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是什麼處是外道入處到這裏須是箇箇自參自究自悟自會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住坐臥不問高低一時現成更不移易一絲毫纔作計較有一絲毫道理即礙塞殺人更無入作分也後面頌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當下忽然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

你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見世尊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追風之馬見鞭影而便過千里教回即回雪竇意賞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撥便轉一喚便回若喚得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點破是撒沙

垂示云當機覿面提陷虎之機正按傍提布擒賊之略明合暗合雙放雙收解弄死蛇還佗作者

六十六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 未開口時納敗缺了也穿過髑髏要知來處也不難 僧云西京來 果然一箇小賊頭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 平生不曾做草賊不懼

頭落便恁麼問好大膽僧云收得敗也未識轉身處
茅廣漢如麻似粟巖頭引頸近前云囚也須識機宜
始得陷虎之機是什麼心行僧云師頭落也只見雖
頭利不見鑿頭方識甚好惡着也巖頭呵呵大笑盡
天下衲僧不奈何欺殺天下人尋這老漢頭落處不
得僧後到雪峰依前顢頇懞懂這僧往往十分[illegible]敗
缺去峰問什麼處來不可不說來處也要勘過僧云
巖頭來果然納敗缺峰云有何言句舉得不免喫棒
僧舉前話便好趕出雪峰打三十棒趕出雖然斬釘
截鐵因甚只打三十棒拄杖子也未到折在且未是
木分何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不是同參爭辨端

的雖然如是且道雪峯巖頭落在什麼處
大凡挑囊負鉢撥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脚眼始得這僧
眼似流星也被巖頭勘破了一串穿却當時若是箇漢
或殺或活舉着便用這僧研郎當却道收得似恁麼行
脚閻羅老子問你索飯錢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
雪峯當時若有些子眼筋便解瞥地去豈不快哉這箇
因緣有節角諸訛處此事雖然無得失得失甚大雖然
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龍牙行脚時致箇
問端問德山學人仗鏌鋣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
頸近前云囚龍牙云師頭落也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
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

無語則且置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焚香遥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僧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也救得有什麽用處這箇公案與龍牙底一般德山歸方丈則暗中最妙巖頭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横行這僧當時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檢責於巖頭門下已是一場蹉過看他雪峯老人是同參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破只打三十棒趕出院可以光前絶後這箇是拈作家衲僧鼻孔爲人底手段更不與他如之若何教他自悟去本分宗師爲人有時籠罩不教伊出頭有時放令死郎當地却須有出身處大小大巖頭雪峯到被箇喫飯

禪和勘破只如巖頭道黄巢過後還收得劍麽諸人且道這裏合下得什麽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峯行棒趕出這裏諸訛若不曾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透脫生死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覷這機關轉處若擬議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黄巢過後收得劍麽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看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與西京僧如隔海在眞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箇做尾定也雪竇頌云

黄巢過後曾收劍 孟八郎漢有什麽用處只是鍚刀子一口大笑還應作者知 一子親得能有幾箇不是

渠儂爭得自由三十山藤且輕恕同條生同條死朝三千暮八百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却與救得活得便宜是落便宜據款結案悔不慎當初也有些子

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頌這僧與巖頭大笑處這箇些子天下人摸索不着且道他笑箇什麼須是作家方知這笑中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有活三十山藤且輕恕頌這僧後到雪峰面前這僧依舊莽鹵峰便據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道為什麼却如此你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落便宜

六十七 舉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達磨兄弟來也魚行酒肆即不無衲僧門下即不可這老漢老老大大作這般去就大士便於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直得火星迸散似則似是則未是不煩打葛藤武帝愕然兩回三度被人瞞也教他摸索不着誌公問陛下還會麼黨理不黨情肐膊不向外也好與三十棒帝云不會可惜許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須逐出國始得當時和誌公一時與趕出國始是作家兩箇漢同坑無異土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至受齊禪即位後別註五經講議奉黃老甚篤而性至孝一日思得出世之法以報劬勞於是捨道事佛廼受菩薩戒於婁約法師處披佛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父母時誌

公大士以顯異惑衆繫於獄中誌公乃分身遊化城邑
帝一日知之感悟極推重之誌公數行遮護隱顯逮不
可測時婺州有大士者居雲黃山手栽二樹謂之雙林
自稱當來善慧大士一日修書命弟子上表聞於帝時
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傅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
魚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
中有傅大士者能講此經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傅大士
既至於講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當時便與推轉免見
一場狼籍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
大士講經竟也是一人作頭一人作尾誌公恁麼道還
夢見傅大士麼一等是弄精魂這箇就中奇特雖是死

蛇解弄也活既是講經爲甚却不大分爲二一如尋常
座主道金剛之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
如此講說方喚作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傅大士
只拈向上關捩子畧露鋒鋩教人知落處直截與你壁
立萬仞恰好被誌公不識好惡却云大士講經竟正是
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一盞却被誌公以水攙過如一
釜羹被誌公將一顆鼠糞污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
喚作什麼頌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只爲他把不住囊裏豈可藏錐却
於梁土惹埃塵若不入草爭見端的不風流處也風
流當時不得誌公老作賊不須本有牽伴底癩兒也

是栖栖去國人正好一狀領過便打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傅大士與沒板齒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誌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云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合國人去他亦不回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當時若不是誌公爲傅大士出氣也須是趕出國去誌公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一上雪竇大意道不須他來梁土講經揮案所以道何不向雙林寄此身喫粥喫飯隨分過時却來梁土恁麼指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是他惹埃塵處既是要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下不見有衆生若論出世邊事不免灰頭土面將無作有將有作無將是作非將麁作細魚行酒肆橫拈倒用教一切人明此箇事若不恁麼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無一箇半箇傅大士既是拖泥帶水賴是有知音若不得誌公老幾乎趕出國了且道即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撇天關翻地軸擒虎兕辨龍蛇須是箇活鱍鱍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請舉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名實相奪勾賊破家聖云

惠寂坐斷舌頭攙旗奪鼓仰山云惠寂是我各自守
封疆聖云我名惠然鬧市裏奪去彼此却守本分仰
山呵呵大笑可謂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下人不知
落處何故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一似巖頭笑又非巖
頭笑一等是笑爲什麼却作兩段具眼者始定當看
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羣作略有大機有大用在
衆中昂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辭臨濟徧遊淮海到處叢
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便問透網
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峰往寺莊路逢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鏡聖

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罪過老僧住持事繁後
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明窓下一日有官人來
參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山竪起拂子云還推得
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
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
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山深肯
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拄杖拂子付潙山潙
山後付仰山仰山既大肯三聖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
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
的子也只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佗不可不知其名

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
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三聖不云惠然去道
惠寂着他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眞一向
攙旗奪鼓意在仰山語句不隨常情難爲模索這
般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若眞
常情則歌人不得看他古人念道如此用盡精神始能
大悟既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
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他仰山落處便向他道我名惠寂
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斬去道
惠寂是我是放行處云雙收雙放若爲宗只一句內一時頌了
雪竇後頌云雙

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爲他八面玲
瓏所以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
有毒藥這箇笑平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竇頌云
雙收雙放若爲宗知他有幾人個面玲瓏將謂眞箇
有恁麼事驕虎由來要絕功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
臂下有符爭得到這裏驕則不妨只恐你下不得不
是恁麼人爭明恁麼事笑罷不知何處去盡四百軍
州覓恁麼人也難得言猶在耳千古萬古有清風只
應今古動悲風如今在什麼處咄既是大笑爲什麼
却動悲風六地黑漫漫
雙收雙放若爲宗放行互爲賓主仰山云汝名什麼聖

收放

云我名惠寂是雙放仰山云惠寂是我聖云我名惠然是雙收其實是互換之機收則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雪竇一時頌盡了也佗意道若不放收若不互換你是你我是我都來只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舒古人道你若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為宗要騎虎由來要絕功有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要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據虎頭亦得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俱有此之風笑罷不知何處去且道佗笑箇什麼直得清風凜凜為什麼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弔一時與你注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

知作和可

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垂示云無啗啄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荊棘林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止不落寅緣又作麼生試舉看

六十九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有什麼奇特也要辨端的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無風起浪也要人知擲却陸沉船若不驗過爭辨端的歸宗於圓相中坐一人打鑼同道方知麻谷便作女人拜一人打鼓三箇也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半路抽身是好人好一場曲調作家作家歸宗云是什麼心行賴得識破當時好與

一掌孟八郎漢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國師道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擎頭帶角者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爾爲人所恥這老漢三箇欲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做這一場敗缺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既是一一道得爲什麼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麼生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這些子機要所以慈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撥着點着便轉如水上捺葫蘆子相似人多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事到極則處須離泥離水拔楔抽釘你若作心行會則沒交涉古人轉變得好

到這裏不得不恁麼須是有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他恁麼道大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擒一縱一殺一活不妨奇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 當頭一路誰敢向前觸處得妙未發先中 遶樹何太直 若不承當爭敢恁麼東西南北一家風已周遮多時也 千箇與萬箇 如麻似粟野狐精一隊爭柰得南泉何是誰曾中的一箇半箇更沒一箇一箇也用不得相呼相喚歸去來 一隊弄泥團漢不

如歸去好却較此子曹溪路上休登陟太勞生想料
不是曹溪門下客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
足復云曹溪路坦平爲汝休休登陟不唯南泉半路
抽身寶亦乃半路抽身好事不如無寶也恁這

般病痛

由基箭射猿猿遶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姓養名叔
字由基時楚莊王出獵見一白猿使人射之其猿捉箭
而戲弄有中者王遂問羣臣羣臣奏曰由
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基方彎弓猿乃抱樹悲號至箭
發時猿遶樹避之其箭亦遶樹中殺此乃神箭也雪竇
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是遶樹何故却云

太直雪竇借其意意不
樹是圓相若真箇如此蓋不識語之宗旨不知太直處
三箇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揆一齊太直若是識得他去
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異流同歸大海所以南泉
道恁麼則不去也若是納僧正眼覷着只是弄精魂若
喚作弄精魂却不是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
炬三昧莊嚴主三昧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丈
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會既不恁麼會又作
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萬箇是誰當中的能有幾箇百
發百中相呼相喚歸去來須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南
泉從此不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却荊棘林雪竇

把不定復云曹溪路坦平爲什麽休登陟曹溪路絶蹤露躡躡赤灑灑平坦坦翛然地爲什麽却休登陟各自看脚下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千念萬年要知直截未舉已前且道未舉已前作麽生摸索請舉看

舉溈山五峯雲巖同侍百丈間溈山併去咽喉唇吻作麽生道一將難求溈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後喪我兒孫不覺老婆心切向西秦我之東魯百丈問溈山云却請和尚道借路經過百丈云皮厚三寸和泥合水就身打劫

溈山五峯雲巖同侍百丈間溈山併去咽喉唇吻作麽生道一將難求溈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三人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荊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情句下驗之不得納僧家須是句裏呈機言中辨的若是擔板漢多向句中死却便道併去咽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頭上有一條路不傷鋒犯手溈山云却請和尚道他意作麽生向箇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撥他開處便答自有出身之

路不費纖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一百文却不采他只云不辨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爲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處壁立千仞賓主互換活鱍鱍地雪竇愛他此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頌云

却請和尚道 函蓋乾坤已是傷鋒犯手虎頭生角出荒草可煞驚羣不妨奇特十洲春盡花洞殘觸處清涼讚歎也不及珊瑚樹林日杲杲千重百匝爭奈百草頭上覓他不得答處蓋天蓋地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時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竇便向此一句中呈機了也更就中輕輕拶令人易見云虎頭生角出荒草滿山答處一似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麽近傍處不見僧問羅山同生不向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竇只一句須了也他有轉變餘未更云十洲春盡花洞殘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生爲一春雪竇語帶風措宛轉盤礴春盡之際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林不解凋落與太陽相奪其光交映正當恁麽時不妨奇特雪竇用此明他却請和尚道十洲皆海外諸國之所有一祖洲出反魂香二瀛洲生芝草玉石泉却

生四長洲出木瓜玉英五炎洲出火浣布六元洲出靈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無寒暑八鳳麟洲人取鳳喙麟角煎續弦膠九聚窟洲出獅子銅頭鐵額之獸十檀洲（一作流洲）出琨吾石作劍切玉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其石上人以鐵網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南海底如樹高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紅潤感月而生凡枝頭皆有月暈

此一則與八卷首公案同看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嶋中鵬氏書隱所梓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十二 舉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 阿呵呵

箭過新羅國峯云和尚也須併却 攙旗奪鼓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 七曠人稀相逢者少

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

溈山把定封疆五峯截斷衆流這些子要是箇漢當面提掇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直下便用緊迅危峭不似溈山盤礴滔滔地如今禪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一頭地所以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五峯答處當頭坐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殺是活見他阿轆轆地只與他一點雪竇

頌云

和尚也併却已在言前了截斷衆流龍蛇陣上看謀略須是金牙始解七事隨身慣戰作家令人長憶李將軍妙手無多子疋馬單鎗千里萬里千人萬人萬里天邊飛一鶚大衆見麼且道落在什麼處中也打云飛過去也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拶一拶云龍蛇陣上看謀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八橫有鬪將底手脚有大謀略底人疋馬單鎗向龍蛇陣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圍繞得他若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頌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里天邊飛一鶚一箭落一鵰定也更不放過雪竇頌百丈問處如一鶚五峰答處如一箭相似山僧只管讚歎五峯不覺渾身入泥水了也

注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蝦蟆窟裏出來道什麼巖云和尚有也未粘皮着骨拖泥帶水前不搆村後不迭店丈云喪我兒孫灼然有此答得半前落後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後同道吾至藥山山問云子在百丈會下爲箇什麼事巖云透脫生死山云還透脫也未巖云渠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習氣也未除巖辭去見南泉後復歸藥山方契悟看他古人二十

年參究猶自半青半黃粘皮着骨不能頴脫是則也是
只是前不搆村後不迭店不見道語不離窠臼焉能出
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洞下謂之觸破故云躍
開仙仗鳳凰樓時人嫌觸當今號所以道荊棘林須是
透過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廉纖斬不斷適來道前不
搆村後不迭店雲巖只管去點檢他人底百丈見他如
此一時把來打殺了也雪竇頌云
和尚有也未公案現成隨波逐浪和泥合水金毛獅
子不踞地灼然有什麼用處可惜許兩兩三三舊路
行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轉身吐氣脚跟下蹉過
了也大雄山下空彈指一死更不再活可悲可痛蒼

天中更添愁苦
和尚有也未雪竇據款結案是則是只是金毛獅子爭
柰不踞地獅子捉物藏牙伏爪踞地返擲物無大小皆
以全威要全其功雲巖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舊路上
行所以雪竇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既
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既無聞無得爭如不聽而無說
又無聽却較些子只如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說作麼
生免得此過具透關眼者試舉看
三十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
意什麼處得這話頭來那裏得這消息馬師云我今

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三步蹉過也
不知藏身露影不妨是這老漢推過與別人僧問智
藏也須與祖師一拶蹉過也不知藏云何不問和尚草
裏焦尾大蟲出來也道什麼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
分僧云和尚教人處分前箭猶輕後箭深藏
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不妨是八
十四負善知識一樣病痛僧問海兄轉與別
人抱賺叫屈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不用忉忉從教
千古萬古黑漫漫僧舉似馬大師這僧却有些子眼
晴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窶中天子塞外將軍令
這箇公案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真覺覺云只消看馬祖

第一句自然一時理會得且道這僧是會來問不會來
問此問不妨深遠離四句絕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識話頭詩頭
非無離此四句絕百非有非無非有非無非有非
看他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來問離四句絕百
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
省不省馬大師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至這漢當面蹉過
更令去問智藏珠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辦這僧蒙董走
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看他這
時子拶着便轉更無開發處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
為汝說問取海兄海兄云我到

這裏却不會且道爲什麽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畢竟作麽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箇總識他問頭所以不荅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醍醐上味着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檐懞懂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一恁麽這三箇宗師却被箇擔(杈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脉裏自看

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麽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 半合半開一手擡一手搦金聲玉振明眼衲僧會不得更行脚三十年終是被人穿却你鼻孔山僧故是口似匾檐馬駒踏殺天下人 叢林中也須是這老漢始得放出這老漢臨濟未是白拈賊

癩兒牽伴直饒好手也被人捉了也離四句絶百非
道什麼也須是自點檢看阿爺似阿爹天上人間唯
我知用我作什麼奪却拄杖子或若無人無我無得
無失將什麼知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衲僧跳不
出看他雪竇後面合殺得好道直饒是明眼衲僧也會
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
子說一代時教末後單傳心印喚作金剛王寶劍喚作
正位恁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略露些子鋒鋩若
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
無悟入處轉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

羅讖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
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
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
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達磨六祖皆先讖馬祖
看他作略果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
人處只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白
拈賊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
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
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搊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
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峯後聞云臨濟大似白
拈賊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過於臨濟

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雪竇一時穿却了
也却頌這僧道離四句絶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且莫
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奇
特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絶得百非雪竇道此事唯我能
知直饒三世諸佛也覷不見既是獨自箇知諸人更上
來求箇什麼大潙真如拈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
離四句絶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要會麼不見道馬駒
踏殺天下人

垂示云鏌鋣橫按鋒前翦斷葛藤窠明鏡高懸句中引
出毗盧印田地穩密處着衣喫飯神通遊戲處如何湊
泊還委悉麼看取下文

揭 初九切 拘也

四十

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
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
波意自殊醍醐毒藥一時行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
羅列爭奈相逢者少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
心是賊識賊是精識精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僧
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不妨疑着
元來不知落處長慶道什麼慶云大似因齋慶讚相
席打令據款結案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
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
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飯尋常敲魚擊鼓亦自告報

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麼莫
是提唱建立麼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座上敲
床豎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
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分明說過教
外別傳單傳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直截承當去後
來人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
涼飢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註註達磨
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向二十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
此事要會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
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金牛既是落草爲人要會爲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

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
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
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此
子無有了期後來長嘆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
竇頌云

白雲影裏欸呵呵笑中有刀熱發作什麼天下衲僧
不知落處兩手持來付與他豈有恁麼事莫謗金牛
好喚作飯桶得麼若是本分衲僧不與這般茶飯若
是金毛獅子子須是他格外始得詰他具眼只恐眼

不正三千里外見請訛不直半文錢一場漏逗請訛
在什麼處 瞎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雪竇道兩手持來
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爲當別有奇特若向箇裏
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獅子子若是金毛獅子子更不
必金牛將飯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
缺處古人道鑒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尋常須
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據語言未免漏逗
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在彼
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
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回互時如何試舉看

五十七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烏臼問定州法道
何似這裏 言中有鑽要辨淺深探竿影草太煞瞞人
僧云不別 死漢中有活底一箇半箇鐵橛子一般踏
着實地 臼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 灼然正令當
行 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也是這作家始得
却是獅子兒 臼云今日打着一箇也又打三下 說什
麼一箇千箇萬箇 僧便出去 元來是屋裏人只得受
屈只是見機而作 臼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 啞子喫
苦瓜放去又收來點得回來堪作何用 僧轉身云爭
奈杓柄在和尚手裏 依前三百六十日却是箇伶俐
衲僧 臼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 知他阿誰是君阿誰

是臣敢向虎口橫身忒煞不識好惡僧近前奪臼手
中棒打臼三下也是一箇作家禪客始得賓主互換
縱奪臨時臼云屈棒屈棒點這老漢着什麼死急僧
云有人喫在呵呵是幾箇杓柄却在這僧手裏臼云
草草打着箇漢不落兩邊知他是阿誰僧便禮拜臨
危不變方是丈夫兒臼云和尚却恁麼去也點僧大
笑而出作家禪客天然有在猛虎須得清風隨方知
盡始盡終天下人摸索不着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
麼可惜放過何不劈脊便棒將謂走到什麼處去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臼亦是作家諸人若向
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箇萬箇只是一箇作主

也恁麼作賓也恁麼二人畢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賓
主問答始終作家看烏臼問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這
裏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臼難奈這僧何臼云若
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作家漢便云棒頭
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一向行令云今日打着一箇也
又打三下其僧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轆地俱是作家
了這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案却
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何這僧却似撐
門拄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
這僧要轉身吐氣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
和尚手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橫

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有符底漢所
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
臼三下臼云屈棒屈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
元來有人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臼云草草打着箇漢頭上道草草打着一箇
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草打着箇漢當時若
不是這僧卓朔地也不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
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烏臼也識他不破烏臼云却
恁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能續其實也只是
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

絕情塵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一期間
語言兩箇活鱍鱍地都有血脉針線若能於此見得亦
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雙放已下是雙
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正恁麼地頌出
呼即易天下人總疑着臭肉引來蠅天下衲僧總不
知落處遣即難不妨勦絕海上明公秀互換機鋒子
細看一出一入二俱作家一條拄杖兩人扶且道在
阿誰邊劫石固來猶可壞袖裏金鎚如何辨取千聖
不傳滄溟深處立須乾向什麼處安排棒頭有眼獨
許他親得烏臼老烏臼老可惜許這老漢不識好惡
幾何般也是箇無端漢百千萬重與他杓柄太無端

已在言前消合打破蔡州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
麽處

呼即易遣即難一等是落草雪竇恁慈悲尋常道呼
蛇易遣蛇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復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
分手脚方能遣得他去烏曰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脚亦
有遣蛇底手段這僧也不是瞎漢烏曰明定州法道
何以這裏便是呼他烏曰便打是遣他僧云棒頭有眼
不得草草打人却轉在這僧處便是呼來烏曰云汝若
要山僧回與汝僧便近前奪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
去乃至這僧大笑而出烏曰云消得恁麽消得恁麽此

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換絲來線去打
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
雪竇也讃歎不及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
石固來猶可壞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四千由旬
厚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一下來以六銖衣
一劫謂之輕衣拂石拂盡此石乃爲
劫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
堅固尚爾可消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有窮
盡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瀚白浪滔天若
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也須乾竭雪竇到此一時
須予未後更道烏曰老烏曰老幾何般或擒或縱或殺

或活畢竟是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三
世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與人抽釘拔
楔解粘去縛爭得輕易分付與人雪竇意要獨用賴值
這僧當時只與他平展忽若旱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
烏臼過杓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逼塞乾坤離明絕暗低低
處觀之有餘高高處平之不足把住放行總在[illegible]裏許
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看

【三十六】舉丹霞問僧甚處來正是不可總沒來處也要知來
處也不難僧云山下來着草鞋入你肚裏過也只是
不會言中有響請含來知他是黃是綠霞云喫飯了

也未第一杓惡水澆何必定盤星要知端的僧云喫
飯了果然撞着箇露柱却被旁人穿却鼻孔元來是
箇無孔鐵鎚霞云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雖
然是倚勢欺人也是據款結案當時好掀倒禪床無
端作什麼僧無語果然走不得這僧若是作家向他
道與和尚眼一般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
分為什麼不具眼也只道得一半通身是一
刀兩段一手擡一手搦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據
令而行一句道盡罕遇其人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
瞎否識甚好惡猶自未肯討什麼碗福云道我瞎得
麼兩箇俱是草裏漢龍頭蛇尾當時待他道盡其機

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只道得一半一等是作
家為什麼前不搆村後不迭店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將入長安
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
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
佛霞云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
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兩手
托幞頭脚（一作額）馬師顧視云吾非汝師南嶽石頭處去
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云着槽廠去師禮謝入
行者堂隨衆作務凡三年石頭一日告衆云來日剗佛
殿前草至來日大衆各備鍬鋤剗草丹霞獨以盆盛水

淨頭於師前跪膝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
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祖未參禮便去僧堂
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急報馬祖祖躬入堂視
之曰我子天然霞便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
他古人天然如此穎脫所謂選官不如選佛也傳燈錄
中載其語句直是壁立千仞句句有與人抽釘拔楔底
手脚似問這僧道什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却不通
來處一如具眼倒去勘主家相似當時若不是丹霞也
難為收拾丹霞却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見得此是
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懵懂漢元來不會霞云將
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語丹霞意道與你這般

漢飯喫堪作什麼這僧若是箇漢試與他一劄看他如何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你在這僧便眼眨眨地無語保福長慶同在雪峯會上常舉古人公案商量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公案中事大綱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家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恁麼具眼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半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這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只道得一半也要驗他過言猶在耳按牛頭喫草失錢遭罪半河南半河北殊不知傷鋒犯手四七二三諸祖師有條攀條帶累先聖不唯只帶累一人寶器持來成過咎盡大地人換手搥胷還我拄杖來帶累山僧也出頭不得過咎深可煞深天下衲僧跳不出且道深多少無處尋在你脚跟下摸索不着天上人間同陸沉天下衲僧一坑埋却還有活底人麼放過一着蒼天蒼天（廠）齒兩切馬屋無壁也（貶）俱洽切目動也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一似按牛頭喫草須是等他自喫始得那裏按他頭教喫雪竇恁麼頌自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

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一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不是標形虛事褫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點檢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沉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間同陸沉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鶻捉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如龜藏殼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緇素良久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七十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 開旱地忽雷拶門云餬餅 舌拄上齶過也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還覺寒毛卓豎麼衲僧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問向上向下了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端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便永長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餬餅可謂道不虛行功不浪施雲門復示衆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着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即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你把三界來

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得着你有什麼聲色佛法與汝
可了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勿奈你
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眞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汝
道直下有什麼事草是埋沒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餬
餅五祖云驢屎比麝香（一作馬糞）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
葉尋枝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僧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還識羞慚麼還覺
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見兔放鷹便道餬餅若
恁麼將餬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
餬餅會又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
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餬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

麄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會且去作座主一生
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
踏在脚跟下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
餬餅既是餬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頌極
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得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箇箇出來便作這般見解如麻似
粟縫罅披離見也麼（已在言前開也自屎不覺臭）餬
餅裂來猶不住（將木櫶子換却你眼睛了也）至今天
下有誚訛（畫箇圓相云莫是恁麼會麼咬人言語有
甚了期大地茫茫愁殺人便打）（裂）（云六切塞也）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門道你

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道理
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屎放尿至於茅坑裏
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道
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識
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縫罅披離見也麼他
致問處有大小大縫罅雲門見他問處披離所以將餬
餅攔縫塞定這僧猶自不肯住却更問是故雪竇道餬
餅堽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誵訛如今禪和子只管去
餬餅上解會不然去超佛越祖處作道理既不在這兩
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你
道

十八

舉古有十六開士成羣作隊有什麼用處這一隊不
唧嚕漢於浴僧時隨例入浴撞着露柱漆桶作什麼
忽悟水因惡水驀頭澆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
宣明更不干別人事作麼生會他撲落非他物成佛
子住天下衲僧到這裏摸索不着兩頭三面作什麼
也須七穿八穴始得一棒一條痕莫辜負山僧好撞
着磕着還曾見德山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陁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梵行乃各
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五圓通之一數也他
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忽悟水因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
且道洗箇什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

箇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若有所得是
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汝心了不可得言裏許多葛藤只消道箇忽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
得如許多塵亦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着不
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觸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
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不悟皆被塵
境惑障粘皮着骨所以不能便悝悝去若向這裏洗亦
無所得觸亦無所得且道是妙觸宣明
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

佛子住如今人亦觸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
合則爲觸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磕着脚指頭以至德山
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
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穿八穴去何須入浴
便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一處透
得千處萬處一時透莫只守一窠一窟一切處都是觀
音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一人悟
去則故是因甚十六開士同時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
證同悟同解密密指他教意令人去妙觸處會取出他
教眼頌免得人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
灑灑落落頌云

了事衲僧消一箇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跳
出金剛圈一箇也不消得長連床上展脚卧果然是
箇瞌睡漢論劫不論禪夢中曾說悟圓通早是瞌睡
更說夢却許你夢見寐語作什麼香水洗來驀面唾
咄土上加泥又一重莫來淨地上屙上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禪客聊聞
舉着剔起便行似恁麼衲僧只消得一箇何用成羣作
隊長連床上展脚卧古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
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所以胷中無一事飢來喫飯
困來眠雪竇意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在這般
無事衲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道夢中曾說悟圓

通香水洗來驀面唾似恁麼只是惡水驀頭澆更說箇
什麼圓通雪竇道似這般漢正好驀頭驀面唾山僧道
土上加泥又一重

垂示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活捉生擒不勞餘力且道
是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十九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解捋虎鬚青天
轟霹靂自屎不覺臭投子云是賺殺一船人賣身與
你了也拈放一邊是什麼心行僧云和尚莫冢沸碗
鳴聲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道什麼果然納敗缺
投子便打着好打放過則不可又問麁言及細語皆
歸第一義是否第二回捋虎鬚抱贓叫屈作什麼東

西南北猶有影響在投子云是又是賣身與你了也
陷虎之機也是什麼心行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
麼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雖有逆水之波只是頭
上無角含血噀人投子便打着不可放過好打拄杖
未到折因什麼便休去

（扇）都木切臀也

投子朴實頭得逸羣之辯凡有致問開口便見膽不費
餘力便坐斷他舌頭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這僧將聲色佛法見解貼在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
子作家來風深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圈繢子
教投子入來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陷虎之機釣他後
語出來這僧接他答處道和尚莫扇沸碗鳴聲果然一

釣便上若是別人則不柰這僧何投子具眼隨後便打
咬豬狗底手脚須還作家始得左轉也隨他阿轆轆地
右轉也隨他阿轆轆地這僧既是做箇圈繢子要來捋
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繢頭上投子便打這僧可
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拈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
子全機也須倒退三千里又問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
義是否投子亦云是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和尚作
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作窠窟也不妨奇特
若是曲录木床上老漢頂門無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
轉身處這僧既做箇道理要攙他行市到了依舊不柰
投子老漢何不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

子放去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吐氣豈不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衲僧家一不做二不休這僧既不能返擲却被投子穿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灼然天下無這實頭老漢教壞人家男女機輪無阻有什麼柰何他處也有些子放一得二換却你眼睛什麼處見投子同彼同此恁麼來也喫棒

不恁麼來也喫棒闍黎替他便打可憐無限弄潮人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這兩箇漢天下衲僧要恁麼去畢竟還落潮中死可惜許爭柰出這圈繢不得愁人莫向愁人說忽然活禪床震動驚殺山僧也倒退三千里百川倒流鬧湉湉嶮徒勞佇思山僧不敢開口投子老漢也須是拗折拄杖始得

湉 古活切 水流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你總道投子實頭忽然下山三步有人問你道如何是投子實頭處你作麼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轆轆地全無阻隔所以雪竇道放一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投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是禪投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圓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子接人常用此機答這僧只是一箇是字這僧兩回被打所以雪竇道同彼同此四句一時頌投子了也末後頌這僧道可憐無限弄潮人這僧敢攙旗奪鼓道和尚莫屎沸碗鳴聲又道喚和尚

作一頭驢得麽此便是弄潮處這僧做盡伎倆依前死
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雪
竇出這僧云忽然活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退三
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鬧澌澌非唯禪床震動亦乃山川
岌嶧天地陡暗苟或箇箇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
什麽處安身立命

岌 逆及切 嶧 逆各切

十八 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閃電之機說
什麽初生孩兒子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過也俊鷂
趂不及也要驗過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
如何也是作家同驗過還會麽過也子云念念不停
流打葛藤漢

此六識教家立為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其所以
生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
證佛地以八識轉為四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
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
分別即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世間一
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
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含藏一切善惡種
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
也無初生孩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然未曾分別
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麽時總不知學道之人
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

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
這箇是衲僧家眞實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休
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
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
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太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
多名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爲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
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爲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
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
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
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兮
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聲臥龍

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
恁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
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切時中
行住坐臥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衲僧家到這
裏亦不可執着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這箇
向上事着箇定字也不得着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
道和尚示衆云汝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
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
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
觀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唎唎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
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

人錯會南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
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
用心處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香象渡河歷歷地出什
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
山云灘下接取又楞嚴經云湛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
伽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轉若到
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
始快活自在所以溈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
尚問他見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
解如一瓶水注一缾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為一方之師
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轆轆地更向急水上打

時眨眼便過譬如楞嚴經云如急流水望為恬靜古人
云譬如駛流水水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趙州答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
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恰好古人行
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
落處了也孩子六識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
水流投子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雪竇頌云 駛 音史疾也
六識無功伸一問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當臺明
珠在掌一句道盡作家曾共辨來端何必也要辨箇
緇素唯證乃知茫茫急水打毬子始終一貫過也道
什麼落處不停誰解看看即瞎過也灘下接取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無功之功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能分別六塵蓋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今人但將目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入地以上方乃如是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竇前面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蓋爲趙州投子是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投子道念念不停流諸人還知落處麼雪竇末後教人自着眼看是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竇活句且道落在什麼處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八

WA 6
59
4

旧請求記号
寛3-30

WA 6
59
5止

碧巖集

卷九、一〇

碧巖錄 九十

WA 6
59
5止

貴重圖書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釈 類 別 函 四 架 號 五 冊

東京圖書館藏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垂示云攙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諸訛萬機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公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麈把髻投衙擎頭帶角出來腦後拔箭山云看箭乾身打劫下坡不走快便難逢着僧放身便倒灼然不同一死更不再活弄精魂漢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據令而行不勞再勘前箭猶輕後箭深僧便走棺木裏瞠眼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可惜許放過據令而行雪上加霜雪竇拈云三步雖活三步須死一手擡一手搦直饒走百步也須喪

讀杜堂

全

身失命後云看箭且道雪竇意落在什麼處若是同
死同生藥山直得目瞪口呿一向似無孔鐵鎚堪作
何用

麈 音主 **瞪** 直耕切怒目直視也 **呿** 袪遮立伽二切張口皃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明當機鹿
與麈尋常易射唯有麈中麈是鹿中之王最是難射此
麈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如鋒鋩頴利以身護惜羣鹿
虎亦不能近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
機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不火似閃電光
豈不見三平初參石鞏鞏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箭
三平撥開匈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鞏彈弓弦三下三
平便禮拜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

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
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
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失而坐
如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
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垜石鞏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頂
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藥山道看箭其僧便作
麈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頭無尾既做圈繢要
陷藥山爭奈藥山是作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拖出
這死漢如展陣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
不脫灑粘腳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藥
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山云看箭這僧

便倒亂道是會是不會藥山因什麼却恁麼道弄泥團漢這箇最惡正似僧問德山學人欠鎮鋒劍擬取時頭時如何山低頭歸方丈又嚴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嚴頭云蕭灑過後曾收得劍麼僧云收得嚴頭云收得劍麼僧云收得嚴頭引頸近前山引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嚴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為識得破只管逼將去雪竇云這僧雖活五步須死這僧雖甚解看頭便倒退始得打云已是三步

塞却你咽喉了也

塵中塵君看取衲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掉翼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三步山云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這僧便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趂虎雪竇道只恐五步須死當時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羣去趂虎其塵中塵角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爲鹿中王常引羣鹿趂虎入別山雪竇後面頌藥山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堂舉此語束爲一團話高聲道

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時起不得

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方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舉看

公二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 話作兩橛

分開也好 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無孔笛子

撞着氈拍板渾崙擘不破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檐一檐莽鹵換一檐鶻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爭得蓋天蓋地他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合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兔放鷹看孔着楔三

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語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會盡是滅胡種族漢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渾金璞玉若是衲僧眼腦有時把住有時放行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雙放雙收臨時通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籠天罩地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與花藥欄話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龍答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秦我之東魯他既恁麼行我却不恁麼行與他雲門一倍相返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行却難見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東西不辨弄物不知名買帽相頭答還不會南北不分換却髑髏江南江北月冷風高何似生今日正當這時節天下人有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古巖寒檜不雨時更好無孔笛子撞着氈拍板堪笑路逢達道人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還我拄杖子來成羣作隊恁麼來不將語默對向什麼處見大龍將箇什麼對他好手把白玉鞭一至七拗折了也驪珠盡擊碎留與後人看可惜許不擊碎放過一着又恁

麽去增瑕纇弄泥團作什麽轉見郎當過犯彌天國
有憲章識法者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三千條罪只
道得一半在八萬四千無量劫來墮無間業也未還
得一半在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既有宗答
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麽却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大龍
答處傍瞥直是奇特分明是誰恁麽問未問已前早納
敗缺了也他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澗
水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麽生會大龍意答處傍瞥直
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冷風高更撞着古
巖寒檜且道他意作麽生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

着氈拍板只這四句頌了也雪竇又怕人作道理却云
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覺知
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
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香巖頌雪竇引用也不見僧
問趙州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麽對州云呈漆器這箇
便同適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麽手把白玉鞭
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是劍刃上事
須是有恁麽作略若不恁麽總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
要無些子事自有好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
碎必增瑕纇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麽生得是國有憲章
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法章是條

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只爲不以本分事接
人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

三十 舉雲門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三千里
外沒交涉七花八裂自代云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丁合相不可得南山起雲乾坤莫覩刀斫不入北山
下雨點滴不施半河南半河北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遷化後七十餘年開塔
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迅速大凡垂語別語
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
出鬼沒慶藏主云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
多向情解上作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既是

古佛爲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會卒摸索不着有
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量
絕生死絕法塵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
便纏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一如
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也得有機也得
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
來膽小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
相交是第幾機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旨
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坤底眼既無人
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
路所以雪竇只拈他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

箇鋒鋩則當面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機所
以頌出云
南山雲乾坤莫覩刀斫不入北山雨點滴不施半河
南半河北四七二三面相覩幾處覓不見帶索傍人
露柱掛燈籠新羅國裏曾上堂東湧西沒東行不見
西行利那裏得這消息來大唐國裏未打鼓遲一刻
還我話頭來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苦中樂教阿誰知
樂中苦兩重公案使誰舉苦便苦樂便樂那裏有兩
頭三面來誰道黃金如糞土具眼者辨試拂拭看阿
剌剌可惜許且道是古佛是露柱
南山雲北山雨雪竇買帽相頭看風使帆向劍刃上與

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覩也莫錯會此只頌
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
要見他意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竇向
電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竇似堆一堆七珍
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末後有這一句子云誰道黃金如
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雪竇引來用禪月云山
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
卑只解生荊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息行
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去得失
兩忘淨躶躶赤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箇什麼或有箇

納僧出來道面前是佛殿三門背後是寢堂方丈且道
此人還具眼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四十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這漢太煞合鬧一場合取口
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知而故犯文殊曰如我意
者道什麽直得分踈不下擔柮過來把髻投衙於一
切法喚什麽作一切法無言無說道什麽無示無識
瞞別人即得離諸答道什麽是為入不二法門用
入作什麽用許多葛藤作什麽於是文殊師利問維
摩詰我等各自說已行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這一靠莫道金粟如來說使三世諸佛也開口
不得倒轉鎖頭來也刺殺一人中箭還似射入時雪

竇云維摩道什麽咄萬箭攢心替他說道理復云勘
破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麽雪竇也是賊過後張
弓雖然為衆竭力爭奈禍出私門且道雪竇還見得
落處麽夢也未夢見說什麽勘破鑒金毛獅子也模
索不着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二菩薩皆
以己見有為無為真俗二諦合為一見為不二法門後
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
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蓋為三十二人以言遣
言文殊以無言遣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為入不二法
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箒掃塵相似塵

雖去箒迹猶存末後依前除蹤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
詰云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死水裏浸却若作
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默然
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
見維摩麼夢也未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
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辯才有不可思議境界有不可
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獅子寶座與
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
得麼且莫錯會若是不二法門雖同得同證方乃相共
證知獨有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

也無雪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摩道什麼
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是勘破處只這些子
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
過去許你親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羝羊觸藩雪竇故
然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除蹤跡 一本作餘蹤跡

咄這維摩老咄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咄得
不濟事好與三十棒悲生空懊惱悲他作什麼自有
金剛王寶劍為他閑事長無明勞而無力卧疾毗耶
離因誰致得帶累一切人全身太枯槁病則且置為
什麼口似匾檐飯也喫不得喘也喘不得七佛祖師
來客來須看賊來須打成羣作隊也須是作家始得

一室且頻掃猶有這箇在元來在鬼窟裏作活計請
問不二門若有可說被他說了也打云和闍黎也尋
不見當時便靠倒蒼天蒼天道什麼不靠倒死中得
活猶有氣息在金毛獅子無處討咄還見麼蒼天蒼
天

雪竇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咄作什麼以金剛王
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始得梵語云維
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
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爲什麼却於釋迦如
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
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

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
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
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衆生境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
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
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爲衆
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卧疾毗耶離維摩
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
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大枯槁因以
身疾廣爲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
不可信也爲苦爲惱衆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
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問疾一

室且頻掃方丈內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
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
維摩口似匾檐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
認定盤星雪竇拶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擡
一手搦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
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計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
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
子也摸索不着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衲
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剛眼睛點鐵
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

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
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五十 舉僧到桐峯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
生 作家弄影漢草窠裏一箇半箇庵主便作虎聲將
錯就錯却有牙爪同生同死承言須會宗僧便作怕
勢兩箇弄泥團漢見機而作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庵
主呵呵大笑猶較些子笑中有刀亦能放亦能收僧
云這老賊也須識破敗也兩箇都放行庵主云爭奈
老僧何劈耳便掌可惜放過雪上加霜又一重僧休
去恁麼休去二俱不了蒼天蒼天雪竇云是則是兩
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 言猶在耳遭他雪竇點檢且

道當時合作麼生免得點檢天下衲僧不到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峯看他兩人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誵訛在什麼處古人一機一境一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鱍鱍地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門大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提搦閑言語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將去埋向肚皮裏下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

時作後可

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噇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行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間拈弄豈有勝負得失是非等見桐峯見臨濟其時在深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遂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也好就事便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云這老賊峯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了千古之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鈴此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聞掃帚若論此事須是殺人

不眨眼底手脚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雖然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麼總是見機而作五祖道神通游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雪竇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僧何此亦是放過處着着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便用如今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盲枷瞎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意如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蹉過了也已是千里萬里思之千里悔不慎當初蒼天蒼天好箇玨玨闍黎自領出去爭奈未解用在爪牙未備只恐用處不明待爪牙備向你道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落落聲光皆振地這大蟲却恁麼去猶較些子幾箇男兒是丈夫大丈夫見也無老婆心切若解開眼同生同死雪竇打葛藤收虎尾兮捋虎鬚忽然突出如何收收天下衲僧在這裏忽有箇出來便與一撥若無收放你三十棒教你轉身吐氣喝打云何不道這老賊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嶮處都不能使等他道爭奈

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下得這手脚他必須有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收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也解藏牙伏爪爭奈不解咬人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檗云什麼處來檗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於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後來溈山問仰山黃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如何溈山云百丈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然溈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收虎尾溈山云寂子甚有嶮崖之句雪竇引用明前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些子轉變自在要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無還見麼收虎尾兮捋虎鬚也須是本分任你收虎尾捋虎鬚未免一時穿却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涓滴開口便錯擬議即差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眼試道看

六十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黑漆桶看時不見暗昏昏看時瞎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山是山水是水漆桶裏洗黑汁自代云厨庫三門老婆心切打葛藤作什麼又云好事不如無自知較一半猶較些子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絶見知雖然光明恰到問着又不會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句爲什麽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爲你畧開一線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着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没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絶知見忘得失淨躶躶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

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麽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覩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麽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雪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賓主交參列轉鼻孔瞎漢作

什麼爲君通一線何止一線十日並照放一線道即
得花謝樹無影打葛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處摸索
黑漆桶裏盛黑汁看時誰不見瞎不可總扶籬摸壁
兩瞎三瞎見不見兩頭俱坐斷瞎倒騎牛兮入佛殿
中三門合掌還我話頭來打云向什麼處去也雪竇
也只向鬼窟裏作活計還會麼半夜日頭出日午打
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尋常
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此光明在你面前且
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
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這箇便是真常獨露然後

與君通一線亦怕人着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門則且
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又暗盡乾坤大地
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
這裏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步自可見雪竇
道見不見頌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倒
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入佛
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峯頂上草漫漫有時鬧
市裏頭赤灑灑忽若忽怒那吒現三頭六臂忽若日面
月面放普攝慈光於一塵現一切身爲隨類人和泥合
水忽若撥着向上竅佛眼也覷不着設使千聖出頭來

也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十八】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一合相不可得盡大地是藥菩瓠蓮根苦擺向一邊那箇是自己甜瓜徹蔕甜那裏得這消息來

【治】澄之切攻理也音持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諸人還有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致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處者往往喚作藥病相投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既淘汝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地是藥你向什麼處插觜若插得觜許你有轉身吐氣處便親見雲門你若回顧躊躇管取插觜不得雲門在你脚跟底藥病相治也只是尋常語論你若着着與你說無你若着無與你說有你若着不有不無與你去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是藥當恁麼時却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不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雲門室中尋常用接人金鵝長老一日訪雪竇他是箇

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病相治話一夜至
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解思量計較總使不着雪竇
後有頌送他道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金
鵝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最有
工夫他意亦在賓亦在主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教誰辨的撒沙撒土架高處着古今何
太錯言中有響一筆勾下咄閉門不造車大小雪竇
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坦蕩不掛一絲毫阿誰有閑工
夫向鬼窟裏作活計通途自寥廓脚下便入草上馬
見路信手拈來不妨奇特錯錯雙劍倚空飛一箭落
雙鵰鼻孔遼天亦穿却頭落也打云穿却了也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古自今一
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
貪程太速他解截雲門脚跟爲雲門這一句惑亂天下
人雲門云拄杖子是浪許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
你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雪竇道爲你通
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箇甚事我這裏閉
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露露些子縫罅教
人見又連忙却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
開一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天爲什麼也穿却要會
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若無拄
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一作三入理深談也須是
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玄關據令而行直得掃
蹤滅跡且道誵訛在什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八十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隨分開箇
鋪席隨家豐儉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打草只
要蛇驚山僧直得目瞪口呿管取倒退三千里患盲
者拈鎚豎拂他又不見端的瞎是則接物利生未必
不見在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端的聾是則接
物利生未必聾在是那箇未聞在患啞者教伊說又
說不得端的啞是則接物利生未必啞在是那箇未
說在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誠哉

是言山僧拱手歸降已接了也便打僧請益雲門也
要諸方共知着雲門云汝禮拜着風行草偃啞僧禮
拜起這僧拗折拄杖子也雲門以拄杖挃僧退後門
云汝不是患盲端的瞎莫道這僧患盲好復喚近前
來僧近前第二杓惡水澆觀音來也當時好與一喝
門云汝不是患聾端的聾莫道這僧患聾好門乃云
還會麼何不與本分草料當時好莫作聲僧云不會
兩重公案蒼天蒼天門云汝不是患啞端的啞口吧
吧地莫道這僧啞好僧於此有省賊過後張弓討什
麼碗 瞪 持陵切怒目直視也 呿 去伽切張口皃 挃 陟栗切音窒撞空也
玄沙參到絕情塵意想淨躶躶赤灑灑地處方解恁麼

道是時諸方列刹相望尋常示衆道諸方老宿盡道接
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鎚竪
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他
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
如今人若作盲聾瘖啞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
中死却須是會佗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
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僧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
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
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
尚舉這僧語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爲
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爲什麼却道不是不是

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是
藏云珪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
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
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着僧禮拜起門以拄
杖拄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
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
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着便與
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
同是別佗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佗古人出來作千萬
種方便意在鉤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
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

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為人
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着草鞋向你
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出去且莫作盲
聾瘖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
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文殊常觸目
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
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瘖啞底漢子落處
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聾瘖啞已在言前三竅俱明已做一段了也杳絕
機宜向什麼處摸索還做計較得麼有什麼交涉天
上天下正理自由我也恁麼堪笑堪悲笑箇什麼悲

箇什麼半明半暗離婁不辨正色瞎漢巧匠不留蹤
端的瞎師曠豈識玄絲聾漢大功不立賞端的聾爭
如獨坐虛窓下須是恁麼始得莫向鬼窟裏作活計
一時打破漆桶葉落花開自有時即今什麼時節切
不得作無事會今日也從朝至暮明日也從朝至暮
復云還會也無重說偈言無孔鐵鎚自領出去可惜
放過便打

離婁 莊子天地篇作離朱 玄絲 一作絃絲

盲聾瘖啞杳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
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聾瘖啞見解機宜
計較一時杳絕總用不着這箇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
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

搦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却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聾却聾離婁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沉珠令離朱尋之不見令喫詬尋之亦不得後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着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一云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善別五音六律隔山聞蟻鬪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風絃知戰楚必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尚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

雪竇道我亦不作離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窗下葉落花開自有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說似不說飢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他葉落花開葉落時是秋花開時是春各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鎚這一句急着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床一下云還聞麼下禪床云還說得麼

象罔 一作罔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着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若

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參參則且止且道
參箇什麼人

八十九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時
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上走下作什麼闍黎問作
什麼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何不用本分草料
一盲引衆盲巖云我會也將錯就錯賺殺一船人同
坑無異土未免傷鋒犯手吾云汝作麼生會何勞更
問也要問過好與一拶巖云徧身是手眼有什麼交
涉鬼窟裏作活計泥裏洗土塊吾云道即太煞道只
道得八成同坑無異土奴見婢慇懃癩兒牽伴巖云
師兄作麼生取人處分爭得也好與一拶吾云通身
是手眼鰕跳不出斗摸却你眼睛移却舌頭還得十
成也未喚多作爺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脇不着席藥山出曹洞
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山道吾下石霜船子
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
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
歸于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
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免見
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
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當深夜無燈
光時將手摸枕子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會也吾

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徧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灑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徧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句上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注脚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參會以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話會若恁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須是絕情塵意想淨躶躶赤灑灑地方可見得大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僧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即煞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便同此意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道吾雲巖圈續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上行頌云

徧身是四肢八節未是祐僧極則處通身是頂門上有半邊猶在窠窟裏瞎拈來猶較十萬里放過則不可何止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些子境界將謂奇特點搏風鼓蕩四溟水些子塵埃將謂天下人不柰你何過是何埃壒兮忽生重爲禪人下注脚斬拈却著那裏那箇毫釐兮未止別別吹散了也截君不見又恁麼去網珠垂範影重重大小大雪竇作這箇云就可惜許依舊打葛藤棒頭手眼從何起咄賊過後

張弓放你不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放得又須喫棒
又打咄云且道山僧底是雪竇底是咄三喝四喝後
作麼生

壒 於蓋切塵也通作堨

徧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子底便是以手摸身底
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作活計畢竟徧身通
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去見他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
里雪竇弄得一句活道拈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頌雪巖
道吾奇特處云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大
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里遂取龍吞之雪
竇道你若大鵬能搏風鼓浪也太煞雄壯若以大悲千
手眼觀之只是些子塵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氂風吹

未止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
於此大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埃壒兮忽生那
箇毫氂兮未止雪竇自謂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
面依舊漏逗說箇諭子依前只在圈繢裏君不見網珠
垂範影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落
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
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
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
事一切事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
纔舉大地全收一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
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摩尼珠為網凡一珠

中現百千珠俱現一珠中現百千珠俱現一一珠中現重重主伴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為鏡燈喻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而徧昇忉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華嚴經雲雲

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會下尊宿一句語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嶮處答這僧話畧露些子鋒鋩不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與你指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苦體智門云蚌含明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此意亦無異兔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

借其意而答般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如今人但瞠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諸人六根門頭晝夜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只止眼根放光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根下無一星事淨躶躶赤灑灑地方見此話落處雪竇正恁麼頌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擬心即差動念即隔佛眼也覷不見人天從此見空生須菩提好與三十棒用這老漢作什麼設使須菩提也倒退三千里蚌含玄兔深深

意也須是當人始得有什麼意何須更用深深意曾
與禪家作戰爭干戈已息天下太平還會麼打云闍
黎喫得多少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頌得好自然見得古人
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虛明凝寂不消去天
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
謂情即是絕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
情謂如何得諭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
重山遙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
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
忘性即眞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

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片虛
凝絕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
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
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
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
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般若又復
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
見得便可見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古人意雖不
在言句上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蚌含玄
兔深深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天下禪和子鬧浩
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要與智門雪竇同參

也須是自着眼始得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九

嵩中陽氏書房珍藏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十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竪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到恁麼田地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底麼試舉看

一本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打葛藤不少何似這箇好箇消息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許好箇消息道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漏逗不少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和尚用犀牛兒作什麼侍者無對果然是箇無孔鐵鎚可惜許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似則似爭奈兩頭三面也是說道理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堪作何用將錯就錯

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道什麼撞着鼻孔雪竇拈
云犀牛兒猶在嶮消平錯認收頭去資福畫一圓相
於中書一牛字草藁不勞拈出弄影漢雪竇拈云適
來爲什麼不將出金鍮不辨也是草裏漢保福云和
尚年尊別請人好僻地裏罵官人辭辛道苦作什麼
雪竇拈云可惜勞而無功兼身在內也好與三十棒
灼然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雖不在言
句上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畧又須得如此藉言而顯
於臘月三十日着得力作得主萬境摐然覩之不動可
謂無功之功無力之力鹽官廼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
角爲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扇子破故問侍者侍者云
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裏許撞着磕着鹽
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
麼也只要驗人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
角不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投機石
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
圓相於中書一牛字爲他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
人明此事雪竇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
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三則
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竇亦打破了也山僧舊
日在慶藏主處理會道和尚年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

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兒難爲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竇
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
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
失血脉如今人問着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二時中
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竇頌一串
云

拶 七恭切撞也

犀牛扇子用多時遇夏則涼遇冬則暖人人具足爲
甚不知阿誰不曾用問着元來總不知知則知會則
不會莫瞞人好也怪別人不得無限清風與頭角在
什麼處不向自己上會向什麼處會天上天下頭角
重生是什麼無風起浪盡同雲雨去難追蒼天蒼天

也是失錢遭罪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
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因什麼問
着總不知還道得麼請禪客各下一轉語鹽官猶在
三轉了也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也有一箇
半箇咄也好推倒禪床時有僧出云大衆參堂去賊
過後張弓被奪却槍前不構利後不送店雪竇喝云
拋鈎釣鯤鯨釣得箇蝦蟆便下座招得他恁麼地賊
過後張弓佛果自徵此話云又直問你諸人這僧道
大衆參堂去是會不會若是不會爭解恁麼道若道
會時雪竇又道拋鈎釣鯤鯨只釣得箇蝦蟆便下座
且道諸訛在什麼處試請參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着元來總不知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爲什麼問着總不知去着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還知麼不見無着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着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角崢嶸四箇老漢恁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追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參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權柄道得也煞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倒禪床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却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麼道拋鈎釣鯤鯨只釣得箇蝦蟆且道畢竟作麼生諸人無事試拈掇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兎放鷹一時取俊總一切語言爲一句攝大千沙界爲一塵同死同生七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二十 舉世尊一日陞座賓主俱失不是一回漏逗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一子親得世尊便下座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拔

提河幾曾用着金剛王寶劍當時衆中若有衲僧氣息
底漢綽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一場狼籍世尊良久間
被文殊一拶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
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
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
佗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有者道意在默
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言底事無言明有言
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麼會三生六十劫也
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
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
雪竇自然見得頌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莫謗釋迦老子好還佗臨濟德山
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法王法令不如斯隨他
走底如麻似粟三頭兩面灼然能有幾人到這裏會
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伶俐人文殊不是作家闍
黎定不是何必文殊下一槌更下一槌又何妨第二
第三槌總不要當機一句作麼生道嶮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殊普賢
乃至彌勒主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
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箇人知有若有箇作家
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若

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覷得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曲躬叉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不着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尊一上提唱且作麼生是鈍置處

九十三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 重光這漆桶不妨疑着不問不知大光作舞 莫賺殺人 依舊從前恁麼來僧禮拜又恁麼去也是則是只恐錯會光云見箇什麼便禮拜也好一拶須辨過始得僧作舞依樣畫貓兒果然錯會弄光影漢光云這野狐精 此恩難報三十二祖只傳這箇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些子諸人還知落處麼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裂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箇恁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為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拍釘拔楔去粘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後僧却

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畢竟不知的當你
只管作舞遞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
此語截斷金牛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頌出且道這野狐精與
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
同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百發百中向什麼處廻避誰云黃
葉是黃金且作止啼瞞得小兒也無用處曹溪波浪
如相似弄泥團漢有什麼限依樣畫貓兒放行一路
無限平人被陸沉遇着活底人帶累天下衲僧摸索
不着帶累闍黎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野狐精是
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是黃金仰山示衆云
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
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麁識
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古人權
設方便為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說一代時教也
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
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捕翼曹溪
波浪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
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沉有什麼救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躶

躶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獅子則且置
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牛

九十四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好箇消
息用見作什麼釋迦老子漏逗不少若見不見自然
非彼不見之相咄有甚閑工夫不可教山僧作兩頭
三面去也若不見吾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釘鐵
橛相似咄自然非物按牛頭喫草更說什麼口頭聲
色云何非汝說你說我總沒交涉打云還見釋迦老
子麼爭奈古人不肯承當打云脚跟下自家看取還
會麼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
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
非汝雪竇到此引經文不盡全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
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
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
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辭多不錄阿難
意道世界燈籠露柱皆可有名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
元明喚作什麼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
云我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則可知我
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時即
是見佛佛云我云不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
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

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
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爲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
時如羚羊掛角聲響蹤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
經意初縱破後奪破雪竇山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
見與不見直只頌見佛也

全象全牛瞥不殊半邊瞎漢半開半合扶籬摸壁作
什麼一刀兩段從來作者共名模西天四七唐土二
三天下老和尚如麻似粟猶即少在如今要見黃頭
老咄這老胡瞎漢在你脚跟下剎剎塵塵在半途脚
跟下蹉過了也更教山僧說什麼驢年還曾夢見麼

全象全牛瞥不殊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槃經僧問
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
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
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
那箇是你佛性爲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
是爲復總是爲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着
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
是如盲人摸着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着象四
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
象上名邈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
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

得染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見解者
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全
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
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
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發於硎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
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瞖更不殊從
來作者共名模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着自從迦
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模雪竇
真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即便見更要尋
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
要見剎剎塵塵在半途尋常道一塵一佛剎一葉一釋

迦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在麼
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
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瞖 壹計切目疾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着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
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躶躶赤灑灑事外無機機外無
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九十五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 焦穀不生芽 不
說如來有二種語 已是謗釋迦老子了 不道如來無
語 猶自顢頇 早是七穿八穴 只是無二種語 周由者
也說什麼第三第四種 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 好
一拶道什麼 慶云聾人爭得聞 望空啓告 七花八裂

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爭購得明眼人裂轉鼻孔何必第二頭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錯却較些子

保福云喫茶去領復云還會麼蹉過了也

長慶保福在雪峯會下常互相舉覺商量一日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彰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語還有幾箇須知恁麼見得方見這兩箇漢敗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放一線道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
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
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
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
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
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這因緣
與徧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
脚跟下淨躶躶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
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
無得失處辨箇得失無親疎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
始得何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好如電轉星飛相似保

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兮第一第二我王庫中無如是事古今榜樣隨邪
逐惡作什麼卧龍不鑒止水同道方知無處有月波
澄四海孤舟獨自行徒勞下處計什麼椀有處無風
浪起嚇殺人還覺寒毛卓竪麼打云來也[illegible]客稜
禪客勾賊破家鬧市裏莫出頭失錢遭罪三月禹門
遭點額退已讓人萬中無一只得飲氣吞聲
頭兮第一第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死水裏作
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會且摸索不着在雪
竇云卧龍不鑒止水死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
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

龍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水不藏
龍又道卧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
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
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時與你打疊情解頌了也佗有
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着一隻眼也不妨奇特却
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長慶雖是透龍門
底龍却被保福驀頭一點

六十六 舉趙州示衆三轉語 道什麼 三段不同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末後却云真佛屋裏坐這一句忒
煞郎當他古人出一隻眼垂手接人畧借此語通箇消
息要爲人你若一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竇

嫌他末後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佛若渡水
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爐中則鎔却了也木佛若渡火
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則頌古計較葛藤
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
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罷參

泥佛不渡水 浸爛鼻孔無風起浪 神光照天地 干他
什麼事見免放鷹立雪如未休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將錯就錯阿誰曾見你來 何人不雕僞入寺看額二
六時中走上走下是什麼闍黎便是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了且道爲什
麼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時神光燭室亘於霄漢又一夕

神人現謂二祖曰何久于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即南之
二祖以神遇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極羣書每嘆曰孔
老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彼晨夕
參扣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忖曰昔人求道敲
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
何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遲明積
雪過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當求何事二祖悲淚
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曰諸佛妙道曠
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
欲冀真乘無有是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
自斷左臂致于達磨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斷

臂當為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
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
達磨為易其名曰慧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
於舒州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
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者宣律師
高僧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二祖妙法不傳於世
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所以雪竇道立雪如未
休何人不雕偽立雪若未休足恭諂詐之人皆效之一
時只成雕偽則是諂詐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渡水為
什麼却引這因緣來用他參得意根下無一星事淨躶
躶地方頌得如此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

山初和尚有頌示衆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
尿天斜竿頭上煎餬餅三箇胡孫夜數錢又杜順和尚
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見蜀人炙豬左膊上
又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石似石
人雪曲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足將樹又過也
金佛不渡鑪燃却眉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人來訪
紫胡又恁麼去也只恐喪身失命牌中數箇字不識
字底貓兒也無諮會處天下納僧捕鼠不得只恐喪
身失命清風何處無又恁麼去也頭上漫漫脚下漫
漫又云來也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須予也爲什麽却
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鑪鞴始得紫胡和尚山門立
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
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
回首紫胡便歸方丈且道爲什麽却咬趙州不得紫胡
又一夕夜深於後架上捉賊捉賊黑地逢着一僧攔
胷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
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許你咬殺一切
人處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中數箇字決定不奈何
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須云
金佛不渡火燒却了也唯我能知常思破竈墮東行

西行有何不可癩兒牽伴杖子忽擊着在山僧手裏
山僧不用人阿誰手裏無方知辜負我似你相似摸
索不着有什麼用處蒼天蒼天三十年後始得寧可
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若向箇裏薦得未免辜負
作麼生得不辜負去拄杖子未免在別人手裏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此一句亦頌了雪竇因此木
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嵩山破竈墮和尚不稱姓字言
行叵測隱居嵩山一日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
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亨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
拄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塼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
起恁麼亨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自傾破墮落須臾

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
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
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者曰某
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乃生天
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塼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
侍僧俱無對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
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似
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竈神悟此則故是
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
蘊與塼瓦泥土是同是別既是如此雪竇為什麼道杖
子忽擊着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

拄杖子在且道雪竇頌木佛不渡火爲什麼却引破竈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是絶得失情塵意想淨躶躶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乖宗旨直得天地陡變四方絶唱雷奔電馳雲行雨驟傾湫倒嶽甕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麼試舉看

七九上 舉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 放一線道又且何妨 是人先世罪業 驢駝馬載 應墮惡道 陷墮了也 以今世人輕賤故 酬本及末只得忍受 先世罪業 向什麼處摸索種穀不生豆苗 則爲消滅 雪上加霜又一重如湯

消求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只據平常講究乃經中常論雪竇拈來頌這意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昭明太子科此一分爲能淨業障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爲善力强未受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若恁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
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諭於法
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摧
擬海則海竭就諭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種一實
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即是眞
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躶
躶赤灑灑者是觀照般若者即是眞境二六時中放光
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字即如今
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
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
轉重令輕轉輕不受設使敵聖功能未爲奇特不見龐

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
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既無我人相教阿
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
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踈親勸君休歷座
爭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
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說了也圭峯科四句偈
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四
句偈義全同證佛地者名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
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話
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經者即是

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據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斬爲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黃卷赤軸巡行數墨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這箇唯是轉處些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函經看他放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於自心一念是靈既靈即通既通即變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即是眞如忽未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作眞如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識得

去逢境遇緣爲主爲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處分雪竇出眼頌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云

明珠在掌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什麼四邊誵訛八面玲瓏有功者賞多少分明隨他去也忽若無功時作麼生賞胡漢不來內外絕消息猶較些子全無伎倆展轉沒交涉向什麼處摸索打破漆桶來相見伎倆既無休去歇去阿誰恁麼道波旬失途勘破了也這外道魔王尋蹤跡不見瞿曇瞿曇佛眼覷不見咄識我也無咄勘破了也復云勘破了也一棒一條痕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

珠賞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
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勳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
經此兩句頌公案異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裂轉鼻
孔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又且如
何到這裏佛眼也覷不見且道是功勳是罪業是胡是
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
摸索至使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無門是故洞山和
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一日厨前拋撒米
麪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此土地神遂得
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既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
也教失途世尊以一切衆生爲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

行波旬宮殿爲之振裂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直
饒波旬恁麼來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近傍處雪竇更自
點胷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莫道是波旬任是佛來還識
我也無釋迦老子尚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云
勘破了也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
者試定當看
垂示云一夏嘮嘮打葛藤幾乎絆倒五湖僧金剛寶劍
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寶劍貶
上眉毛試請露鋒鋩看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
舉話人也無 漏逗不少這漢是則是爭奈靈龜曳尾

一日西院遥見召云從漪鐃鈎搭索了也平舉頭着
兩重公案西院云錯也須是鑪裏煅過始得旁腹剜
心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平行三兩步
已是半前落後這漢泥裏洗土塊西院又云錯旁腹
剜心人皆喚作兩重公案殊不知似水入水如金博
金平近前依前不知落處展轉摸索不着西院云適
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前箭猶輕後箭深平
云從漪錯錯認馬鞍橋喚作爺下頷似恁麼衲僧打
殺千箇萬箇有什麼罪西院云錯雪上加霜平休去
錯認定盤星果然不知落處軒知你鼻孔在別人手
裏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西

院尋常脊梁硬似鐵當時何不趕將出去平當時便
行也似衲僧似則似是則未是後住院謂衆云貧兒
思舊債也須是點過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
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
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爭
奈這兩錯何千錯萬錯爭奈沒交涉轉見郎當愁殺
人

漪 於宜切水文也

思明先參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化城來時
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壽便打思明十回道
斬壽十回打云這漢着甚死急將箇死屍抵他痛棒遂
喝出其時有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

和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趕出這僧且道寶壽亦趕這
僧唯當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意作麼生後來俱
承嗣寶壽思明一日出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
州來院云將得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西剃刀獻與和
尚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江西剃刀明把院手掐一掐院云侍
者收取思明以衣袖一拂一拂便行院云阿剌剌天平曾參進山主
來為他到諸方參得些蘿蔔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
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
也無屎臭氣薰人只管放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師
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禪道麼古人事
不獲已對機垂示後人喚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微

笑後來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
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只如未拈花
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
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如此被
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得周章惶怖分疎不下前不搆
村後不迭店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
院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參活
句不參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錯
他却不薦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
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
院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從漪錯且

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云且在這裏度
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天平當時便行似則也似是
則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些
子衲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
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
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
也這漢也煞道只是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
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
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
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
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

麼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
藤你若道我會他不會擔一檐禪遶天下走被明眼人
勘破一點也使不着雪竇正如此頌出
禪家流漆桶一狀領過愛輕薄也有些子呵佛罵祖
如麻似粟滿肚參來用不着只宜有用處方木不逗
圓孔闍黎與他同參堪悲堪笑天平老天下衲僧跳
不出不怕旁人攢眉也得人鈍悶却謂當初悔行脚
未行脚已前錯了也踏破草鞋堪作何用一筆勾下
錯錯是什麼雪竇已錯下名言了也西院清風頓銷
鑠西院在什麼處何似生莫道西院三世諸佛天下
老和尚亦須倒退三千始得於斯會得許你天下橫

行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一狀領過猶較些子雪竇錯何似天平錯西院又出世據款結案揔沒交涉且道畢竟如何打云錯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着這漢會則會只是用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少禪及至向煙爐裏纔烹元來一點使不着五祖先師道有一般人參禪如琉璃瓶裏搗糍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着便破若要活潑潑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上撲將下來亦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脚雪竇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會一肚皮禪更使些子不着錯錯這兩錯有者道天平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是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仗劍斬人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七縱八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鑠雪竇上堂舉此話了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這錯何似天平錯且參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作略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彰古今明辨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九十九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 作家君王大

唐天子也合知恁麼頭上捲輪冠脚下無憂履國師
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須彌那畔把手共行猶有這
箇在帝云寡人不會何不領話可惜許好彩不分付
帝當時便喝更用會作什麼國師云莫認自己清淨
法身雖然葛藤却有出身處醉後郎當愁殺人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參忠國師後來即位敬之愈篤
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問端來問國師云如
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
條脊梁骨硬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
答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是向毗
盧頂顆上行始得他却不薦更道寡人不會國師後面

忒煞郎當落草更注頭上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
法身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
敵不見道善為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僻守一
隅豈能回互看他黃檗老善能接人遇着臨濟三回便
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為裴相國葛藤忒
煞此豈不是善為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
為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即是十種他受
用身法報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眞佛亦非說
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凝靈明寂照太原孚上座在揚
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游方僧即夾山典座在寺阻雪
因往聽講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

座忽然失笑乎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智狹
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短乏處
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即不敢說座主既問則不
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乎云如此解說何處
不是典座云請座主更說一徧乎曰法身之理猶若太
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
靡不周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
事實未識法身在乎曰既然如是禪者當為我說典座
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端然靜慮收心
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乎一依所言從初
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

阿誰乎曰某甲典座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
半為什麼醉酒出街乎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
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
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
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
光中常自在但識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
妄想所以道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
問二祖汝立雪斷臂當為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
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
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麼時法身在什
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

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便瞠眼努目弄精魂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你也未夢見在更說什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爲極則爲什麼却不教人認不見道認着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柰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闍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

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爲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童行見解在更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云

足下無私 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强名何必空花水月風過樹頭搖南陽獨許振嘉聲果然坐斷要津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大唐扶得眞天子可憐生接得堪作何用接得瞎衲僧濟什麼事曾踏毗盧頂上行一切人何不恁麼去直得天上天下上座作麼生踏鐵鎚擊碎黃金骨暢快平生已在言前天地之間更何物茫茫四海

少知音全身擔荷撒沙撒土三千刹海夜沉沉高着眼把定封疆你待入鬼窟裏去那不知誰入蒼龍窟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拈了也還會麼咄諸人鼻孔被雪竇穿了也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强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似箇眞贊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亦是强安名了國師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麼接人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唐扶得眞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須是向毗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調御便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千百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頌却易說後頌他道莫認自

已清淨法身頌得水灑不着直是難下口說鐵鎚擊碎黃金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忒煞讚歎佗黃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地之間更何物直須淨躶躶赤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本地風光一似三千刹海夜沉沉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刹一刹有一海正當夜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地且道是什麼切忌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知誰入蒼龍窟展脚縮脚且道是誰諸人鼻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也

沉沉 一作澄澄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曾說忽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爲什麼不曾說待你悟來向你道

且道爲復是當面諱却爲復別有長處試舉看

一百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 斬嶮陵云珊瑚枝枝撐着月 光吞萬象四海九州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雲門接人正如此他是雲門的子亦各具箇作畧是故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這箇話正恁麼地也於一句中自然具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浮山遠録公云未透底人參句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雲門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劍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過於了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與珊瑚枝枝撐着月是同是別前來道三句可辨一鏃遼空要會這話須是絶情塵意想淨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着月若更作道理轉見摸索不着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成仙體纈蜀機鳳雛動蹙蹙珊瑚枝枝撐着月王凱家中藏難掘顏回飢漢愁天雪古檜筆直留不折雪衣石女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簟何參差即不知驪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一句答吹毛劍則是快劍刃上吹毛試之其毛自斷乃利劍謂之吹毛也巴陵只就他問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頌云

要平不平 細若蚍蜉大丈夫漢須是恁麼大巧若拙不動聲色藏身露影或指或掌 看果然這箇不是倚

天照雪斬覷着則瞎大冶兮磨礱不下更用煅煉作
什麼干將莫能求良工兮拂拭未歇人莫能知直饒
干將出來也倒退三千別別咄有什麼別處讚歎有
分珊瑚枝枝撐着月三更月落影照寒潭且道向什
麼處去直得天下太平醉後郎當愁殺人

蚍蜉 音毗浮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強凌弱即
飛劍取強者頭所以宗師家眉藏寶劍袖掛金鎚以斷
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陵答處要平不平之事為他語
忒煞傷巧返成拙相似何故為他不當面揮來却去僻
地裏一截暗取人頭而人不覺或指或掌倚天照雪會
得則如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

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此寶劍或
現在指上忽現掌中昔日慶藏主說到這裏豎手云還
見麼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竇借路經過教你見古人
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所以道三級浪高
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祖庭事苑載孝子傳云楚王
夫人嘗夏乘涼抱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令干將
鑄為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雌一雄干將密留雄以進雌
於楚王王秘於匣中常聞悲鳴王問羣臣臣曰劍有雌
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即收干將殺之干將知其應乃
以劍藏屋柱中因囑妻莫耶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松
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

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剖柱得劍日夜欲爲父報讎楚王亦募覓其人宣言有得眉間赤者厚賞之眉間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邪曰然客曰吾歙山人也能爲子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劍赤乃與劍并頭客得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於鼎中客詒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劍擬王頭墮鼎中於是二首相齧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刎以助之三頭相齧尋亦俱爛（川本無此楚王一段）雪竇道此劍能倚天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雪這些子用處直得大冶兮磨礱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干將是也故事自顯雪竇頌了末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別有好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撐着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匹畢竟如何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

詒（音待欺也）齧（倪結切噬也）

萬斛盈舟信手拏　却因一粒甕吞蛇
拈提百轉舊公案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終

嵎中張氏書隱刻梓

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叢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譬經論或儒家文史以叢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為後學擊揚剖析則無以知之

圜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山道林溟為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流傳四方或致躋駁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而妄有改作則此書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

宣和乙巳春暮上休翠人關友無黨記

重刊圜悟禪師碧巖集跋

雪竇頌古百則圜悟重下注脚單不叢林永垂宗旨經也學人機鋒捷出六慧密室勘辨知至密詢跋梓不傳權也此書諸佛正眼列祖大機兩經鉗鎚一無瑕纇若欲与六慧長壽益駕同圜悟心要兼行揭杲日於迷途拘南鐵於慧海悽然一覩開彼群愚相与圓成不妄利益幸甚

右伏以十七歲便悟雲門瞻州可道述口頭三昧二百年不見碧巖雪竇忽遭渠手下一交怎

亡得已治裏箕莫斷者吹孤種草隨人去肺跟
後轉誰下得釣龍鉤有箇具眼目底來不看作
繫驢橛此事當知筏喩他時自會答忘家家門
戶透長安前者呼後者應種種因緣歸大數普
之慶今之興莫嫌山僧口多終是老婆心切不
續東土書安知西來意重興一代宗風雖豈南
去鴈看取北來魚便有十分消息持同文印纔
無盡燈謹跋

今月　日跋

圓悟老祖居夾山時集成此
書欲天下後世知有佛祖玄
奧豈小補哉老妙喜深患學
者不根於道溺于知解由是
毀之謂其父子之間矛盾可
乎今嵎中張居士重為板行

果荷謂哉覽者宜自擇焉大
德壬寅中秋住天童第七世
法孫比丘淨日拜手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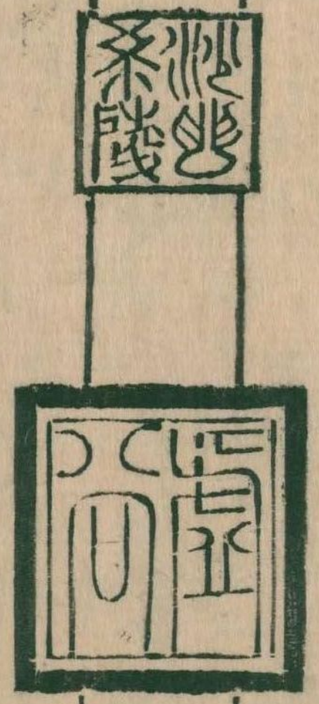


圜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
頌古一百則則則剖決玄微抉剔
幽邃顯列祖之機用開後學
之心源況妙智虛凝神機默
運晶旭輝華而玄扃洞照圓
蟾升而幽室朗明豈淺識而

能致極哉後大慧禪師因學
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纔勘而
邪鋒自挫再鞠而納欵自降
曰我碧巖集中記来實非
有悟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專
尚語言以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

斯弊也然成此書火此書其用
心則一豈有二哉嵎中張明遠
偶獲寫本後冊又獲雪堂刊
本及蜀本校訂訛舛刊成此
書流通萬古使上根大智之士
一覽而頓開本心直造無疑

之地豈小補云乎哉延祐丁巳迎
佛會日徑山住持比丘希陵拜
書以爲後序



儒門子貢拯有功於東家聖人藉令良馬見鞭
影而奔皆如瞠若乎後之頴子吾聖師遊乎何
言之天久矣靈山會上四衆海集世尊拈花宗
旨諸人罔措獨迦葉尊者微爲之破頴與吾教
中一唯之外口耳俱喪同一頓徹懸悟當時曾
參不直下剖擊忠恕之祕鑰豈惟門人之惑滋
甚千載之下何以祛一貫之迷雲乎異時成都
佛果圜悟老禪笏夾山文室拈提雪竇頌古百
則其大弟子杲上座懼學人泥於言句辜負從
上諸祖取老和尚舌頭一截倂付烈焰煙而颺

之拉攏堆自以一巨壑大虛投置毫滴如古德德
山賣弄油糍婆前此疏鈔已埃冷而無餘矣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花落碧巖陽坡如繡麼
過去刦死灰復然不知何許許多葛藤一一從
嵎中張居士手栽無影樹子上全體敗露直得
般若無說諸天雨花百七八十年衲僧驀地橫
穿鼻孔從前不曾嗅底寶熏一旦水湧雲蒸於
八万四千毛孔悉普悉徧可謂甚深希有難值
難遇之事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或謂勤竇經
杲上座燬板居士不當拾遺燼而日月光景之

故受如是報居士者疑其說以質於予予謂圜
悟門人人人而杲上座碧巖自碧何得有說杲
上座見月亡指遂乃追尤古佛毒燎亘天倒却
刹竿不於一綫彼未嘗識月者誰將乘一指而
示之或者又謂杲上座火此書盟之社鬼者深
重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予謂當杲上座灼然
衰炬時煉得故紙通紅何緣密室通風老勤巴
命門舌根別自有不壞處一星迸散明月空山
張居士那裏得這消息來把天然一段西蜀錦
機依舊織作舊日花樣意者主林神陰為之地

訶護至今料以是此書合出世曰緣時節清涼
池上針芥相逢則書寫讀誦為人演說之功應
獲殊勝福德何況金石刻鏤展轉流布居士二
子之心疾根本本不在此客作漢妄以情識卜
度居士緣其目前不足計校之禍福亦以情識
卜度之是相隨赴火坑也豈不冤哉冥驗記沛
國周氏三子並瘖一日有客造門曰君可內省
宿愆忽猛憶兒時見燕窠三子伺其母出各以
一蒺藜吞之斯須共斃母還悲鳴而去常自悔
責客曰君既知悔責罪今免矣三子即皆能言

然則居士二子之病風喪心得無亦有可悔恨
之事乎談般若者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
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
滅居士能於此有省縱无始刦來所造諸業當
應時消滅即君二子之心疾當如周氏三子之
應時能言可以不疑世尊住世四十九年六百
函文字覆藏徧界若從杲上座之說萬年一念
更留踪跡作麼向上禪林無限尊宿有兩句最
端的曰任你即心即佛我但非心非佛今而後
有謗如來正法輪者君但應之曰任汝說杲上

座底是我只說勤老師底是若不如是即恐燎
却面門四百四病一時發矣將如居士二子心
疾何不見古人道養子方知父母恩居士學佛
知恩臨老懺悔他日作家爐鞴跳出丈六金身
不知還見勤老師真箇揚眉竪拂否若還一句
薦得尚道佛祖有誓罪不重科莫殃及他家兒
孫好雖然如是且得沒交涉是年延祐丁巳中
元日海粟老人馮子振題

WA 6
59
5止

旧請求記号
寳3-30